



東教宗史記

大清宣統二年七月重印

西曆一千九百一十年

北京東正教宣石印

序

東教宗史記向止外國文字並無以中華字繙譯
成書者今余不憚道遠航海而來中土因欲廣傳
教宗爰與中華文人學士互相考證繙譯中國文
字彙集成此一書以期與原本不漏不誣俾普世
之人共知尊崇獨一無二之天主云是為序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夏月

俄國修士英諾肯提乙 謹題

凡例

一人名地名須還音者人名用單槓地名用雙槓以
便識別

一囉西亞字音須滾舌讀者俗名帶啞嚕漢字無可
替代則本字旁加一口字如啞囉嚕四字讀如
清字九力力之音餘仿此

一囉西亞有半音之字如斯合普福之類今書中均
寫小字以別之

東教宗史記目錄

第一章

囉瑪

第一窘逐

至聖宗徒撒時免及葩韋

第二章

聖宗徒等

第三章

宗徒等之聖生徒

第四章

耶嚕薩利木之傾覆

東教宗史記

目錄

第五章

奉教與外教相戰

第六章

會堂

奉教之初時事奉天主禮

第七章

窘逐奉教者聖殉命之男女

第八章

大匡斯唐廷君

第九章

第一公會聚議

阿喇乙

第十章

聖匡斯唐廷為君之續

聖太后耶列納

舉榮聖十字架

第十一章

匡斯唐廷之子等

聖阿發納錫乙

第十二章

修道

第十三章

東教宗史記

目錄

二

大瓦錫利乙與格喇郭喇乙開聖三者之幼時

第十四章

由利昂號背教者

第十五章

聖大瓦錫利乙與聖格喇郭喇乙開聖三者

第二次公會聚議

第十六章

聖金口伊鄂昂

第十七章

公會聚議之第三四五六次

第十八章

西方教會師

聖阿木烏囉錫乙有福者阿烏固斯廷與有福者耶

囉尼木

第十九章

回同教

第二十章

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及第七公會聚議

達瑪斯克之伊鄂昂

第二十一章

西囉瑪國傾頓奉教宏廣於新興之國

第二十二章

東教宗史記

目錄

三

囉瑪大總主教權柄之升

聖教會分之初

第一章

囉瑪

合喇斯托斯之宗徒傳福音於世界之時外教人在黑暗忽覩大光明聽聆真言及得救之語時泰西各國中囉瑪為大因其朝廷及臣民皆不誠信上帝自必災害泯滅雖囉瑪大城邑廟宇壯麗偶像華美充滿其中皆行祭祀於假神而學士及讀書人早已不信假神民以祭祀為可觀之事乃不能與民厚望安慰然人必信上帝囉瑪人因不信真上帝無有真理故伊等中傳廣妄信因妄信萬物之善惡神而懼之故常行祭祀及郊壇之禮持咒巫卜司祭行此禮明

東教宗史記

知其假而用心行為以此愚弄閭閻此禮為護國安邦之教人雖不以偶像為可信而偶像不但不滅且更加多於前者因囉瑪克勝之俘帶他偶像之故又因民如奴子懼君亦以其為主故以兇手如提微喇乙及喀利固刺君等則因伊等之名建之祭臺雕塑偶像舉行祭祀之禮焚香禮拜等事奉行此禮則為忠懇並為敬愛國家之明証否則即為叛民囉瑪國豐富搶奪克勝民之貨財然而囉瑪之民無裨益其總理及著名大臣等均侵吞而致富遂與恣意奢華窮極淫亂科派小民民恒苦之民間因澆漓成風愛怡情騁目諸劇興淫亂及恣以人與獸相戰為喜樂

也。復虜各處人民待之如奴。使伊等為不堪之苦工。夫人皆有不死靈魂。難保無有才能。學問。與技藝。而囉瑪人待奴不以人待之。如用物一般。不為人所齒。此等人不肯稍存自由。生死聽其自然。任其寄處。寡恩。荒淫。無道之主。任其妄為耳。

古囉瑪民風大壞。人思天下至失真失德之秋。儀制風俗。至此頹敗已極。難以挽回。囉瑪有格物學人。些捏喀。乃要信真。挽救敗者。嘗以本地而論之。曰。罪滿天下。以藥石救之。實難。惡既不知。聖善又不懼人羞恥。居然於光天化日之下。作此惡端。醜態百出。恬不知恥。而欲免愆。無章。置身與靈魂潔淨。恐憂憂乎其難。

哉。維時伊烏疊亞人。按先知所載。將屆咩錫亞降臨之時。衆皆待至甚殷。因各處所有伊烏疊亞之流離者。均望咩錫亞至此。重建其邦都。復其榮華。因尊上為君。將所有伊斯喇伊。湔流散於天下之族衆。仍招聚於國中。可住於耶嚕薩利木之福地。伊必深惡囉瑪之敗政。即可能革除澆薄。而從忠慈也。

溺於偶像之惑。陷於愆咎劣跡。羅於各端禍難。居於幽暗之人。實無法出此迷津。

奉教初次。施予伊等誠信之真也。係因伊等尚有求憐求救。拔出水火之中。以尋難逢罕遇之真意耳。是以痛恨暴虐。急於求逸之輩。堪勞苦。殊堪憫。則一。

因宗徒所傳，令人愛慕之新言，無不虔心信服。其新言使人信服者，乃初次彰顯上帝，為造萬物靈魂，肖己之父。伊於恤罪人，降於上帝子，合喇斯托斯救贖者之位，與人聯為一體，藉人之性成人，而為人罹難受苦，以己之復活，亦施人復活，而長生也。且親遣同時者傳福音，在世界中，伊等為靈活之據。於是老幼男女，因信其職，實無不敬愛合喇斯托斯，即致死亦終受也。

奉教之廣傳，始於貧窮之輩。外教朝廷及眾人，初未理會。開時及久，而當以奉教為伊烏疊亞之教黨，相待雖不甚優，而亦不嫉恨。不知始終奉教，適覆包涵。

不懂所選之耶烏噶人，當括普世，且與伊烏疊亞教之規範判然有別之處，未能顯明耳。聖教會於囉瑪，如日月之升恒，如苞桑之牢固也。先時上帝保佑之，教會安堵，日興日廣。草人之心，改人素行，訓誨伊等，堅持固守，勇往勿怯。囉瑪將壯麗宮室，為祭祀外教偶像之所時，奉教於暗中廣傳，與平庸之人，並於地窖中聚會祈禱，共聽誦經。囉瑪富戶素封之外教人，至時運衰敗之時，在幽暗地窖之中，興新生活，追奉教於囉瑪。雲興之後，外教始行知覺，即視之如寇讎，大肆驅逐，而彼時奉教之人，忍受其害，且如合喇斯托斯勇壯之兵然。

第一審逐

論奉教之被驅逐。又合喇斯托斯教贖謂。我來非予世界安。乃子誅人刃耳。伊烏疊亞及外教人衆驅逐新教之人。蓋伊烏疊亞人深恨奉教。初見合喇斯托斯並非地君。不能與被選耶烏噶人之榮華耳。聖首致命斯銖芳當表於伊等之手。因告於伊等言。舊約既廢。外教朝廷見奉教之規矩。與伊烏疊亞之教迥不相同。尤加忌恨。况奉聖教之人不應拜偶像。以及一切外教規制禮節。誠以奉教之教與道之根本。與外教崇奉偶像之禮。及外教囉瑪之景况不同。而伊等不明其故。皆以奉教為無信主之人。而為有害之

異端也。乃人初入新教。人即目之為國家本土之叛逆。民間則謂奉教人之禮。為陋劣不堪。罪有滔天之重云。

初次驅逐奉教之人也。降生第六十四年。涅囉為君時也。乃囉瑪城火焚慘烈。城中幾無噍類。而查考其由。則肇於控揭奉教之人。故大破兵刃之驅逐。放流之刑辟。國中各省奉教之人。處此兵燹之秋。四年之久。及至涅囉駕崩。囉瑪城中奉教被逐。尤為狼狽。竟以走獸皮。繫囊人於內。擲與劣犬噬而齧之。或釘於十字架上。或以松脂傳體。縛立樹下。舉烈火焚之。此雖外教人之所殘忍。慣見狠心忍觀流血之戲。而亦

皆毛髮悚然可見奉教之苦楚無以復加矣

至聖宗徒撒特兒及訖韋泐

窘逐奉教之時宗徒撒特兒及訖韋泐尚居於囉瑪

任其如此厄難仍毅然廣傳福音是以涅隆君以奉

教之廣傳甚為悲怒焦躁萬分急緝拏宗徒等勢欲

刑之迨撒特兒與訖韋泐二人居於縲絏之中依古

傳聖宗徒被禁約閏九月於獄中度化獄吏施行奇

跡其宗徒訖韋泐自獄致書於提摩斐曰我將被獻

而為祭逝期伊通善戰之功且盡驅馳之程而信又

為我所守今與我備下美德冠冕乃司信獻之主賜

我厥期且非僅我一人舉凡慕其顯臨者亦胥與焉

宗徒被審既結擬以死刑臨刑時宗徒撒特兒親視

其妻先死後自就於十字架上被釘此即囉瑪人以

為至辱之刑也聖教會之聖師等有言謂上帝曾默

示予撒特兒將被釘十字架而死曰迨爾年迨桑榆

伸爾二臂令人縛之曳爾至心不欲往之處也云云

聖宗徒訖韋泐因係囉瑪宗友不宜施以辱刑處死

嗣有人思奉教人將伊等被殺師之尸葬於地穴之

內此等穴穴囉瑪城內居多以便祈禱奉教者時常

聚會其大宗徒之墓上並敬謹記之

聖克利門特者乃囉瑪之主教其所著書中論宗徒

撒特兒訖韋泐曰撒特兒歷受辛勤備嘗艱苦自不

義之人。成其死節。遂至與伊備設榮光之處。訖韋泐與惡人相戰之時。於我儕顯出堅忍之觀瞻。得獲下朽冠冕。七次被禁獄中。且被謫遣。又被石槌。而仍傳上帝聖言於東方。及至泰西等處。是以義德遍傳普天下。後卒泰艱於地主之手。由是跳出此世。登赴聖境。於宗徒行實書中。其於耶魯薩利。本宗徒等會議之後。未將聖宗徒撒林兄提及。蓋伊乃專充受割禮之宗徒。即伊烏疊亞人之宗徒也。伊之公書有二。而乃予自伊烏疊亞教入奉教之人。即流散於外教人中。即在小阿濟亞。錫喇亞。瓦微隆等處者。其緊要之事。按照上帝遺訓。則伊於耶魯薩利。本作工時。實為

聖教之柱石。因其建立聖教之會也。伊創啟天國之門。始予伊烏疊亞人。繼予外教之人。訖韋泐為未受割禮者之宗徒。即為外教人之宗徒也。初名薩烏泐之時。上帝親以異觀。顯示予伊曰。起之。我將遣爾遠之外教矣。薩烏泐於是更名為訖韋泐。謹領上帝勅旨。雲遊遠地。其砥礪課程。較諸宗徒冗繁。雖歷遭延遲。反為加厲。伊之默示書中所書。示我儕如何祇遵上帝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名。安常度日。伊手達各處書。共有十四。達囉瑪人。一。達闊琳福人。二。達囉刺提亞人。一。達耶肥斯人。一。達肥利批人。一。達闊羅斯人。一。達埃倫人。二。達提摩斐人。二。達提林。一。達肥利

孟一連耶烏嘴民一伊誨人書中要旨係示於新約
伊烏疊亞人與外教之人不可兩岐視之既有虔誠
真信之心雖不循摩乙些乙之例亦能得選聖寵凡
奉教之人勿論伊烏疊亞之人耶利尼人主與僕均
係同人之一會也合喇斯托斯為奉教會之首非道
及例之文反誠信敬愛之實事為奉教素習之根本
範韋泐之切志係急心愛乃伊盡善盡美傳於奉教
者即致闊咻福音書內見其書即知其為極傳愛之人
默示註範韋泐書人則另有極傳愛之人乃號金口
者撇特兒及範韋泐緣較之他人為首先得召傳講
福音於是聖教會推重伊等為至尊之宗徒

第二章

聖宗徒等

上帝伊伊穌斯令宗徒等傳福音時預示伊等必因
伊名被逐傳教而招人怨妒控伊等於總理國君前
亦許不辭己必從中施全能輔助允與教會永偕聖
神默示予伊等聰明堅志及口齒之利並因伊名行
奇跡之力聖神降臨之後宗徒等初傳福音於耶嘴
薩利木城因謹遵合喇斯托斯之命伊等須先於該
處作明証為上帝復活之事從此遵命宗徒等周流
天下傳講福音予人施洗堅固各方教會會聚擬定
諸事時受默示之宗徒等著第一信經即係各宗徒

等之信經，其中分定十二段，其一曰：我信唯一全能上帝聖父，其二：造成天地，其三：我信上帝之獨一子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為我等之上帝，其四：感孕於聖神，降生於童女瑪喇阿，其五：於彭特之批判，特罹難，被釘十字架死，而乃殯葬，其六：下入地獄，於第三日復活，其七：上升天界，坐於全能上帝聖父之右，其八：自被復來審判生死者，其九：我信聖神，聖而公，教會，其十：我信聖人與我相維，其十一：我信人體復活，其十二：我信永生。

聖教會謹記遵守傳言，係至潔童女瑪喇亞臨終之時，眾宗徒等俱到耶嚕薩利木城，見其榮光。

聖宗徒亞闊為曾充耶嚕薩利木教會之主教，眾宗徒中惟伊一人久居耶嚕薩利木，操持德行，固守清真，不時祈禱於堂，故素不信主之伊烏疊亞人恭敬伊也。人皆謂伊為義德，又為民之保障。於降生後第五十九年間，伊寄公書與自伊烏疊亞教流散之奉教眾，勸勉伊等忍耐從權，逆來順受，患難時相持，雍和相愛，共敦老成之氣度，更以善事為伊等信合喇斯托斯之證驗，因無踐行之實，空有信德之名，故伊首著聖體血禮儀之書，至今每屆伊之忌日，仍依其書於耶嚕薩利木作聖體血禮。

於第二百年，即宗徒在世之時，奉教之著史書者，論

宗徒亞闊烏曰因其訓即信奉合喇斯托斯者甚多
發喇些乙人及學士等聞知大驚即諫伊勿引百姓
崇信被釘十字架之咩錫阿合喇斯托斯於葩斯哈
之時赴耶魯薩利木城民甚衆發喇些乙使亞闊烏
立於堂之上言於衆民亞闊烏從而登之即大聲言
曰爾等聽諸我所謂伊耶穌爲人之子者何也伊
端坐上帝父之右以其後復衆雲而降審判生死耳
時此處奉教之民聞之無不欣悅曰爲上帝榮耶柔
納耶柔納乃得救之意予達微德之子其發喇些乙
與學士等嘩然大怒曰義德過錯理應擲仆之則民
即不信伊矣於是將伊擲仆更以堅石槌之義德忍

痛支持跪而舉手向天祈禱大聲曰主上帝饒恕伊
等此因伊等無知之故而行此時有一司祭自喇哈
烏之族來及向民衆止曰爾輩何爲義德予爾輩祈
禱而爾反欲打死勿乃太過言未訖而一織工以重
棒擊碎宗徒之顙

聖宗徒瑪特斐始而傳教於伊烏疊亞伊倡著福音
經係以耶烏囉文字而嗣人以希臘文字譯此經後
人思此必伊耶昂聞聖三者所譯

聖魯喀乃與宗徒葩韋油常偕伴同行者於囉瑪城
從葩韋油未暫離直至伊畢生上帝生天之後約逾
十五年伊以希臘語言著福音經並宗徒行實書乃

予我等述如何傳廣聖教會。伊於諸處地方傳教。伊於希臘之淡倫城曾為主教。至其遭難捐軀。則有言。伊死在耶肥斯城。又有謂在詭特喇城。其說不一。伊又曾為醫士。復當畫師。

宗徒撒特兒初次赴囉瑪城。與聖宗徒瑪兒克偕伴同行。引道聖瑪兒克以希臘語言著福音經。為阿列克桑德喇亞教會第一主教之時。伊於該處設立學房。乃後漸著名。因伊於本城勸人不可叩拜偶像。故外教人殘虐而死。臨死時。得合喇斯托斯之顯。欣然而逝。往極樂世界而去。

聖昂德噶號首被召者。傳福音於伊烏疊亞希臘。及

東教宗史記

十

小阿濟亞之省內。乃黑海附近地方。復傳至格魯濟亞。阿布塔濟亞。順入俄國。彼時俄國呼為斯乞斐阿。知斯地者甚寡。據俄國古歷年事紀內載。聖昂德傳教於他烏喇達之些兒莎尼斯。即今克喇木地方也。復由德涅普兒河乘舟。順流而下。行至一處。即今之乞耶烏城。於此處山巔樹立十字架。謂同人曰。此處必要顯耀上帝之聖寵。必定建上帝之堂。真光自此地發現。照於普世。後至一城。即名諾烏國囉德者也。

聖宗徒昂德噶受難多端。於錫諾魯城之人。乃濱黑海。其後於微贊提亞。即今匡斯唐廷諾坡。設立教

會於希臘國之詭特喇城合喇斯托斯所召之第一
徒即聖昂德噶因其誠信即其救而致命者因傳講
格言並行奇跡故被化而歸合喇斯托斯教者不知
凡幾中有該省總理之妻與其兄迨總理知之遷怒
將聖宗徒即下於獄而奉教者偕入牢獄衆相祈禱
聆其訓而奉教者反加多矣總理將昂德噶提出多
方開導勸其背合喇斯托斯之教曰何汝信之深如
賊寇之被釘十字架之人我實不解聖宗徒遂講解
於伊曰上帝仁人愛人而自願受難以捐己之軀而
連和人與上帝並予人長生總理聞之笑而不信竟
將聖昂德噶釘於十字架上聖宗徒見此雖知十字

架為外教極辱之刑具而因合喇斯托斯死於其上
則其餘奉教者為成聖之架反悅曰十字架為我素
所愛慕者今拔我出於人間以我予我師我藉此得
救也

總理為聖宗徒茹苦良父命不釘伊而縛於十字架
上民間大怒因受宗徒之聖行可風並賜得救之訓
且以言曰如此聖人又為主友何竟遭此苦難於是
議論紛紜民乃大亂昂德噶雖在十字架上仍止民
勿嘩戒勿性情急躁彼此親近受欺侮而免人之罪
又訓為長生曰如此人受死為真死不足畏緣伊等
藉死反得福安泰斯世罪之奴方須懼死耳因伊等

所行必獲無窮之永刑也。弟兄等勿忘我言。以真信為敬。及愛守我等主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之誠命也。主之徒懸於十字架。如天上之聖師。凡二晝夜所言。惟愛憐及赦免諸語而已。迨至第三日。百姓不耐。哄然至總理處。迫伊將宗徒自十字架解下。總理見百姓倡亂。恐生不軌。急親至刑所。飭令兵卒將聖致命解下。而聖宗徒祈禱。將己靈魂付託於主己。比東宗徒久在世之伊邪昂。聞聖三者。伊傳教而化人於小阿濟亞之省會等處。於七十門徒中有名普囉豁兒者。曾為其徒。乃幫助宗徒傳教。聖伊邪昂不憚勞苦。游歷小阿濟亞之城。過而不止。惟常住於耶

肥斯城。傳講福音。廣行奇跡。聖之為人。因老誠虔誠。事奉上帝。又兼素性仁慈。而人十分愛慕欽敬。故上帝之言傳廣且速。其外教之妄信則滅而自消矣。涅噠君既崩之後。奉教之眾稍覺安謐。雖不能十分安泰。而繼涅噠為君者。未顯然驅逐奉教者。乃約八十一年之時。至鐸密齊昂繼位為君。則似涅噠之暴虐復興矣。

約九十四年。鐸密齊昂君又開驅逐奉教之端。雖家庭親眷中。凡有奉教者。亦不瞻徇寬宥。於是通國各省。逞尚光暴。大逐奉教。斯時於阿肥尼城。有訖韋之徒。名底厄尼錫乙者。廢命刑下。於撒克噶木。有聖

昂提說者死於殘虐其伊鄂昂聞聖三者君召伊自耶肥斯城馳至囉瑪城緣鐸密齊昂君恐伊烏疊亞復亂中心疑惑亦欲以出達微德族之伊烏疊亞人而殺故驅逐宗徒伊鄂昂也因其亦係此族之人君召之至勸導聖叟背棄奉教良久未從即重笞之而伊鄂昂雖遭此殘虐之時仍不失其義僕之節伊以己為天上師之奴即以毒水飲伊而毒毫無成效此蓋依救世之言曰爾仰飲毒藥無傷無妨者也復將聖宗徒置之於滾油鍋中而毫無焦灼於是觀此奇跡者嘩然大呼曰奉教上帝果誠大主哉君既覩此弗視弗見之神力乃能佑此人毫不受傷不勝詫異

命將伊鄂昂即發往小阿濟亞邊境之葩特摩斯海島為囚豈維發及等罰能令伊背教乎勿論如何亦不能令伊違愛上帝故於此窮嶼孤島上帝嘗顯示異觀於伊某主日上帝賜伊仰瞻於天上伊之榮福及聖教會後日未來之時伊即謹遵上帝之命備載成書今名是編為聖伊鄂昂之默示錄云是書之卒章有曰實願爾速至主伊伊穌斯見此語能知伊之急欲厚望契合上帝乃被伊所愛之於地上矣然仍須數載辛勞始得追繼鐸密齊昂為君者乃涅兒瓦續承之時無人驅逐奉教者矣

維時各種異端以聖教之理杜撰講解已浸之入於
聖教此種偽端盛廣於小阿濟亞地方曾有宗徒詭
韋泐者達闊咄福人書中指其冒充宗徒者所行實
為譎詐之傳而其貌頗肖合喇托斯之宗徒
伊與耶肥斯之司祭違別之時戒伊等肆行狼戾勿
寬恕其羣其言先示伊等中顯明相背而行以冀人
從己為伍宗徒伊屋連寫書於正奉教之人載有不
循規矩之輩以我等上帝之聖寵而藉作恣淫之事
且不信獨一君主我等上帝伊伊蘇斯合喇托斯
云此異端一起使奉教人心惶亂耶肥斯教會之司
祭與他奉教者皆求勸宗徒伊鄂昂使其將所聞自

天上之師訓因合喇托斯載在書中寫及予奉教
之人按述傳遺訓伊令奉教者守齋已則率其徒
囉豁兒登山彼處守齋三日不時祈禱末後得上帝
之默示命破囉豁兒著載聖神藉伊鄂昂所述之言
如此載福音經斯之始識伊伊蘇斯合喇托斯
上帝之言與上帝父同性之上帝欲取倒異端曰聖
言成為肉軀居於我儕之間充滿恩寵真實則我儕
見其光榮亦如父獨一子之榮云

聖伊鄂昂春秋既高不能跋涉長途然赴聖教之聚
會則不憚辛勞且不時訓誨奉教者有福者耶囉尼
利曰其徒捧伊前往奉教之會因不能多辭惟恒以

聆自其師欽美之誠命曰孩童爾輩宜相親愛其徒
嘗詢以何恒言此答曰若遵此一言而奉行足以得
救云聖宗徒伊鄂昂物化於第二百年之初其在世
時為軍甚繁冗教度生徒不可勝計即後來其徒丹
心傳合喇斯托斯之教而平居持謹深有德行為奉
教者表立其中有名噪於衆者則有聖依格孛提乙
格主者與聖坡利喀兒魯斯密兒納之主教者

第三章

宗徒等之聖生徒

聖伊鄂昂蘭聖三者乃死值奉教第一百年季世作
衆宗徒之末彼時凡親見履世之言者相繼而故惟

東教宗史記

遺留生徒於世以得自上帝之權信之即指傳講福
音之言舉行機密之禮而罪人甯人訓誨黎民以聖
父聖子及聖神之名授洗至伊等所遺之書實為人
樂教訓安慰之本源緣合喇斯托斯允許永與教會
同協堪以永垂不朽故皆胆氣強勇與敵爭戰宗徒
之衆生徒升心繼續福音之事將聖人得直宗徒之
訓教會謂宗徒之徒者伊等之中有藉其行實而名
揚者亦有藉其書籍而聲著者此書予我等原始教
會之郵筒即如聖瓦兒納瓦捧主者依格納提乙
密兒納之主教聖坡利喀兒魯及克利們特者是也
聖瓦兒納瓦係範韋滋之伯仲及同伴人始與範韋

淵設立教會於昂提鄂吸亞繼則只瓦兒納瓦二人
獨傳福音於乞普兒其後密郎則於薩刺命殉難而
卒伊於衆人之中首稱割產濟貧樂善好施之人宗
徒稱之以安慰子者謂其釋愁解憂也

聖克利們特

聖克利們特生於囉瑪家素封且為君之姻眷幼時
母與二兄遠遊未歸迄無音耗父因家務憂愁萬分
不得已將幼子留於家中於囉瑪城已親往覓其妻
子之跡迨後詢知伊妻子航海因舟觸礁石而沉破
於海料已必死自亦未便歸家於是形同孤雁數年
間一家失所流離四散彼此不知生死而保全者蓋

賴上帝默佑護救也

克利們特伶仃孤無以為倚雖身享榮華而不見慈
愛之母亦覺樂境毫無終日悲戚伊性善學工於彼
時各格物教等之業而外教書之奧妙而此學不幫
伊覓其樂境及倚靠是以每念父母兄弟之生離未
嘗不憂愁悲泣遂有輕視世間之想問嘗自問此瞬
息先陰之後尚復有無安樂之世界如是年復一年
中心悵惘年二十四初聞合喇斯托斯降生之事立
覺神情清朗而先睹為快之歡悅莫可言狀即棄其
產業家資星夜赴伊烏亞以期敬聆金喇斯托斯
聖訓蓋聞該處尚有聖宗徒傳教伊遂第一聖寵言

得聆自聖宗徒瓦兒納瓦並受洗自聖宗徒撒特兒
於是執弟子禮焉其師携伊回囉瑪城於途中上帝
賜以非常之樂蓋伊所遇奇跡即使伊骨肉團圓也
並伊度化家人亦偕歸合喇斯托斯矣
免利們特於囉瑪城有補聖宗徒撒特兒之勞碌以
其悲性敬愛宣傳上帝聖訓宗徒撒特兒其殉節臨
終時立伊為囉瑪城之主教如是歷年既久實為教
會中表率如老手司船漂沒於風濤巨浪中其行實
俱為奉教有裨益之美跡即其致闊林福人之書中
係答彼處人之問言敬愛老成藉是書能知闊林福
任意之人宗徒循循善誘勸為老成之性懺悔愆尤

順從教會之神品乃被上帝所設其規制禮儀皆創
自上帝也是書於原教會中極稱恭敬每於堂課時
亦必誦誦如宗徒之書聖克利們特道之風不僅播
於世俗亦傳頌於讀書之輩因伊屢次度化囉瑪城
有聲望之宗友故特喇洋君大怒將聖克利們特發
往他處利達之些兒茨尼斯地方於石塘之工効力
迨至工所聖人於應辦事件頗盡心力石塘作工之
輩大半均係奉教之人勞苦之至其中有憂愁者可
憫者被人遺忘者既覺聖人為伊等祈禱之助又因
外教人歸入合喇斯托斯教而受洗者日多特喇洋
君預防其變大施刑罰然見此等人因上帝而樂受

凶殘以為若誅一人比株連輩必善即將聖克利們
將處治而死伊被人置一小舟隨流遠渡擲於波浪
之中岸間所立之民羣為祈禱無不痛哭聖宗徒詭
韋泐於致肥利批人書中將聖克利們特歸入常生
眾人之內追數百年後聖軀始覓斯拉瓦涅民之聖
人乞喇泐及咩縛底乙度化俄國人始宗徒昂德爾
其後聖克利們特是也

聖棒主依格納提乙

按教會相傳聖依格納提乙孩提之時適上帝合喇斯
托斯與人同世以天國訓人會見嬰兒依格納提乙
即呼之前提抱而向人曰爾等若不悔改竟不如此

東教宗史記

十八

嬰孩則亦不能上入天國如有因我之名接此孩者
如接我也云云故因上帝捧伊於手亦因伊心中包
涵上帝在危難之中於外教君王等前尚傳上帝之
言是以依格納提乙捧主者稱之

幼時聖依格納提乙為關聖三宗徒伊鄂昂之徒亦
係聞訓自聖宗徒撒特兒聖金口伊鄂昂論伊曰聖
依格納提乙在伊鄂昂及撒特兒宗徒之言及在莫
能言者有關乎聖關聖三者親手撫伊立為昂提耶
吸亞教會之主教伊於該處轄管教事幾三十年之
久維時諸多掣肘因鐸密齊昂君嚴行驅逐奉教人
異端興起恐搖動真信合喇斯托斯者聖依格納提

乙奉上帝於大事之時，照金口伊鄂昂之據，以人所
能為之德行，備盡現露，以其常教訓祈禱，痛愛，且保
護上帝，予其所牧之羣，恐人胆小怯弱，毫無閱歷者，
能致溺於其流，伊深羨會堂課程，禮節之綢繆，故於
昂提鄂吸亞教會中，創立唱經二所，之和調，並於堂
中訓道人，時常評證公平，安及相愛，祈禱之力，不期
然而然矣。嘗言曰：若一人祈禱之力大，主敬及教會
之祈禱尤大。誨人時，形極樸謀，而有仁愛之色，曰：我
自知已非完人，然教訓窮儉，因甚愛爾等，故不能不
與爾曹言。伊末次致囉瑪教會人之書中，求伊等祈
禱，以為昂提鄂吸亞之教會，已信，曾曰：我為善教，自

能衛護其教會於二百七十年時，喇洋君行兵與龍兒
肥亞之人時，路徑中至昂提鄂吸亞，有司奉於君前，
行郊迎之禮，其時並無奉教者，係因伊等主教，依格
納提乙之故。君傳旨定奪，將伊格納提乙以銀鎖繫
其手足，交兵卒解至囉瑪城，擲於野獸飼之，以作民
間之戲。伊之教眾聞而大憂，毫無善策救之，唯號哭
而相送。伊於沿途之間，不勝苦楚，解卒待之甚虐，然
其誠愛忠心，於變易此難途之困苦，猶如戰後克勝
凱旋，將邀至優極渥之恩榮者，各處奉教之羣眾，迎
聖主教，欲得末境之降福，並聆其遺訓。教會遣人問
及得奉於伊之體面，伊見奉教如是敬愛，伊心甚

感動於道途中著書七紙其中有一內所載即此故也。聖依格納提乙臨終時極為喜悅。此雖死於非命而毫無懼色。然恐其至囉瑪城臨刑時奉教羣起劫奪伊之事。此書內云。我係合喇斯托斯之囚。而求上帝輔我。終得我命。爾等愛我。而我恐此愛我行至上帝處甚為美。爾眾愛我。勿須過之。而為我祈禱上帝。賞予我力。為我能不只口言。心實甘願也。因我憶及伊言曰。爾若屬世。世人必愛其類己者。因爾不屬世。乃我係世所選者。故世人惡爾。居於我之愛云云。我願真上帝及聖父之子伊耶穌。合喇斯托斯得而寬之。以其因我等死而復活耳。

赦宥我諸弟兄。勿阻我生活之徑。勿阻我瞻望鉅光。存心念合喇斯托斯者。克知我之意也。

書付爾儕之時。我乃生活。滿愛伊耶穌。合喇斯托斯願為其死。我所愛乃被釘於十字架上。在我心並無存心愛惡。此世願爾儕為我祈禱。俾得聖神克導我至。寫信後。遂自赴至囉瑪城。而囉瑪之奉教會眾。因憶念伊甚以為憂。及見之。無與之爭論。故書曰。有合喇斯托斯於心者。能明伊之意。是理。羣皆跪而祈禱。彼此求上帝相愛。求伊賞聖教會安謐。賞予各人力量。修善功德。繼而眾人泣抱聖依格納提乙。欲留於兵卒之手。乃刻即携伊受刑。不克耽延時刻。實因

禮期之戲將終也。人與獸相鬪之戲園中人為之滿以待此戲。即聖叟受刑之戲也。

大安慰之聖依格納提乙向民大聲呼曰。囉瑪之宗支當知我受刑而死。非因獲罪作孽。祇因我信我極愛之獨一主。今我如木麥而予獸齧。成為伊之靜餌。言竟。突放二獅。將伊攫而咬之。屍皆分裂。

此於第一百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之事。奉教人敬謹收聖殉難之遺骸。遣使昂提鄂吸亞。並致書論其死節。所書此係斐隆暨阿噶縛坡德親見之者。此書之末尾如左。

我儕親見此。後此一夜。在家泣禱上帝。因此事安慰

我等。後我儕困倦之際。中有數人。親見有福之依格納提乙。揆我儕立抱我儕。又有見伊為我儕祈禱。又有見其面上如作大工之後大汗。並立於上帝前。我儕見此極為欣喜。我儕以此種異觀而較之。當頌榮光上帝耳。

聖坡利喀兒普與捧主者伊格納提乙。皆係聖宗徒。開聖三伊鄂昂之徒。得聖宗徒親手撫立為斯密兒。納之主教。伊牧理聖教會四十餘年。如慈父之愛子。在任時值遭數次驅逐奉教之困苦。瑪兒克阿烏咧利乙為君。乃始逐奉教之時。外教倡亂。求殺害聖主教。坡利喀兒普切擬仍留域內。然從其所親勸者。遂

潛避一村於彼祈禱之際而得異觀枕前如有火焚伊伊與同行者曰恐人將以火焚死而與嗣後有人於其避之處將伊覓獲坡利喀兒普曰我惟上帝所願是從言竟遂出至逐者令人優待之求伊等緩準其祈禱禱畢毅然竟赴虐之市口迨及廊途遇護衛首勸其背教且給曰有何不好稱楷薩兒為神主楷薩兒乃君則能得救然聖坡利喀兒普其志固不可搖既至域中閹閹之處民皆嗥呼此時坡利喀兒普與圍繞伊之奉教人皆傾耳聞其言曰勇敢毋為搖動總領向坡利喀兒普曰假爾餘年以思真偽以楷薩兒之才而誓信之速謗合喇斯托斯則我必釋之聖

坡利喀兒普答曰我八十六年事奉於伊伊所予我者無不慈善何敢謗我救世之主乎總領以飼獸火焚等刑嚇之而坡利喀兒普仍堅守其誠識之志且喜悅光彩形於滿面民皆狂呼喧嘩云仍乃實不堪之師奉教人之父誹謗我等神主之人速將伊飼於獅擲於人獸相鬪之戲苑中執事人曰戲已畢民喧嘩將坡利喀兒普火焚總領允諾此罰即覓柴薪以備火刑於此事耶高噯人悉甚為用心循列行刑人需以鐵鈎鈎之然聖人求勿釘曰與我力忍耐被焚而死助我不需鐵鈎於薪中自立不倚傍可也是以將伊縛於柱上見其臨刑之人曰坡利喀兒普手被

反繫縛如獻祭上帝之羊。燄然祭時聖人祈禱感謝上帝。因上帝賞其列於聖。致命之數內。然祭後。火焰繞繞聖人。燄爛如霞。聞有馨香之氣。勝如芸耳。見聖致命受難之人。載其殉難之事。於書其末。則如左。外教人不知我儕不能反背。合則斯托斯。因伊受難。以致佑普世。我儕亦不能以他物叩拜。我儕叩拜合則斯托斯。為上帝之子。愛殉命者。為伊徒。及肖上帝者。愛伊等者。以其忠直。君王。天師。長。而我儕亦當與伊等公共有分。及伊等之同徒。末則我等將聖人之屍骨。較以美金。寶石。我儕為尤重。將此骨啟。攢置於上等極妥之處。後若行我儕喜樂。欲聚會於其處。上帝亦允之。並以我儕給其屍骨之日。為禮拜日。

以便記憶及學聖殉命之功。及聖行及堅守我等之信德。

第四章

耶魯薩利末之傾覆

上帝曾曰。蓋日將至。敵必築壘。環攻四面。而困爾盡毀爾。夷爾赤子於爾內。且一石不遺。因爾不知眷顧之日。主預憂聖城將來之事。緣此城人執如上帝必降罰也。此言均已應驗。隻手不爽。又云。爾室將曠。謂上帝思離此城。此堂化移也。

伊伊穌斯合則斯托斯末次於會堂所言者。聞此言之示之禍害震動而來。第一至難之禍端。於伊烏臺亞起。自伊等總領。緣喀

利固利克刺烏底乙。涅噠等相繼為奸，滋害肆。奪倍增，倍屬其。希乙福羅兒，種種淫亂，成風浪費，資財。科累宗支，我害小民，諸此惡端，竟無人懲戒，迫掠及耶。噠利木堂中物件之時，民乃大亂，不欲意再從順。噠兒之旨矣，故範列斯提納地方無時安謐。在第六十七年之時也。

上帝伊伊蘇斯合剛斯托斯顯示之禍，既興，垂至凶之兆於天地。蓋伊烏疊亞未亂之先，地大震，伊他利亞與微肥尼亞之傾圮城池，實難枚舉耳。先知阿噶烏預示饑饉之災，竟致野無青草，餓殍載道。噶瑪希臘範列斯提納等處，則瘟疫流行，收凌相

競成風，誠如將屈上帝大審判之先兆也。於耶噠利木，彗星明現，其形如刃，一截方減，於夜間有光周匝。堂中之祭台、雲之中、隱隱有兵車之象，人皆見之。五旬瞻禮之期，司祭入堂之時，忽聞喧嘩之語曰：「出去此地，遂皆悟。」此聲率領奉教人等出離將滅之耶噠利木城，渡過伊耶兒當河，遂往撒刺而去。蓋以此等事觀之，而知上帝速欲來審矣。噶瑪軍圍耶噠利木，久而不下，城中亂民鼓舞，涅噠君急遣良將名韋斯範錫昂前往詭列斯提納接應，並命噶瑪各處營中猛勇兵弁齊赴耶噠利木，以資彈壓。直至涅噠駕崩，韋斯範錫昂接位，其子提特將將範列斯

提納平服

囉瑪各處人民聞知伊烏疊亞之亂輒將伊烏疊亞人以極慘之利害之各處被害者不下億萬囉瑪之軍收定伊斯喇伊勒全境雖時人雖自房頂入室取物亦難得生其力田之農輩均不敢歸家否則必死非殺即被鬻為奴迨禍餘之氛雲集於耶嚕薩利木時蓋逢詔斯哈之禮期在會之人約有二百餘萬故耶嚕薩利木之大禍從此而興民間食物一空飢民遍處此有一慈母飢餓難堪亦竟殺其乳子而充饑者兼之災病並至喪人無數死則無人殮殮無地埋葬惟日由一門將人之屍昇出日以萬五千計其逃

荒避災者仍難出仇敵之手均被釘於十字架其架樹立五百餘座於廊外者專為耶烏嚕人而設彼時果驗狂者之言即釘主時所謂血歸我儕以及子孫者也末後竟至無木作架以刑人耶嚕薩利木被困既久議降服計者甚多而未果提特決意進攻惟令軍卒保護會堂因堂為藝之奇跡囉瑪大軍連次血戰相攻卒將重圍之城三處平毀並將護守本城高樓九十座盡皆拆毀及外教人入伊斯喇伊勒上帝之聖所至其極華麗聖堂亦被此殘賊未留餘燼囉瑪一兵護躬身以一燃木擲於堂中輒焚燬其實泯沒於是耶嚕薩利木之金湯盡被蹂躪矣此兵燹

後逾七十年列韋特之誅既止祭祀之典亦停而伊
烏疊亞人仍望耶嚕薩利木城與會堂之蹂躪者重
建復興遂有新起之僑咩錫亞盡感伊罕因而又亂
有囉瑪軍兵流伊等之血赤水成河阿他喇昂君決
意將耶烏嚕人民一律殲除不遺根蒂囉瑪軍兵復
至耶嚕薩利木城掘其基平其地殺伊烏疊亞人至
五十八萬之衆其所平此城之舊基會堂之故址君
命耕墾之於此觀之上帝前言所謂耶嚕薩利木城
與堂於此必盡圮一石不遺之言均果驗也復於耶
嚕薩利木殘基之上建蓋新城更定新名塑立新偶
另安新名居住從此伊烏疊亞之人永遠勿近此城

惟於每年定準日期於耶列汶山遙望其城以申其
慈父母故國之念而已有禍之耶囉尼亦曰是日故
老之輩披百結鶉衣婦女輩衣白綾經服蹣跚艱難
窘陟耶列汶山由是而望阿他喇昂之華麗城無不
淚如泉涌所聞之者只喟然太息痛泣呻吟耳然此
雖遠觀遙痛耶嚕薩利木城並未近及而仍須賄官
役金銀否則不準由此觀之當年賣伊伊蘇斯合喇
此托斯之血於枕刺時今則賈淚於囉瑪可見報應
之理誠可畏也
古之預言應驗如此即指耶烏嚕民而言仍於舊約
先知摩乙此乙之書所載因為爾富足之時不肯歡

樂意事奉爾上帝耶郭瓦所以爾必受飢餓赤身露體缺乏一切需用事奉爾上帝耶郭瓦所差來攻爾之仇敵伊必將鉄軌置於爾項將爾滅絕主必從地極令遠民如鷹飛來攻擊爾斯民之言語爾不識伊等面色兇惡不體恤老人不憐憫嬰孩主必令爾等潰散在萬國中如從極東以至極西凡各國中爾僑必不得安寧無立足之地云

第五章

奉教與外教相爭

教世者謂凡殺爾者皆以為奉獻上帝者斯言漸驗矣喇洋為君之末年奉教之被驅逐似覺稍止因

伊留心於伊烏疊亞之人乃不時倡亂於國中繼其後者阿德喇昂君驅逐之令復興而惟時未久蓋此君亦嘗留心於伊烏疊亞人迨其既崩之後則讒謗之小人復見是以刑罰之濫漸復興起也奉教人無老幼貧富皆樂於死難而極歡忭者以伊等視死為生之故也

奉教會之仇敵雖多而奉教會日漸起色外教妄信之風實有惑於朝廷有闕係民間人情土俗外教之格物學者受本教之囑使極力克攻新教伊等著書以駁奉教而無效伊等以奉教之規模信尚及禮節任意訛笑且復示意於人激使輕薄合喇斯托斯之

殉節者教之瘋狂云

彼時讀書有才之輩悟化由外教入奉教而告白此教以己既知合喇斯托斯奉教之真且欲保斯教於囉瑪朝廷及外教人衆剖白仇人之誣並辯駁其狡賴著此奉教之書而謂衛禦者其書即謂衛禦書也伊等中有名之格物學者如伊烏斯停殉致命者厄喇更與鐵兒圖利昂等均隸於外教且伊烏斯停與鐵兒圖利昂在外教之年為久然同皆敬愛合喇斯托斯之聖訓故均皆捐生生活勇敢保護聖教聖伊烏斯停生於一百五年之間父母皆隸外教故伊亦遂受外教衣鉢雖學問淵博而靈魂尋欲慕上

帝追求釋疑解惑之案而各等格物教中竟無所得因以奉教遭難者死節之勇敢而激生稽考奉教之心伊之所聞外教控告奉教之言雖亦信之然潛心學習奉教之事與奉教之人往來始知奉教之人不惟不憚死難即凡外教可懼者伊等皆毫無畏懼並悟明奉教之人有美及十全之新意見而即煨於外此則不但讀書聰穎之輩可能從即賦性愚拙資質魯鈍者亦可能從皆在乎人能不畏死因信合喇斯托斯即不可言喻上帝之力也

以故聖伊屋斯停之靈魂油然而生翼漸近得獲上真矣聖伊屋斯停自述書中誌其一次曾赴勵無人跡

地方以便幽靜沉思遐遇一丈人狀類大宦貌甚
慈善聖伊屋斯停初見之肅然起敬遂與相談多時
丈人末後曰古昔於各格物學之先有聖人義德主
悅者先知也受聖神之默示伊等先示即今所驗者
嘗以真信告於人毫無畏難無好名之意伊等於充
滿聖神之時就所見所聞而言所著之書已垂至今
日據其書中所載真格物學之人宜知伊等譽頌造
萬物者上帝聖父並宣示伊所遺合喇斯托斯伊獨
一子降世而爾首先祈禱真上帝其開汝有光之門
僅彼一即能啟此門祈禱於伊敬愛於伊者伊即予
開之言畢而杳自此以後伊屋斯停終未再見伊故

自誌於書曰我心焦如父我心生敬愛衆先知之念
我深愛凡與合喇斯托斯相近者我知合喇斯托斯
之訓言悉真伊等之力能使背之者即生畏懼順之
者即予安樂云云

伊屋斯停年近三十始領洗於囉瑪城內立一學房
將其全能力皆捨予從事合喇斯托斯之教訓嘗
書以真告人能而不告者上帝必罰按托寧君驅逐
奉教之時聖伊屋斯停親著其有名衛禦書即外教
控告奉教之駁辯書也其中曰

我對爾儕言爾者君也太子也內閣也囉瑪衆民也

所以求情者即在各民之甚不公被恨與被逐之人

人稱我儕之無信主者不虛也蓋以我儕不信虛偽
偶神惟信至真上帝真實及德行之父我儕叩拜於
伊及其子與聖神恭敬伊以言及真有人欲步我儕
即盡所知所能而教之也
我儕於受審判諸時能反背然我儕因一不欺騙人
二不謊言兼之欲永潔生活而與上帝同在故不為
也

爾輩知我等所望之國非謂地上之國乃天國也盤
詰之時我等情願甘認為奉教明知一死而已爾等
須當知我儕所聞之言是真因我等得知自合喇斯
托斯及其前先知即較爾輩著書之人尤為古者須

信我儕之語非因我等之語與伊等相同而以我儕
之語悉認為真實因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上帝長
子及其神力乃順上帝而成人伊教訓我儕也云云
奉教人觸處難安然伊屋斯停公然敢繼教訓人傳
教速伊屋斯停與其同伴五人被控奉教而受總領
噶斯提克之審判審判須臾總領向伊屋斯停曰爾
被人稱讀書者乃以己為真賢人若以鞭撻爾週身
而後赦之則爾信望能升天果否答曰然我有望得
合喇斯托斯所許者因我深知彼至仁慈專予至終
守誠命之人
總領既決伊死先笞杖而後扑殺之嗣奉教人將聖

殉致命之尸葬埋。聖伊屋斯停久已待受殉難。時昔常向逐奉教者曰爾儕須知雖殺吾等而亦不能盡滅我等。厄喇良乃殉致命。列耶尼德之子生於阿列克桑德喇亞城。受教訓於奉教幼時。父嘗命彼誦聖書為課。因其天資聰穎。諸藝百家無不進益。且尤篤志於聖書。每於沉思之後。而請教其父。父因恐其好問累其心。而止之。然心中甚訝。上帝賜其若此之育子也。

及成童。受業於啟蒙學館。其時值盛興。驅逐奉教之際。聖童甚愛上帝。亟欲受難捐身。情願自赴水火。有因於國圖者。伊詣往眷顧。並曾送聖殉致命赴臨刑。

處時竟敢頌美伊等奇功。且往各處衛護奉教者。是以每招民怒。或石擲之。恐怖之。詬詈之。然伊不在殉難之數。因上帝佑之。欲使其另有別為也。年十九曾設帳為師。所得束脩足敷養贍。身家居無何名譽大噪。故阿列克桑德喇亞雖縉紳之流亦就訓焉。厄喇良教人之外。尚自肄業。暇則就格物學者而求其討論。且於各種異端亦無不學之。伊以奉教之理宣講予就伊者。深獲勸勉之效。以奉教為獨一永真。即獨一可能。照明悟。外教聆其訓講。而入教者不可勝數。然其平居之要務。惟獨聖書。洎年三十。曾學耶。之語言。並將各種繙譯之聖書。詳加校對纂修。時極

為樞謀所認惟一上帝能幫明白聖書致阿本烏囉
錫乙乃是常勸伊講新舊二約書內曰我明危險不
願意攷究聖書而爾以是援引我上帝欲察我行並
考我書爾須為我作據於上帝之前我今著書之意
欲何為緣若無上帝肯一善難行尤不能深領明聖
書之奧妙是以求爾為我祈禱上帝萬物之父以期
輔我參可老聖書

厄喇良著書頗富其所有信函與所宣講古之編書
者有六千部也

渣乞乙君驅逐奉教人時厄喇良被禁獄中為使其
背教而斷其飲食以火刑鐵刑殘虐之然厄喇良因

東教史記

三十二

於幼時敬受合喇斯托斯至老雖遭際如此終未畏
懼因伊之名遇難故以忍悉受之仍復繕書勸勉奉
教之人迨後開釋因屢受難成勞死於提兒城二百
五十四年時年已七旬教會史記中稱伊為阿達芒
特者乃謂其不可勝之意耳

鐵兒圖利昂為西教會著名之編書者乃囉瑪百夫
長之子起初受教極為完善因年少而火性之人及
銘心伊自幼溺染淫慾之習嗣後欲改悔因生憂忌
憚之心伊於奉教求覓平安乃超塵世內而不易得
者嘗於參悟時自有潔善而復活於其中於世自認
無力惟常祈禱堅忍以期得救伊自度化之後領說

伊有固不可搖之信。領洗之實。及其力以待之驚喜。交加受洗後。鐵兒圖利昂以己之聖才聰穎熟念。飽學。全行移事於奉教。因其實重生。伊也。

伊之著名衛禦書中所載。皆係以善談之言。保持奉教。及其善道。

夫細而惑於外誘。老而陷過蹈愆。然奉教會寬容曲全。即推重伊為師也。

第六章

奉教之廣傳

奉教速於廣傳。不但於囉瑪之殷實富戶。貴介華冑。及其間族均皆受洗。且廣傳於伊等之通國。宣講福

東教之史記

音。已漫過耶。上。喇。喇。河。遠。赴。於。訖。兒。肥。阿。波。斯。國。

耶。吉。撒。特。努。密。底。亞。大。呂。宋。布。喇。他。尼。亞。瑪。兒。瑪。尼。

亞。以及不。爾。瑪。國。所。轄。夷。戎。之。地。鐵。兒。圖。利。昂。於。

二。百。年。之。末。向。外。教。人。書。曰。我。儕。與。於。昨。日。而。今。即。

遍。於。爾。城。島。聖。鎮。鄉。村。營。伍。聚。議。會。官。禁。內。閣。閣。閣。

等。處。僅。餘。爾。輩。廟。宇。而。已。若。離。爾。輩。而。去。則。爾。等。必。

定。訖。異。爾。等。之。地。即。成。為。曠。野。矣。

教。堂。

阿。列。克。桑。德。兒。些。韋。兒。為。君。時。奉。教。人。有。奉。明。聚。會。

事。奉。上。帝。禮。之。明。詔。故。於。國。中。各。處。明。建。教。堂。甚。多。

於。三。百。年。間。大。城。之。中。建。有。極。為。華。麗。之。堂。與。創。造。

於。三。百。年。間。大。城。之。中。建。有。極。為。華。麗。之。堂。與。創。造。

教巧造之學於四十年中直至底鄂克利拔昂登位奉教始終平安奉教人另有學房公然聚會事奉上帝因各處之奉教人日見蕃衍之故新朝祈禱房即係會堂照常創建堂於聖致命靈樞之處堂前門口立要繫之罪人惟皆不許放入者於門前俾之所立自首懺悔能悔而求過誠信者則為伊等祈禱上帝並開啟蒙聆教訓之所其誠信所有二男一女一牧師於臺上教訓人民誦福音經並於此處行受撫首之禮由此處往東即為至聖所因無血祭之處寶座後設主教司祭之位堂中另有收受奉教人禮物之處堂側建有大領洗房其至聖所永遠東向者蓋取

日出於東方而得向真陽之意也貴介華胄亦入聖教者是以聖堂逐漸蒸蒸日上三百載間定例凡作機密須用金銀器皿並用上等尊貴燭台神品等行事上帝禮時另有衣章也重興驅逐奉教之時奉教之人聚會而行事奉上帝禮不擇地而為之或於舟次或於獄中或於地道之內即外國音所謂喀他閣木已者也此地道於起初百年之間奉教人大有用意地道長形有如遊廊其囉瑪城中最多最廣若衆地道總核一道能成經長二千七百二十里其中有暗門密路惟奉教人知從地道依次前行則能出城外並能避

禍脫逃此道能通達遠處路狹而黑其兩傍之洞可
作停柩之用或狹小穿通之路或十字歧路或如懸
磬之路其方圓曲折均各不同茲於此方圓曲折之
處壁上繪有聖像俾知曾為祈禱之所其中有堂要
緊者牆洞內供聖致命之靈柩覆以方磚即知此處曾
為至聖所人於囉瑪道內暗中仍有畫法之踪跡見
於壁上有合喇斯托斯如善牧覓獲所失之羊荷於
肩之上像有機密筵宴之畫並有舊約之事如摩乙
些乙以杖擊石出水等畫壁間有字有文讀之即知
初百年時之奉教者有誠信至虔至大仰慕受難極
苦也殉難死而葬於此昏暗地道中者甚衆今因復

得覓見新墓新文即皆以為証奉教將外教之風俗
人情規矩禮節全行更章如外教人死而以火焚尸
骨以反貯於窀穸內置於極美之墓也奉教之墓則另
指他意耳

奉教以焚尸之習為可惡因伊等專信復活並按上
帝聖訓人身自地土而造成仍須歸於土因敬人身
為聖神之居是以恭敬祈禱歌詠殮尸於棺惟書故
者之名而不誌生時之官職品級批文畫意畢露奉
教之堅望永生復活蓋聖致命棺上或繪樹之枝
或繪君王冠冕內藏得勝之意也在地道中常見似
此寓言之畫如錨者乃奉教之望也舟者乃教會之

形也。鵝者乃聖神之相而予諾乙救濟之郵報也。魚者乃靈魂之貌也。乃被噶利列亞之漁人起拔自滅亡之深淵。或被水重生於新生活。即謂領洗之意。畫魚奉教人另有別意。希臘國之語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上帝子救世者。此五句語成五希臘字。每字第一筆湊成五筆之魚字。奉教深愛此喻言之意。因與外教不可發明。則時常提醒奉教得救重生而隨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度生。

事奉上帝之禮

初百載之時奉教之規矩風俗。我僑見宗徒行實之書與宗徒等之書而微知之。自宗徒門徒之書及奉

教之術。聖書而知之者較多。如伊烏斯停鐵光圖利昂之書。宗徒等為第一創設公聚祈禱會之禮。伊等之教訓規矩禮節。乃誌載遺訓於三百年間。皆集成一編。人恭敬承順伊等之名。云宗徒等之法與其勸斷之語。除此之外。近日搜羅抄本一書。或第一或第二百年者。名宗徒等之訓書中所載。乃古時奉教會舉行機密及祈禱之次序也。

順上帝之誠命。宗徒等因上帝聖父聖子及聖神而施聖洗於入教人。藉以赦免人罪。此機密重生信者。即予新生而為好人。入合喇斯托斯之子會者。乃被合喇斯托斯血所贖。領洗之先。予新度化。講合喇斯

托斯之教訓此謂之啟蒙者而令之認其信初無定
則即如得宗徒肥利普訓耶耶批亞之大臣認其
信如此我信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乃上帝之子後
即為信之准則蓋彼度人當誦之領洗時三次沒於
水中因上帝聖父聖子聖神之名此沒於水中者預
像人犯罪而死於罪藉此浸沒如葬其舊軀復於新
生得重活也領洗之先須齋一二日嬰兒亦須領洗
新受洗者衣白衣乃表靈魂之淨潔乃自聖洗而得
並予伊等徽窠及牛乳因伊等如嬰兒重生覓新活
道領洗之後宗徒等手撫信者降聖神之界予如薩
瑪利亞之人信合喇斯托斯而領洗然宗徒徽特

及伊鄂昂祈禱手撫之伊等後始得聖神如此於耶
肥斯城阿坡羅斯之徒亦得聖神並能語各處方言
惟範韋油手撫之伊等後定立規領洗後傳以聖油
而降予伊等聖神油須被主教聖此即為傳聖膏之
機窠也

自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機窠筵宴學餅分予其徒
奉教人學餅為聖事因此而記憶上帝乃郭郭發
之祀並伊體血之機窠第一奉教會其時人皆共居
一處凡物為公學餅於家歡欣虔誠頌美上帝然奉
教人屢增此禮而得機窠之權力宗徒說韋油曰我等
降福公酒非上帝合喇斯托斯之血予我等學公餅

非合利斯托斯之體乎。奉教人家中，逐日奉行此降福酒餅之事，後因奉教人數較多，始定有準期，即係聖教聚會之筵，名為受筵。於此筵間，富者捐資，捐物有餘，則俵散與貧人。降福餅先連次祈禱，連次祝文，漸成爲體血禮儀矣。聖伊烏斯停在第二百年內，詳述聖體血禮之原儀。此儀在誦聖書，唱聖詠，教訓道，祈禱，求上帝降福，携來之餅酒，爲機密，求聖神下降，降福，以救世之言，成聖禮物，及予此禮物於在座者，輔祭以此禮物施予病人，及予不能來領者，欲作聖體血禮之先，所有在座者，彼此問安，詢好，互相親口而愛，然行此規矩未久而停，大概於奉教人數增益

之故也。然今有此規矩之記憶，在作機密之先言如此。曰：我衆彼此須應愛睦，爲同心克承，認上帝，承認聖父聖子及聖神一體，弗分離之聖三，領聖體聖血，爲最大之事，欲領聖體血，先須預備自己，用告解之機密，心須潔淨，宗徒葩韋訓人曰：人欲領聖體血，先須自省之，後可領聖體血，即係食此餅飲此爵，若有重罪之人，則不許請領聖體血，成聖神品之禮，宗徒等行以祈禱，嗣後以手撫之，此爲大事，因子權衡得還者，如先自己得自上帝伊耶穌合利斯托斯，言時曰：昔父遣我，今我遣爾曹，又向伊等虛曰：爾受聖神，凡爾所赦者，其人必見赦，所不赦者，則其罪仍

留上帝在先遣主辨殺戮之功生今爾受聖神此乃宗徒於五旬節禮乃充滿聖神主今以聖神賦之賦

宋徒權氣宗徒等付予其徒等之權衡如此行照聖神

默示之意耳

閱宗徒行實及宗徒之書能知彼時神品有三等即主教司祭輔祭也宗徒等乃得自主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之權衡自付予能善牧上帝之教會者及立主教等因主教等有權衡是以能手撫司祭輔祭等輔祭不能自己行機密行機密時惟佐贊之傳教惦念貧病之人被教會所養贍之

婚配之禮於奉教人行用大禮宣示在教會之前及主教降福後婚配二人須領聖體血觀宗徒教訓夫

東教宗史記

三十九

婦之本分則在昔時奉教人極為恭敬此機密可知矣

外教人以婚配為自卑奉教則以為機密乃當合喇斯托斯及奉教會和約之樣奉教會降福婚配非獨當世乃至永遠之時也

鐵兒圖利昂乃第二百年之編書者甚嘉獎夫婦之婚配因藉一信一望一事奉上帝理而連合伊曰夫婦同禱同齊彼此相訓彼此相依堂中同聚食則同席有誘有逐有安慰亦同受眷顧貧病者相為善功相祈求頌讚上帝合喇斯托斯見聽伊等歡樂及降於伊等福賜以平安有如此約於二人中中有伊伊蘇

斯合喇斯托斯魔何由得入哉

終傳機密宗徒亞聞焉詳細言之曰爾中有遇重疾者宜請教會長老代為祈禱且因主名以油傅之誠信祈禱可瘳厥疾主且起之即素有罪過亦蒙矜宥病者傅膏得愈於福音經內亦曾云宗徒等得上帝遣使傳福音而醫病者以膏傅之

宗徒行實中按守齋如宗徒欲傳教之先亦須守齋立教會後已與弟兄等亦須守齋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曾言守齋乃上帝所悅之事是以奉教者亦常守齋復活之前四十日守嚴齋每禮拜三禮拜五亦守齋其所由來者自宗徒之時也

東教宗史記

四十一

奉教之度生於外教當新度生因伊等攜來於外教合喇斯托斯之新誠即係云茲諭爾之新誠即互相親愛宜如我所愛者爾相愛爾有相愛之誠即由此眾將識爾為我之徒愛德乃為主門徒之表誌初百載之時奉教者往永遠之聖教會遺此互相親愛之風即生活及行為之矩矱也

奉教人憐憫病人及周濟貧弱伊等建第一醫院養病院及養濟院奉教人仁慈不但行之於奉教外教亦如是於傳教並於仁慈之事內婦女亦大有分屢見宗徒範韋勃於其書中以婦女亦可補助教會在第一百年教會之內予婦女設立專職即女補祭也

於孀婦之內擇其度日安善虔行善功至必須六十歲者能得此職然後貞女不欲于歸有夫之婦須要無家內之本分後亦能得此職女若有家宗徒詭章勸其第一緊要者乃教養幼孩及勤治家務女輔祭燒記病人訓化新入教之婦女等是協助於婦女領洗之機密禮中

第一百年興起修行練道者如此謂人乃因愛上帝而嚴肅平居不婚守節於耶吉撒宛宗徒瑪兒克之徒因其嚴肅平居而甚著名伊等赴曠野守齋晝夜祈禱頌聖詠讀聖書塵世之名利喜樂皆輕棄之有一古時之讀書者曾詳述伊等之平生曰伊等若歌

米教宗史記

四十二

唱詠以爲上帝榮光且講論伊等大瞻禮聚會祈禱諸端之事

奉教人未被逐時每日聚會祈禱鐵兒圖利昂書曰我儕聚會爲祈禱祈禱爲君者及宰相等爲各有權者爲普世之堅立相和及平安爲天下禍害之寬免我儕聚會誦聖書乃賞予我儕光亮及我儕所欲之主意教訓此聖書養育我儕信使我儕盼望生活定我儕之道理予我儕規矩在此會內我儕勸人罰人誰堪罰者我儕以上帝之名罰之我儕勸斷之語極有力量因我儕知我儕審判時上帝亦默在誰失我儕相干及祈禱之分予此等又我儕之審判爲大審

判之前判耳。

在新禱會中漸成堂課經儀。在第三百年奉教多建會堂立修士會之時。此儀全備。東教會如今堂課經儀與奉教起初之堂課經儀其要者相同。在第三百年用祝文與我儕於堂中所用祝文相同。如上帝矜憐如聖哉聖哉聖哉上帝薩瓦耶福即讚揚主又天光榮及天神之歌頌係阿利魯伊亞即讚揚主又天神之歌頌如榮光於上帝在上平安於地恩寵於人間等詞頌我儕現今堂課中常用之式與當時相同無二用於早堂之時宗徒在時亦有崇言如此云榮光予聖父聖子聖神聖教會第二百年編書者即以

此言為卒章聖母之頌詞如我靈感謝主我心惟悅上帝救我者云云與捧主錫咩汶之歌頌如吾主據爾言云云此等詞久用於堂除聖詠外聖教於堂仍唱舊約之歌頌乃耶烏噠人堂中所用者彼時因此耶烏噠人之歌頌中涵先知預言之應驗即得極高遠明白之意如伊斯喇伊泐渡紅海之詠或薩木伊泐之母按納之詠或瓦微隆童子之詠是也

其要者舊約之禮期奉教者亦以為禮期然予伊等有尤大意思如範斯哈先有得救自耶吉撒突之轄制之意今為記憶奉教者因合喇斯托斯之恩得免罪愆上帝合喇斯托斯復活之日為生慈恩五旬之

日為記在錫奈山賜律之事此禮節得上上之意自
聖神降臨在奉教者之時主日替換耶烏噶人之蘇
博他日救世者在此世緊要之事奉教者記用祈禱
及誦堂課經畫聖號之規矩古編書者提欲作事之
始末奉教人畫之在堂脫冠而立面東跪拜此等儀
由彼至今永未更改耳

第七章

審逐奉教者

聖致命男女等

上帝曾曰茲我遣爾曹爾曹似羊入狼中故宜智慧
若蛇馴善如鴿蛇像詳謹者鴿像無罪潔淨馴良者彼殺身而難傷靈者毋

東教宗史記

四十三

懼之惟能以身靈俱滅於禍恩納者極為可懼我以
此告爾欲爾遵我而心安爾在世必遭患難然毋懼
我已勝世矣主安慰宗徒遇仇敵當離身憂懼因主業已救贖之功勝度上帝此言之內顯
示殉命者甚為詳細

囉瑪君中第一與驅逐奉教者乃君涅隆論以下追
之重輕盡在乎其君之主見性情有君乃極重追奉
教者而已恐懼己害遂稍寬逐有君不追奉教奉教
即平安建堂然伊等平安不過暫時苟安日後仍復
有禍至竭力追逐奉教乃在底鄂克利提昂君之時
因其國疆土廣大思欲分為二分以一半自治以一
半立瑪克錫命統掌之且各分之君有副君乃羊音

切薩克瑪克錫命之副君名匡斯唐齊乙合羅兒底
鄂克利提昂之副君噶列喇乙乃極惡奉教者即伊
激發在底鄂克利提昂與惡奉教之心因常言奉教
人反叛藐視國君不遵國教並犯各等罪伊等定斷
殲滅奉教奉教堂及全歸奉教者於第三百三年二
月二十三日乃外教大瞻禮之期下詔滅奉教始則
兵丁折毀強奪尼閣密底亞之奉教堂後肇之禍害
竟至莫可言狀彼時著書者註曰若我有百喙鐵喉
銅胸我仍不能數各種殘虐乃受奉教人猛害至如
此殘害之後又治及治之後復殘虐各處殘虐數十
人不論老少不論男女奉教著史之耶烏些韋書曰

我親見鐵斷折及鈍兇手連相皆有困倦在耶吉撒
突希喇亞詭列斯提納小阿濟亞阿福喇喀伊他利
亞東西各處新建之上帝堂盡被毀圮聖書盡被焚
燒其聖殉命者不知凡幾於奉教之男女被逐者無
算我儕姑擇其一二者喻之

於喀兒登更受難聖殉節女撒兒撒突亞與斐利齊
他他及聖殉難薩圖兒寧等悉將欲受聖洗而被訊
判撒兒撒突亞乃著名富孀歲二十二因其母奉教
者故訓伊以奉教為宜斐利齊他他為其僕女撒兒
撒突亞自註審問及在牢獄等事伊父為外教與問
刑官求伊反教背令喇斯托斯然無濟於事問刑官

亦祇可空惘惘而已。

因審問非止一日故伊等皆有法受聖洗。大熱心之時。惟是求上帝賞伊等堅忍。以其名受殘虐之害。後因於獄。聖撒兒撒突亞書曰。我入牢獄驚恐一次也。未見如此之黑。那日極煩悶而熱。囚者甚多。守獄卒待之十。殘虐暴戾。因我未攜孩提在此。我心甚憂之。奉教人賄獄吏等。求稍免其難。可將孩與之乳哺。旋即准將孩移送獄中。與其母同居。又書曰。得孩於牢獄。我如居宮殿。然後其老父就而看顧之。伊非今之。而求之祈禱。伊跪於伊前。親其手足。泣曰。憐憫我禿髮老翁。勿使人哂我。爾有母及弟兄與子。無爾伊

不能生。女聖人答曰。父莫憂上帝欲如何。即如何。我儕非能自專者。伊乃管轄我等。雖伊甚難言。畢然而心終不搖動。仍然信合喇斯托斯耳。

伊親自書審問之事。多人聚集視審問我等之事。兵丁等引我儕立於高台。先詢我殉命之侶。追問我時。我父抱我食乳之孩。就我携我至一邊。附耳云。爾憐爾子。後總理亦向我曰。爾憐憫爾父之白首。憫恤爾之孩。能祭祀君前。較為美之。我答曰。我弗能。又問。爾亦係奉教者耶。答曰。然。我為奉教者。我父須與不離我。勸我及教後總理命人擲伊。以杖扑之。嗟乎。此事我甚難堪。深願擊我勿擊伊。後總理擬定我儕之罪。要

將我儕飼野獸我儕極喜我等即回牢獄

受罰之前三日斐利齊他他生一女因其生產亦甚難斐兵云爾現生產受極難野獸飼爾時爾如何答曰我現受難只我一人受痛苦野獸分裂我之時受難非我一人合喇斯托斯欲堅固我心因為其名故我受難耳撒兒撒圖亞復書末則有一日我儕悉被引自獄往戲場我儕猶如赴安樂之境

撒兒撒圖亞走於後照規人皆觀看之脫撒兒撒圖亞及斐利齊他他之衣以網罟繞之而百姓斐庇伊等願伊等穿衣末放一公牛乃以角扔撒兒撒圖亞於遠處彼起立以求其髮以碎衣掩其身體雖稍獲

傷亦覺難堪至斐利齊他他扶起伊來因伊亦受傷伏於地二婦彼此相抱人皆為之憐心令撰去伊等故逐出伊等與其餘殉命者以便伊等尊嚴而後復引進戲場中而與獸相鬪人以鎗矛刺之

一年幼武弁名碼鄂兒吉乙乃君之寵倖甚指證即

拜偶像之虛妄極力殘罰不能令伊順底鄂克利提昂君而背合喇斯托斯上帝助此年輕奉教者以奇跡醫治其傷以權衡予之作奇跡上帝力量之此奇異表式令外教人無不詫異伊等中有若許悟化者底鄂克利提昂之后阿列克桑德喇乃見上帝奇異力量公然宣示其為奉教者故受審判未斷之前伊

己先卒此幼武弁受斬後教會為聖大殉命碣鄂兒
吉乙號軍功者

又有一年幼武弁名些瓦斯提昂為君之護衛常往
獄中顧視奉教人鼓勵奉教者讚美伊等之功有弟
兄二人為聖教受審判擬定殺而觀其親及妻之淚
欲反教然些瓦斯提昂勸伊等守分如是予令喇斯
托斯度化人甚衆末則殉命而死以箭射後復以棍
擊而死其奉教人同時受難者不可勝數矣
聖坡他咩納少僕女俊美無倫伊主人告於官伊為
奉教者殘虐之多刑未將其徐置於松脂鏝中審問
及殘虐間百姓甚詈之適有一兵名瓦錫利德者見

其堅忍樸誠心中惻動器為死佑坡他咩納感謝伊
許以死後將求上帝赦伊逾時未久有一次瓦錫利
德之友因事令伊發誓伊答不能因係奉教者伊友
不信先以為戲言然伊申明其辭之真實非虛友遂
控於官迨至問刑仍承認不諱其為奉教人官遂令
囚於獄有奉教人聞之往看之詢其何故倏為奉教
信合喇斯托斯矣瓦錫利德告伊等坡他咩納被殺
三日後顯現於伊以君冠冠其首告曰我所許者應
矣蓋彼不久以合喇斯托斯名得其死所瓦錫利德
於獄中受洗嗣後未久因聖教被殺矣

復有一奇蹟之度化乃一優人惜涅斯教奉教者為

君及民取樂伊於戲園台上。哂之。且效奉教事奉上
帝禮及機密衆悉歡樂皆訝其效之逼真然上帝本
仁慈者命伊時心中微覺上帝聖寵而曰我信且願
受洗人仍然哂笑彼復言此乃向其侶曰我誠欲受
聖洗蓋甫知奉教係真迨引其見君彼仍云我信
喇斯托斯因伊於效奉教機密之時有奇怪之異觀
乃見天神手執一書上書其平生全罪乃將其書投
於領洗之水中洗之是故伊欲入奉教雖受惆悵殘
虐竟無成效後遂殺之耳聖阿納斯他錫亞號釋囚
者

上帝曾云我於獄時爾看顧之云云此言銘刻肺腑
東教宗史記

幼女其親逼其出嫁然彼則不受此入蓋此人性甚
暴戾且粗魯故甚憂難彼時於囉瑪城衆獄中奉教
人因滿甚黑暗且有臭氣兵卒甚厲彼每日赴監視
罪囚而獄中犯人甚愛之其夫恐其將家資盡散於
囚遂禁伊屋內囑人守之伊甚為難其夫將亡伊故
能自由不但施捨資財即性命亦能捐於所受之事
伊不但往囉瑪牢獄且凡所經過之一都一邑均施
監犯飲食浣伊等傷並厚贈牢獄之兵以免監犯脚
鐐磨腿以故號伊釋囚者極多人受其安慰則敬愛
因其鼓舞極多人能忍守無分日夜勞苦不憚自己
受難有一次往獄視監犯至則皆空舉獄中無有

收新犯之地。故於夜間均皆出新伊。不見監犯。遂問人曰。我友監犯何在。人聞此言。知伊係奉教者。即曳往總理訊之。釘於四柱之上。下以火焚之。然火猶未燃之時。伊已氣盡。蓋伊受多苦難。而然聖瓦兒。瓦喇上帝賦於我。儕性情美態之。願意此願意有補正於萬物。因萬物乃無窮美態。即上帝之高超形相。萬物教訓我。儕藉目所得見。見目所不得見者。模實能信人。能聽萬物美態之聲。乃令上帝堂享受福樂也。此聲外教少女名瓦兒。瓦喇所聞。女甚美。父名底鄂。斯闊兒。伊甚承順。因與伊建高塔。令伊居住。即親族鄰里及跟者。疏遠不能親近。惟一女師與數婢伴之。日

用無乏。安享各等榮華。然只不準反其清靜。其塔建於高山之上。四望景緻。足以怡人。瓦兒。瓦喇倚窗觀望良久。俯仰上帝與天地萬物。日光月華。星宿象緯。農田樹木。花卉物觀。伊亦注目於物。忽心覺驚。環及靜觀。

伊問其女師及婢子曰。誰造此物。答曰。我儕之神。伊聞而不懌。從此再不相問。一次伊倚窗獨坐。夫頤遠望。而思誰造萬物。誰作此機密之蒼天。忽滿心喜悅。因聖寵之光。入其靈魂。睹見被造成。認識造成者。自此伊竟願識上帝之教訓。然無由覓師受教。因無人能入其閨闥。伊平居如潔白之鵠。於高塔之上。與全

地下者相遠亦不留心知永生上帝與伊相近乃全治理令活全照管養活也

因父遠游此日仍伊喜樂日因初次聞伊耶穌合喇斯托斯之名父出外時伊便下塔而遇奉教女乃以合喇斯托斯之教訓講解伊聽極樂聽教訓乃是伊心早已覺會揣度乃予伊顯出新度日之法及新生活適有一神父由阿列克桑德喇亞路過此地遂授伊領洗焉伊父知伊女係奉教大怒殘虐備至受刑時聖女為受難之所禱入其主之樂境聖教會記伊於十二月初四日而讚頌如此喜悅瓦兒瓦喇乃心無恨之鵠喜悅因在萬物如在鏡觀之而見這萬

物者也

喜悅因於被造成之光亮而得見不被造成之光亮也外教人不知奉教之相愛先不知宜憐不相近者及普世人因能愛人至首捨己命此等予外教為新者此愛之力更顯於公禍害之時如飢饉瘟疫奉教者事奉有病者將死者已死者乃被相親相近人背奉教人能捨己身如此之人被外教人驅逐心思各種生意殘虐未則連殘虐人亦疲憊矣

於三百五年底鄂克利提昂卸君仔肩以下幾年間有六人為君奉教人之景况亦有不同論君之性情比如匡斯唐齊子合羅兒統轄市利地完亞及蘭利

到、雖已為外教、而恭敬奉教、暗地保護奉教人、然於東方、噶列喇乙君、逐奉教甚厲、至上帝罰伊、予嚴厲之病、伊即止、返奉教、下詔、準奉教人、其明事奉伊等上帝、及重建伊等之堂、求奉教人、祈禱上帝、以愈其病、

噶列喇乙後任君、名瑪克錫命、性情暴厲、妄信粗魯、將噶列喇乙之前旨盡背、又起逐東方奉教者、西方之瑪克先提乙君、又令驅逐奉教、亦為甚厲、於阿福喇噶及伊他利亞等處耳、

第八章

大匡斯唐廷君、

東教宗史記

五十一

外教以火執刃、欲殲除奉教之時、上帝眷顧養育之、理、使悟化君、保護教會、即係殺宗徒之大匡斯唐廷、其親雖非奉教者、却認識奉教、亦甚保護斯教、故大匡斯唐廷自幼時、背外教之各種妄信、而愛合喇斯托斯上帝、親手徐徐預備伊、及以各種方法、與伊潔淨之、以成伊榮光之美器、

緣其父匡斯唐齊乙合羅兒、保護奉教人、較外教人尤為敬愛、因其母聖耶列納與妹匡斯唐齊亞悟化、信合喇斯托斯、因眾君係逐奉教人、即位之時、民亂或遭大病、因聖教會被各種驅而搖撼、不動、因奉教之仕宦均極樸實、盡心忠敬、皆斯光景、激勵匡斯唐

廷背反外教而以自由且誠心而信福音聖教會之作史者名耶高此微提匡斯唐廷欲派兵赴伊他利亞援救囉瑪人由瑪克先提乙暴虐之先父已默思上帝予其父及其已贊助其國之景况明空求無靈應之偶輔之又思追逐奉教之法大施殘虐此等皆令其心悟而思若有過之許多真據以拜空虛之神必為狂瘋故深知須恭敬伊父之主遂求上帝顯現於伊而教訓及贊助伊在後事耳

如曾聞克尼利乙之所禱此祈禱亦被上帝所聞上帝予其異觀而安慰之且示其當何為君用心祈禱時得自上帝極奇之形狀君如此曰一日午後日漸

往西我親見日上有光亮之十字與字書以此勝見此後伊與其軍士見新來之奇蹟無不恐懼君不解意問己曰此何意也如此細思一日至夜間在夢中合喇斯托斯和君見天上之形狀顯現令伊作所見於天上之形狀施之於戰時有保護之意清晨匡斯唐廷告此機密事於大眾依其所見天上之形令巧匠以金玉寶石依形製之

十字不可得勝之力君與瑪克先提乙君戰時乃見雖瑪克先提乙兵軍較聖明君兵多而竟潰散至提布兒河而溺斃如是囉瑪城初次開伊門於十字旗之前

匡斯唐廷為一統君於西方在東方瑪克錫命薨後
有利乞尼乙繼之

欲人知有天上之助聖君乃命在囉瑪關開之中建
一表塔上樹一旗內書施救族乃囉瑪國之保障也
伊第一君即云容留衆教下詔外教人許依其全行
事伊等偶像禮奉教者亦許事其一真上帝許伊等
各建各之教堂追逐時所掠自奉教者皆如數壁還
於堂追奉教之時有人置買奉教之產業一並償還
奉教者而官發原貲在各機伊顯現其受奉教人因
常與奉教人共事知伊等係有德行廉潔並忠心撲
誠之屬下况又知逐奉教之君皆無安泰之運伊自

已因奇跡之異觀及因有十字親勝於敵此悉予其
為奉教上帝力之証據因聰明非外教是奉教道
之本源而重治國家伊自己尚未領洗乃用心學習
聖書常與主教言談聽伊等主意伊長子就奉教之
師習奉教之道見彼時之詔能知奉教之訓有在伊
勢如不準有釘十字架之刑戲園不許有流血之戲
命於第七日為好日期父母所有拋棄之孤子女等
伊撫養之減奴僕度日之苦楚而施其仁慈於窘患
殘廢者乃外教人不理助奉教人自遭極嚴之追逐
以來於今寢食均各平安各處重修葺聖會堂致各
區境得聞予上帝感謝讚美之詞者主教等聚會無

人阻止而議聖教會之度日及各支絀有時匡斯唐
廷君亦入與議而議教會之事原外教僧人不納租
稅故伊免聖教會神品之租稅及各項雜差為伊等
得便十全事奉伊等上帝伊不但給還聖教會被先
君所掠之地方且更賞數所問刑衙署之房屋因房
屋整齊地改為堂伊亦甚優貲助奉教人建堂之費
且諸處地方伊獨力建極華美之堂
於西方得匡斯唐廷君保獎奉教會享福於東方利
乞尼乙君則深恨奉教者成為東方之一統更欺壓
伊等年復一年奉教受極困苦之難
耶烏些微書曰囉瑪國自分為二如晝夜分東則黑

暗西則光明東西二君初私不相睦繼則公然失和
矣此不睦必有關係於奉教之事於囉瑪國二君遂
決意相戰占卜者先卜利乞尼乙必勝奉教之眾為
匡斯唐廷君禱上帝以冀克勝上帝遂賞匡斯唐廷
勝之時在第三百二十三年利乞尼乙國亡身喪匡
斯唐廷竟成一統奉教亦強盛匡斯唐廷勝後待東
方奉教亦如西方於東方伊亦垂念改新重修舊教
堂還奉教人為督撫大吏禁止大員代君祭祀邪神
偶像並降下予各首領詔內尤見其情性眷注奉教
伊勸外教人外教係妄信奉教乃真實曰今求爾大
上帝貴爾東方民爾之仁慈憐憫使我治各省之苦

領爾引領我完此救之事。前樹爾旗。我率領諸軍。何處有虧。何處從爾有力之旗。而去向敵戰。因屢試爾。而見爾力。以定我信。故我愛爾。敬畏爾力。捨我之靈。我欲爾民共享昇平之福。昇平之治。欲為可憐外救。效奉教。亦如信者在哀。於及平安之享福有分也。因此交之重立。堪能引入真實之道。爾自己以爾聖創教訓人。能平安度日。及聖反潔。回首許用伊等假教之分。不用彼此相害。有明知應用此為相近者。有益不能不理之。自由受難為常生。與勒令受難不同也。臣斯唐廷以居然如此。保護奉教者。故在囉瑪城而不為人所愛。於彼處且有若許外教之規矩風俗。故東教宗史記

君亦少至古京都也。

欲創設新囉瑪。即係奉教之京都。乃與外教不能相

涉。伊甚愛徵贊提亞。此乃小古城。坐落於波斯縛兒

之邊。遂擇斯地為國之新京。不日而建精美房屋甚

多。並華麗宮殿。引水桶。沐浴堂。演戲園等類。城中燦

然而可觀。各種技藝之寶。皆集自希臘國。意大利國

及阿濟亞。全行引導赴新京。都只不建叩拜偶像之

廟。人獸相鬥戲園。概行禁止。代此君建之跑馬戲園

並造極美奉教之堂。中第一因上帝聖明之名。新都

與至聖母之名。城名臣斯唐廷諾坡。即謂之皇都

也。

第九章

第一公會聚議

阿喇乙

大匠斯唐廷君悟化之時奉教不惟不受驅逐且成勝教聖教會共享昇平外雖安謐而內患未除蓋因異端及偽訓於教之理乃起自宗徒之時今則甚滋激發異教徒之分爭教會之主教等與私會聚議等指證偽訓然閭聖教會並未宣示真訓即分別真偽教訓之記號也

匡斯唐廷為君時新異端興起即阿喇乙之異端也阿

教宗史記

五十六

喇乙乃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司祭因其才優學富遂起驕傲之心伊有定見為聖三之位伊教訓及傳教時謂上帝合喇斯托斯與上帝父原非同性非無始也而被上帝聖父造成曾有時聖子亦不在者若伊非如是驕傲好名能惟己一人錯則亦不致肇如此大亂伊自欲為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而民與同堂供職者所選非伊乃名阿列克桑德兒者伊甫聞阿喇乙毀謗上帝之意見心甚畏懼然阿喇乙不論勸伊之人凡有不與伊同心者伊稱為異端且不順主教之審判而傳其教訓阿列克桑德喇亞教會亦褒貶其非而伊仍罔顧且作詩歌詠以傳其異端於耶吉撒安與範列斯提納伊

舉止有粗野之態，忙急之形狀，聲音明爽善談，於聽之者有勢力。於是招集學生及門徒等，通行異端於東方。不惟神品民中亦興為上帝伊伊穌斯，今喇斯托斯位之熱心分爭。此則激發恨怨，聞毀傷人害命，有數主教等皆係纏迷於阿喇乙之異端，而向順之者，咸與暴虐異端違背普世贖罪之理，且悖逆奉教者也。

臣斯唐廷君遍游東之時，於西方無人知覺，則初聞此分爭，甚有憂愁。始而想此不過徒事辯論，無關緊要，遂擬阿列克桑德兒與阿喇乙解紛，即致信伊等，勸伊等和睦，並慰西君之心。其君於此信立誓，彼有獨一志想，為普世有獨一治理，及獨一信。信內書自西方乃彼常

戰所亂，而往東方，乃藉聖光而照普世。去時我甚有大望，然至則我耳官非也。乃我心於此處，如入瘟疫，爾曹棄置虛空未畢之分爭，永教和睦，歸獨一總信，還我平安之日夜。釋我數惜流淚珠，予我光明悅樂也。

其被人極恭敬西方大牧師，闕克鐸瓦之主教鄂錫亞，乃匡斯唐廷親近之友。楊君之信往阿列克桑德喇亞城，而至則已晚，因異端傳廣，難望相合，遂復於阿列克

桑德喇亞聚齊會議。鄂錫亞與他主教既聞阿喇乙之

訓亦敗，以為異端，而阿喇乙仍不順服。總須予被亂聖教會易亂為安，仍不須允准為奉教人。既疑救世合喇新托斯之上帝性情及永遠聖教會，藉其提攜人遂其

教訓及信乃自合刺斯托斯所傳及伊宗徒等之所傳者也。君定下詔命都主教為公會聚議往尼切亞城即微肥尼亞省城也。

從來未有公會聚議今則能行者因大國順一統君也。僅伊一人能令都主教前往伊達於都主教書信。

各處主教等將往尼切亞伊等川資以及於尼切亞用之費一切取給於君。主教等起身之處不同有來自耶

吉撒突施列斯提納錫利亞咩莎坡他密亞阿福喇喀

小阿濟亞希臘國波斯國阿兒咩尼亞密濟亞達齊亞以及新化之郭提之主教亦至共有三百十八人。主教之外尚有司祭輔祭等不計其內其主教來自西方者

甚廣寥寥蓋彼時西方異端之徒甚少且因囉瑪主教賜利韋斯時兒以年老弗克親臨惟遣二司祭代之其既來之衆主教中有極以依道度日或智慧聰明而極有名望者有能行奇蹟者有末年被虐因合刺斯托斯名遇難而身尚帶瘡痕者

此中有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名阿列克桑德兒者

為阿喇乙第一對證以其因宗徒教訓而勇護庇之伊首先到會携一年少輔祭首名阿發納錫乙同來即後

來與阿喇乙相爭而著名者蓋其為人堅固老成持重

爭與阿喇乙之徒再有主教名尼閣賴乃密兒刺乞亞

城之主教曾歷受驅逐後被奇蹟令牧靈兒到乞亞之

教會以其道高德重仁慈居心力行奇蹟而致然有名也斯批喇東乃特喇密馮特之主教來自乞鋪兒島乃因行奇蹟依聖度生而著名者尼濟比亞之主教名亞開烏亦係著名者藉其能行奇蹟及隱士之蹟也其遠自肥瓦伊達而來之隱士訖福磐提乙及坡他門等緣於窘迫之間身受多傷遍體幾無完膚耳

會聚議之開創也始自第三百二十五年六月間於禁廷之內所集主教三百十八人而司祭輔祭則有二千餘人主教等按品依次圍環坐座外乃設司祭等之位桌設於環坐之中上有聖書乃真實之確據所斷之語須與此真確之據相符衆人齊集後君自內出寶位

極隆並無護衛鑾儀只帶宮中奉教之數大員君衣華服上嵌金銀寶石等類匡斯唐廷君軀勻稱美而有神升殿時另有一種儀表因內中若許自遠方來者從未瞻仰君之儀仗禮節此時心中憂怯而君心亦覺不安蓋緣見有著名大牧以及嚴修士誠識主者因上帝殉命者在會君升殿默無一言俯首就金寶之座而行至則不坐俟主教等請之方坐於是切薩喇亞之主教耶烏些微奏請君安畢匡斯唐廷君聞畢即向會中諸主教道其十分欣悅因衆主教之雲集並求伊等瓦解分爭之端曰上帝輔佐朕躬罷不堪窘迫之權術朕達此教會之內亂分爭較之兵事尤覺為難可憂耳

第一公會聚議既定東西不再生疑堅固我等真教之理也

阿喇乙固執已見兼有十數主教與伊意見相同而正教者有力辯駁伊等遂皆留意於年少輔祭首阿發納錫乙乃是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同來者無人勝伊口亦而伊乃駁勝阿喇乙之徒竟至無言答對君意總欲合意同心如徒費心力分爭尤甚惟見阿喇乙之黨因遠避真偽不敢真已阿喇乙因不順服故其偽教為此會駁勝嗣伊與其眾徒則遂出會外耳此公會聚議既定第一要理仍議別事即如復活之期宜於何時為瞻禮因至今仍未定有准期之故有數教

會復活禮期與伊等堂亞之說不同日者今則主教等擬定復活准期各處一律乃春月望日後第一主日也此公會聚議以奉教安之風咸斷語之嚴因記人柔仍有數主教欲定神品不准娶妻之制而為肥瓦伊達之主教隱逸識識主者名葩福磐提乙力駁之彼雖無妻亦不允令神品不娶且證婚配之尊榮遂以宗徒葩韋論婚配尊榮之言而喻之伊之此高明意過於其他人也

公會聚議將散時君措辭向伊等求彼此和睦顧此命語於教會為要曰爾慎成黨而分爭不可妒嫉主教之聖明各以各之好處以為全教會之總歸上勿驕下

上帝方知誰為上下。十全罕有。須當容讓柔弱之弟兄。以寬宏而彌覆其無聞緊要之事。勿忘人之柔弱。以安和為貴。救其不信者。記以文論。不常能度化。誠心敬愛真罕。在我儕如醫士。以我等藥餌而與病相符。我等之教各人之性務宜合和耳。

公會聚議。行此大事已畢。隨定永遠奉教之要理。即合利。斯。托。斯。救世者上帝子受體之理。眾主教分手。先總教會之信和盤露出於伊等編作尼切亞之信經。所載如下。我等信惟一上帝。主宰。造成諸凡有形無形之物。又信惟一主。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即上帝之獨一子。生於父。即父之精。由光者光。由真上帝者乃真上帝。受

生而非受造。與父一體。萬物由彼而受造。萬物歸於天。施於地。亦由彼受造。彼為我等。人。又為救我等而降下。受人體。被釘十字架。彼痊愈及符於經典。第三日復活。上升於天。而坐聖父之右。赫顯復臨審判生死者。其國無終。我等信聖神也。

第十章

聖匡斯。唐廷為君之沃績。

聖太后耶列納。

舉聖榮十字架。

於尼切亞。城公會聚議。以禮儀而貶阿喇乙之異端。然伊決意深定。阿喇乙有力。接續其事。此為教亂教會之

事為時甚久

救世合利斯托斯生住後受難之處係在耶斯唐廷君

轄境之內因君為奉教所化常注意於處欲親往公會

聚議求其虔誠國母太后耶列納即久已用心奉教者

前住聖地

範列斯提納之聖所等處按福音經內載早已被毀外

教人因嫉奉教者連奉教之跡亦皆消滅合利斯托斯

之梓宮以土填塞上建土地廟外教偶像亦有在郭納

郭發及微福列耶木洞之上者耶列納命折其廟毀其

偶合利斯托斯之梓宮亦命將土掘去君命依此洞建

造一堂因合利斯托斯復活之名寄諭二道一降耶魯

東教宗史記

六十二

薩利木之主教瑪喀利乙一降範列斯提納之總理使

伊等精心裝飾此堂復令於耶列汶山微福列耶木洞

之上瑪木烏利亞之橡樹林中即係上帝顯示阿烏刺

阿木之處均各建堂也

然虔誠太后專心乃覓上帝被釘之刑架良久始獲三

架於地及罪由之橫標然不知其中乃是救世者之本

架依主教之意將此三架置於病者之身迨釘主本架

甫置上病者乃即刻痊愈此架曾置於一死者之身登

時復活緣顯此種奇跡眾疑悉釋遂將此架高舉眾教

友喜悅叩拜而以口親之且云曰主於憐是以外教人

與伊烏亞亞之人信合利斯托斯者甚眾

崇舉尊貴施生活之聖架時在第三百二十六年東教
會每年九月十四日以此為慶賀之日耶列納欲攜此
十字架之一分及釘賜其子其餘者以銀箱儲之敬謹
封存於耶魯薩利木每年於大瞻禮六之期將此架請
至郭即郭發山叩拜

維時另有與聖教會可喜之事合利斯托斯教訓之光
亦至於遠方如伊微刺亞即今格魯濟亞與耶肥郭即
亞上帝以一弱息之女而教化伊微刺亞有年幼女名
尼納其虔誠父母住於喀葩鐸乞亞嗣因父母相繼而
亡女乃遷於戚家即在耶魯薩利木因有合利斯托斯
聖跡伊遂生熱愛合利斯托斯救世者之心因多聽言
東教宗史記

語為伊微刺亞處伊思度化此處野人及欲引御烏查
亞之人入奉教該處一城名木萊叶特內有合利斯托
斯之裏衣曾闖分至一伊微刺亞兵丁之手此兵攜之
至此尼納夢中見上帝告之命傳伊教且南奇跡堅固
於伊一次伊見上帝母向之降福令往伊微刺亞傳教
且予以葡萄枝編就之十字架尼納遂携此架赴伊微
刺亞途中上帝顯現因其心憂尼納忽見其手中執書
一卷上書福音經之言曰因誠告爾此福音傳於普天
下無論何處亦必記述此婦之所為又有語曰爾前往
傳教於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受洗尼納與一
同伴女即至耶肥郭即郭發山造與若之公主名刺潘錫魯

其五十使女。避底鄂克利提昂君之驅逐而同逃至阿
兒咩尼亞。自此復至伊微喇亞。於此尼納依義德而度
日。行奇蹟以助受難者。是以該處人民無不知之。自四
方所携諸病者。伊治愈之。然拒阻感激云。須感謝我事
之上帝。子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迨伊述為上帝勸人
信合喇斯托斯而得救。多人入教。後尼納之名聲傳至
宮內。適后病。尼納以合喇斯托斯之名治痊。而后亦信
入教。君密喇昂亦欲入教。順尼納之意。求匡斯唐廷君
送主教與司祭等。昂提鄂吸亞之主教聖耶烏斯。他肥
於第三百二十六年。至伊微喇亞。新被度化者悉受洗。
及子伊等立主教。建於此地。建聖堂。尼納續效宗徒之

卑勞傳教於喀叶提亞省。而有成效。其後老邁而逝。稱
魯濟亞。至今每於正月十四日。敬其聖教化者之名。
耶肥鄂批亞。即阿比錫尼亞也。為二少年一名福魯夢
提乙。一名耶魯錫乙者所教化。其中一人。後為阿比錫
尼亞之主教。匡斯唐廷為君時。在他烏喇達之地。毗即
令名克利木。亦有傳奉教者。
太后耶列納薨逝後。匡斯唐廷君與其妹匡斯唐齊亞
合阿喇乙之徒。於伊有力。故伊垂危時。勸君信阿喇乙
受不公之審判。應令伊及同被發譴者歸。以為亂教會
平安。阿喇乙歸。同尼閣密底亞之主教耶烏斯。散伊乃
極暴厲之異端。阿發納錫乙之極大仇敵。蓋阿發納錫

乙有力指証阿喇乙之異端也

彼時阿發納錫乙為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雖伊年幼而聲名揚於四方。故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臨終時指示眾人。選阿發納錫乙為主教。同堂供職者。和眾人挑選伊為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乃彼時為第一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有名葩葩。即大總主教之謂也。自尼切亞公會聚議以來。又有號天下之審判者。由此至終。逝阿發納錫乙為正教之柱石。為要緊關。與有力阿喇乙之黨。乃勸君信阿喇乙之教訓。與真教符者。此黨於君有恩。阿發納錫乙斷然不允。於阿列克桑德利亞教會。將重立為司祭人。乃背合利斯托斯之

上帝性。君因敬阿發納錫乙未定。今然阿喇乙主教等欲除滅阿發納錫乙。因明知伊不能應從伊等之想。能常指証伊等不正之意見及惡行。以若許假事誣控之。君允准命伊仇敵會聚議於提兒審判伊。但此議所告之事皆妄言。因伊仇敵甚怒。而君以為伊有益。恭敬發伊往特喇兒。乃在噶利亞地方。

阿喇乙之徒甚悅。危險伊等之仇遠離矣。在宮內伊等之力極大。在耶魯薩利木管教會之主教。係伊等之徒。名耶烏些。啟伊後為切薩利亞之主教。主教乃聚會於彼處商議。一為作成聖堂。因合利斯托斯復活名之禮。二與阿喇乙相交。在阿列克桑德利亞。不虧君旨。實則

乙至時民大亂主教阿發納錫乙不在此教會人仍不與阿喇乙相交君命阿喇乙往匡斯唐廷諾坡_{宋自}聽其所信主教阿列克桑德兒從旁聽之君被阿喇乙給言煽惑翌日命准阿喇乙入教會主教甚憂不知如何可施行君之命心如荊棘夜祈禱上帝求於此夜或將伊斃或將阿喇乙斃此非空求而奉教人無法只可祈禱守齋為上帝保護其聖會尼吉比亞之主教聖亞閣烏乃彼時在匡斯唐廷諾坡_{城亦為之憂而祈禱}上帝主日清晨阿喇乙黨從其首入堂然異端者忽覺不好稍離邊而即死人皆寒戰人無法上帝全能手施此法保護教會自彼暴厲之偽教此事在第三百三十

七年復活前之匡斯唐廷浦經其為君任畢三十年之令節欲往範列斯提納受伊鄂兒當河之聖水而洗然未果至復活大瞻禮之期此禮甚有大儀市中焚點火柱等徹夜祈禱於堂達東方既白君子百姓禮物為記合喇斯托斯復活之吉期末次君用大禮儀度此大瞻禮在匡斯唐廷諾坡_{城將有病依醫士之意赴溫泉}沐浴而仍未痊覺將死彼遷往尼闊蜜底亞之廊外於此主教等聚會君求伊等領洗_{不但彼時後有多人乃領洗之者推其日後}以祈禱告解而受聖洗洗時白衣至死未脫此事乃在五旬時至五旬之日崩其三子遂傳位焉

軍民人等甚為悲悼用大禮儀將其尸柩至匡斯唐廷
設坡安置之於聖宗徒名之堂固君已經親備墓穴
於此教會感激伊記憶伊母耶列納因極熱心奉教稱
二人為效宗徒者也五月二十一日為伊等瞻禮之日
期耳

第十一章

匡斯唐廷之子等為君

聖阿發納錫乙

匡斯唐廷將崩之先允准阿發納錫乙自配省釋然此
省釋為聖人久動戰爭之始於保護正教耳匡斯唐廷
即位等之時也

東敘宗史記

六十七

聖君既崩其三子嗣位餘者皆為軍殺惟二姪高存即

噶納及由利昂也長子名匡斯唐廷得噶利亞利他

尼亞及伊斯範尼亞等處統轄此處其父在世時伊立

位未久而陣亡於軍中耳次子名匡斯唐斯割伊他利

亞阿福喇喀而據之其兄陣亡後西方等處亦為伊所

攝伊常從真教訓十分固保阿發納錫乙與主教等即

係滿阿喇乙之徒眾欺凌者第三子名匡斯唐齊乙則

據國之東方伊之名常見於史書因其常干預教會之

事及教理之相爭並不時煽惑教會內亂也伊性詭譎

而暴虐特甚伊之親昵皆有勢於伊而順阿喇乙徒之

勢也

阿發納錫乙之群二載未得主教而守真教以大禮迎
主教愈被欺凌教會更愛伊其阿喇乙之徒不允阿發
納錫乙復歸種種設法欲施廢伊之計終於昂提鄂吸
亞令會聚議皆係阿喇乙之徒衆於是廢之派佳阿列
克桑德喇亞新主教名格喇國喇乙因阿列克桑德喇
亞教會甚愛阿發納錫乙且曾許自古選擇主教此理
為假會聚議所悖奉教人守故阿喇乙之徒竭力欲安
置格喇國喇乙守大齋時格喇國喇乙與伊等至阿列
克桑德喇亞見奉教人仍欲保伊等之前任主教而求
耶吉撒史之太守率外教人與伊烏查亞之人竭力安
置入堂而逐正教人欺侮修士以及女修士將堂擄掠
東教余史記

一空興起正奉教之殘虐刑阿發納錫乙見阿列克桑
德喇亞之仇敵皆逐害其群遂潛逃此城避之東方放
會為阿喇乙之異端無涉至囉瑪城而止居有三年謀
處之總主教由利乙令衆會聚議而以大禮重新立阿
發納錫乙為主教因匡斯唐斯君保護阿發納錫乙與
其兄定欲使其歸自配所否則將以兵重立彼其群所
要之伊牧師為主教格喇國喇乙既死阿發納錫乙始
赴阿列克桑德喇亞伊歸途實可謂之大禮儀民如衆
星拱月歡忭詢慰其群尤悅其首乃七年身受多難此
時在第三百四十六年於昂提鄂吸亞阿發納錫乙入
覲匡斯唐齊乙君以殊恩優待故其仇敵見君如此而

生畏懼者因阿喇乙異端首等背先之行實以筆審判
教訓乃在保護之先也阿發納錫乙之勝未久於第三
百十年間保護正教之君匡斯唐斯與瑪格年齊乙相
戰而崩然匡斯唐齊乙將瑪格年齊乙勝而成一統阿
喇乙之徒以絕斷之法欲害阿發納錫乙其匡斯唐齊
乙憎伊者因畏而無法不得不待甚優虛心下氣今
則成一統即令教會聚議第三百五十五年於密印城
此非為稽查其教實為審判供東主教之斷語令西主
教亦遵從有不允者即發遣於是西方與囉瑪城悉歸
於阿喇乙之權中囉瑪大主教先雖不允阿喇乙之異
端致被發遣而無力復又允背尼切亞之信經凡皆遵

迎君意違恃教理良心昧良惟一奉教之主教實不可
搖撼者君甚怒之即係阿發納錫乙也伊安然聽善治
理阿列克桑德利亞之教會勸人堅固厚望全能上帝
至後欽派大員前往阿列克桑德利亞至則命阿發納
錫乙遠避會外而不宣君旨使觀之阿發納錫乙有匡
斯唐齊乙之魚書數函此則君因畏兄而先曰阿發納
錫乙至終總為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今之主教則
向公卿告伊弗克遠避伊之教會者因無君旨耳以故
城內人悉驚於一次夜課時主教誦經忽有五千持械
之軍圍堂時堂中人衆阿發納錫乙明知此為擒伊而
來而毫無懼色立於寶座之後令輔祭慶誦第一百三

十五章之聖詠云宜讚榮主伊係善者以其恩慈永存云云令民亦歌此通節既而遣伊等歸家而百姓皆不欲往及使留伊一人於堂中軍兵突入堂中辱擊衆人掠劫堂物於是堂內大亂然維時仍聞有聖詠聲云得勝仇敵以上帝之永恩伊乃行奇蹟以其堅手引導俾斯喇伊油人出耶吉撒突伊記憶賤微救自伊等之仇敵因伊恩慈永存云云後主教亦誦發放詞乃散阿發納錫乙侍民皆出堂既散後始與同堂供職者避其相逐之人因軍等奉上司之命將阿發納錫乙無論生死務必拘獲故伊勿克於城內久停隨即逃出郊外未則潛藏曠野於此曠野處聖阿發納錫乙無所忌憚矣彼

處隱士愛伊且忠心保之彼時耶吉撒刺之荒郊山嶺以及曠野平原修士及民迨徧伊等悉忠愛阿發納錫乙蓋知伊堅護真實伊於該處亦甚著名是以此衆隱士修士得以與其相依直殉命兵卒徧訪之於堂及道院等處而未獲衆修士皆心慎聖人甫聞欲訪獲即避遁他方如是六載之久總未逢諸逐者之手此大主教喜野度日及勞碌度生愛捨己之功勞極嚴隱士亦敬而訪之彼時若峰旨命於阿列克桑德喇亞各華美之堂悉付予阿喇乙之徒堂內之物盡皆取去如堂幔祭台主教座寶座等悉舁出置堂門前焚之以此為不堪之故奉教因無堂於是莊墓間而行事奉上帝之禮如

昔時之被外故驅逐教會然而於此處亦受欺凌及刑
殺擊扑等害而阿發納錫乙仍知教會景况因其友寄
書而告之伊仍能予主見等書札覆之誠信者以伊言
為法度克勝偽教如是伊雖野居猶能佐治教會之事
無論何阻而真得勝能傳廣及堅固教會主教背教而
民忠心及知聖阿發納錫乙護守教會彼時伊之苦難
極可效為教會之人

第十二章

修士職

義德昂托尼乙為隱修士之首設立修士之會也伊生
於耶吉撒突時二百五十一年家富而有名父母極熱

東教宗史記

卷十一

心於奉教亦極盡心堅固伊信及守無玷心誦讀聖書
並祈禱為伊教化之本源且備其靈獲聖寵年逾弱冠
而父母俱故所有資產為伊所得伊只有一幼妹在家
伊須照管彼各享福樂乃誘幼時予伊為虛幻伊常想
另度生之法然此法伊仍未知只徒懷此念耳伊之所
欲者只修道於僻靜之野耳一次入堂心想宗徒等悉
將所有揮棄而從上帝入堂聆福音經之言云爾欲盡
善性需所有散施於貧人可獲資於天且來從我云云
上帝之聖寵遂入其心伊想儼若上帝親向之云此言
循其靈志之所向因久已愛上帝即別出堂嚮其所有
分散貧人從我之此一語予伊如上帝之聖聲方是所

時有幼妹而實無可如何又一次入堂復聆福音經言又聆指證予伊此言如左母為明日遇慮明日之需自侍明日蓋各日之煩勞只足於各日耳云昂托尼已將此言銘諸心版將其妹託付於教中之善婦自能捨己命與獨一上帝也

被昔揀擇為修士之設立者義德昂托尼已為修士之大師先已閱歷修士之等次初被一年老者引導為學各道末則二十載獨居於野因習練受試能知他人之體弱上帝相近助之此二十載內伊之苦難難以盡述伊亦難堪緣飢渴寒冷熱然伊自云誘惑心中較別誘惑更大即像彼想此世反心思之亂伊屢憶戰之際已

孱弱力倦故上帝以奇異觀助之一次極難誘惑之後上帝顯現於伊昂托尼已曰善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爾何在耶爾爾初未解我之難上帝向伊曰我往昔亦在此只待見爾之功勞有一次心意極力之相戰伊云上帝我欲得救然我心思阻滯倏見有一如伊者於桌上工作畢而禱禱竟仍復作工此乃上帝遣其天神訓及堅昂托尼已之志天神語之曰爾亦如是為及能得救昂托尼已嗣常憶此異觀不時於此異觀覓神精之源而能得也伊試修道之難及受上帝近之喜悅伊明完全祈禱之甘處伊出僻靜帶若許神寶及大本分以吸引諸地人

至人衆衆悉謂之。蓋伊用克己之苦功而身體容貌上
毫不可見。且伊面有光及美色。其面能回照其靈。乃被聖
寵照者。雖與人離別日久。然其面不粗鄙平安。眼有神
色。待人和藹。故親就者衆。因伊容貌易識認。如有若許
聞名。未曾親面者。及至道院見伊。而能識之。因信之力
能行奇蹟。愈人疾病。以言教人。有憂者使之平安。且令
怒者安靜之。更訓人愛伊。伊穌斯合列斯較之。何
者皆為要。伊言因有上帝聖寵。極有力。往僻靜處訓者
來就聆訓者。中有輕棄塵世。蔑視世俗。而欲與聖昂托
尼。於野度生。因伊徒日漸增多。故此野如天堂。因伊
等皆諸屬地者。於此誠如天神度生。於此隱士中有會

居者。即成一會。有嚴居者。即成獨居隱士。然伊等悉被
昂托尼。引導也。伊等善主意之神渴。悉被解於伊一
口。引導修士等。伊未予伊等。裁誌規程之理。裁誌規程
之典。至後成之。伊亦與弟兄等。竊然如家人父子。命伊
等謙遜。愛上帝及相近者。義德。嗣書數講道之言辭。直
留至今。伊教訓人如此。孰若以全心悟化。向上帝自然
上帝教伊。何以祈禱。若熱心虔誠。聖神降佐撫之。若人
誠缺此。輔真欲得此。輔助。聖神定輔之。爾曹祈禱多多
益善。早午晚間。誦聖詠。手中常披閱聖書。亦多多益善。
勿為有惡。無惡。乃為永生之源。相近者。關心生死。爾若
得弟兄。即得上帝之愛。誰若祈禱。有知覺。而無記憶。非

為完全。因上帝曾告云：「天堂於爾中者，何意？」蓋德行於我衆之中，我儕須以我儕之願而表露之。德行為何？乃上帝造人靈魂之潔淨，我儕須以靈魂存守收儲予上帝。如伊之物為伊認如其造成之物也。

瑪九錫命君驅逐奉教時，昂托尼乙往阿列克桑德利亞而去。於此事奉諸受苦難者，時常至有死之危境。危險既竟，伊雖欲殉命，知殉命非其分。又居野較昔之所去尤遠，居於峻嶺之洞中。於此覓一莊田，以種菜穀。因不欲徒受人之饋送飲食，如是不惟不擾人，且來聆其言者，亦可得之。食民結群而就之，有被人欺凌者，求伊保護，亦不徒來。匡斯唐廷君與其子，亟欲與聖昂托尼

乙來往，以求伊代祈禱。阿列乙異端起時，昂托尼乙及其徒等，甚有力捍衛教會。昂托尼乙第二次往阿列克桑德利亞，為奉教人之強盛，緣有外教人聽訓領洗之故耳。

聖昂托尼乙享年一百有五。伊曾建一道院，乃與阿發納錫乙為棲身之所。彼時先不數日，而義德昂托尼乙去世。聖阿發納錫乙論聖昂托尼乙曰：「山之道院滿修士，如堂滿聖像。此等人只有誦詠守齋祈禱讚頌上帝，誦聖書。伊等所望即下時之益，居野而相愛。伊等不知怨恨強辯，欺凌行惡等事。伊等只彼此相效，尤較強於德行。」

修士會之設立者乃義德大範豁救其親於外故賦性甚強幼即攻書於第三百十二年伊於副君瑪克錫命軍中此瑪克錫命為亂而不順二君即匡斯唐廷及利乞尼乙出兵勞苦之時義德初見如何奉教者順其師之訓誡如何愛及仁受苦難雖仍不知上帝為救世者伊亦祈禱上帝戰畢而亦受洗赴野修行被修士名坡列蒙者引導修道十五年之後上帝令其將散修士即隱士聯絡於一會在尼訥河內有一島建一道院於上道院因來者甚多至無可容納蓋悉欲聽順範豁救而得救伊遂復絡續建數道院於河岸更建一女修道院以其妹為院首伊於道院擬定條例眾宜遵循此規模

之本乃貞節虔誠盡背塵世順道院首一小室中居三人日日同用工食則同餐每日數次公同祈禱衣亦相同日夜公同行事奉上帝禮順梆聲及角聲眾修士靜而入堂於此誦聖書聽尊長之訓公同祈禱誦聖詠主日自一近村來一司祭行聖體血禮並予修士領之依序出室用工且緘默無言伊等首與伊等用工相同若無上司之降福均不敢他為不敢更凡為物亦不能當已之物須供之於公家飯只日間一餐惟食菜餌菓等類若主日則有晚殮為修士行此禮節範豁救考試欲入修道院之人如是立修士之會至聖範豁救在世時即有七千人矣迨百年以後則有五萬人之多聖聖弗托

尼乙之一徒名伊刺刺汶歸原地。葩列斯提納、傍噶雅城、建一堂。自此修道之風傳廣於葩列斯提納及希刺亞大瓦錫利。乙讀書畢，往觀葩列斯提納及耶吉撒突之道院。後設修道院於喀葩鐸乞亞，亦著修士禮之儀。此禮儀用之於東方，時第五百年有一修士名薩瓦，乃修士及司祭伊於傍耶嚕薩利木城立一道院於山巖沿切他隆之湖岸，亦定修士禮之儀。東方修道之規禮用於耶烏囉葩之山，如鄂利木善及阿馮阿馮山長六十里，寬四十里，道院不下二十座，修士所共有八百餘處，修士約共有八千人矣。

於西方修道傳廣自東方，聖大阿發納錫乙在彼處時，東教宗史記

書義德大昂托尼乙之度日，隨有若許人欲效法之。有福之耶囉尼木乃著名西方教會之師，因著肥微亞之義德葩韋初之行實，亦有如此勢力於西方虔誠人。有若許囉瑪著名之男女，皆欲棄世俗，欲隱修道，微涅底克特於西方教會為修道之專設立者。伊予西方修士會塵襟之理法，伊非欲其徒共受極難，如東方修士伊只欲峻整節制勤謹，修士之功中伊等皆能繕字，因此有若許聖人之書，乃至今留存於道院，乃被微涅底克特設立也。

論奉教會及人修修士及修道有極大意及力中，修士雖真出此世為得高道，而伊等實有大功於此世也。

只觀修士之度日。乃此世離避。克知奉教人之原籍在何處。奉教人本分如何。為上天宜如何度日。聖隱士之榮華及功令。眾人皆來就覓。伊等求教訓與安慰。羅瑪之四海度誠人。皆欲見修士度誠之度生。觀者不第自學。更口述筆傳。隱士言行。聖修道之言行。為全奉教人當之引導。如初學之書。然修士助奉教神靈之虧時。若能即助伊等之身質。虧若自己。工貲有餘。他人無食者。亦可分已之餘與之。在修道院有館舍。於此准住行者。予施飲食等物。自修道院散布施於他方。即因在獄者。飢者。亦予之食。有禍害者。解助之。欲奉教有身靈之益。修士相助奉教之傳廣。消滅外教。修士之高度生。外

故人甚訝之。予伊等為奉教真之據。甚難時。修士出與異端戰。指證人。乃避聖教會及背聖教。見修士之度誠。以及深智慧。有主教等用伊等為神品之人。嗣修士之勢尤高於修士內。選拔主教多。後只由修士內選之。若論修士之功。乃修士之絡繹祈禱。祈禱為聖教會與本國並生死者。拜守在事奉上帝之禮中。堂課經之全備。及榮美耳。

第十三章

大瓦錫利乙與格喇郭喇乙。聞聖三者之幼時。大瓦錫利乙與格喇郭喇乙。聞聖三者同時被上帝命奉教會之大事。上帝機密之力。迪合伊等。於此。能伊等。

之名於史記中亦未分書俱生於喀施鐸已亞同窗於
切薩喇亞有名之學房學於阿肥尼城二人悉明以效
法調教之力伊二人之親有十全蹤跡於伊等子效親
之兒自幼習慣以伊等父母之美好及真為伊等已之
美好及真知覺人度生之終意非在塵世係在天上於
伊等加增寶貴之處也

大瓦錫利乙之家人久已盡予聖教會其父乃善談之
著名師亦甚堅心奉教伊母耶密利亞如格喇郭喇乙
母聖諾納並如聖阿烏固斯廷之母聖摩尼喀亦遣我
儕表奉教之女所宜如何伊亦在聖人之中焉
聖格喇郭喇乙之親亦甚虔誠雖其父幼為外教而其

母諾納之禱引導之向上帝伊自不能禱且不知達微
德之誦時一次夢伊頌云極美之歌如此我極樂告者
曰往哉上帝之室甘悅於心衷伊誠欣喜入上帝之室
即初為司祭繼為主教也

聖格喇郭喇乙之母教養其子之靈魂較之其兄尤為
篤切格喇郭喇乙常以其母為保護天神以母祈禱之
力為保護伊勿論何等禍患危險無不祈禱其母祈禱
而主無不允諾心志聰明堅固伊於各事極為用心性
安詳順其夫以導伊向善道全受難者伊能愛常云為
能調濟貧苦即將其產已身與子允繫之
伊性之品格喇郭喇乙亦書其一格言之論中伊愛其

母此愛如安靜射光在各等危難照其命書我母與此地相干即度此生為備自己予上帝之度生而已。有二次許愿乃捨伊事奉上帝第一愿伊母於極喜樂之時伊母極求上帝賜子所求既驗母抱其子赴堂將小手置於聖書之上欲其為司祭第二愿所為如此即於極危之時即極大烈風聖格喇郭喇乙赴阿肥尼時此烈風颳有二十四日天昏地暗惟見雷光而已此黑實令人可畏彼時格喇郭喇乙尚未受洗伊心甚恐未獲聖洗而能死伊祈禱哭泣欲捨已命事奉主若救伊將滅之靈上帝得此年幼度生之界予以其為定堅教會於是忽於海中極大平安復書曰我受難不惟我一

人即我親亦同受難在我夜觀伊等亦有分於此憂難相去較遠伊等亦為我禱乃助之

伊信緣此禱而得救此機有大勢力於伊伊以已為上帝界子從此則不以已為已矣

在阿肥尼城格喇郭喇乙及瓦錫利乙復又相遇伊等之交誼如火星易為極高之巨焰此交誼至貴於阿肥尼時因於此城極有誘惑假智慧虛華美因此此交誼伊等喜悅堅為真奉教以奉教之名較他之名尤為華美竭力工作持守已信然亦不離外教美態格喇郭喇乙曰因有誤敬被造成者如造成者如天地等我等不宜輕視天地氣然我齊頂享福各種華美我齊頂觀此

被造成者即萬物而知造成者亦如宗徒鮑拿油所云
掠以各意悉歸順向合喇斯托耳

於阿肥尼城居五年之後瓦錫利乙轉歸原籍格喇郭
喇乙在阿肥尼為善談之師迨瓦錫利乙歸家其父已
去世矣予伊父之任在學房伊拒之因如立於十字路
間不知方向因知其較他人美善且有會善談之學欲
往一達然於伊靈魂成別表率毫不如彼之志伊疑心
直至受洗彼時上帝聖寵入於其心伊即捐軀於上帝
定欲捨身修道

修道院彼時於小阿濟亞尚無故瓦錫利乙赴耶吉撒
實與葩列斯提納以便親識如何度日於僻靜之處伊
東教宗史記

往視修道者及伊等度日之法在伊有大勢力歸時伊
止於無人居住之處而極華美即伊喇薩之河濱於此
敬讀聖書致其友格喇郭喇乙書中云曰上帝備我意
實我居處昔爾與我所欲者現今斯誠驗矣伊以此安
靜之處為實梯乃登天上又為耶列汶山也

然人終不能不知伊居於彼伊亦難隱匿初伊不欲再
與世人相關然因人既知伊皆欲聽伊生活之言伊亦
愛伊等於彼漸有修道者庶幾成為修道院至後立男
女各道院於此院實屬安靜平安難時亦可予人息如
僻靜之泉往此道院來有孤子童叟被生活迫累未享
世味之隆皆至此安靜之處以尋活道瓦錫利乙

戀伊等伊未為隱士。因伊欲行愛即依其欲行善而顯其愛。伊亦作修士禮之儀書曰：我儕有上帝之誠命愛上帝而我儕亦有力愛上帝。愛上帝者須愛相近者。愛相近者須繼其愛上帝。因上帝以各種恩慈乃人予相近者為恩慈予伊耳。

瓦錫利乙常招其友。彼時自阿肥尼歸來就伊然。格利郭利乙彼時竟欲靜平安而往納吉昂。則後先欲受洗。伊以領洗為其生活之要。能盡洗前愆而能予上帝榮祀。所有即謂其智慧學問才謀與一切書曰：我以言為至尊至貴。因我係言之使者。伊早有識匿禪之志。定欲為修士。然其極愛親勝其志。書曰：愛父母如重物引我。

往下。非愛也。即憐憫此乃我等靈魂之善情。惜老者有憂者。伊即居於其老親中。為伊等之倚恃。伊信上帝必定愛此。伊久欲與瓦錫利乙同居。然於彼居未久。於美山水丘陵處居。同其友未久。而歸家。伊等二人後常記此同居之時。同祈禱。唱經。誦讀聖書。以及為極苦之工。無數甘心難。及彼光亮。乃照伊等之靈魂。能明上帝之機密。然瓦錫利乙不久享福於此度生。乃伊謂度生依其心。格利郭利乙與瓦錫利乙此二人皆非常之輩。向伊等及向像伊等合。喇斯托斯曾云。爾光之照人亦當如是。俾其見爾善行。而讚榮爾在天之父耳。

由利昂號背教者

匡斯唐齊乙崩後阿喇乙徒之勢力敗失而教會中新
禍起焉即外教人忽驅逐奉教者然驅逐未久及顯出
奉教為極堅固又顯出將死滅外教重立復活之眾試
虛也

大匡斯唐廷崩後其二姪尚存一名噶迦一名由利昂
匡斯唐齊乙命奉教之師教導伊等度日甚為嚴肅如
被囚於囹圄者受洗後為誦經士時命伊等肅守奉教
之禮以及守齋並令行拜視殉命者之墓捐貲於堂然
伊等之師因已為阿喇乙之徒而不能以奉教德行之
表率予伊等之徒無人約束為伊等明知福音經訓之

精奧而愛合喇斯托斯教之誠命匡斯唐齊乙為君時
伊等所見乃教會之分爭互相不睦神品彼此逼迫若
欺凌教會此等事不能令伊等愛敬教會乃滿內亂
長房噶迦愚拙且因柔弱而卒次房由利昂有大伎倆
自幼即極惡奉教會完畢其學遂往希臘國及小阿濟
亞習外教之格物學古文詞乃依其意見涵完全智慧
伊相近者即外教司祭順伊等之勢則為反教自以祀
偶血禱傳之已身而成為入外教於是常行外教禮於
已身雖陰為此而以大禮為僧人因不敢宣示已為外
教之人因順佯為奉教且匿其真意見心中更不愛奉
教在阿肥尼城肄業學堂中乃彼時瓦錫喇乙及格喇

國喇乙曾肆業成功處於此伊被引入外教區斯唐齊
乙君忽崩由利昂嗣之因係區斯唐廷之獨一支派而
外教之黨由是復活因得有力熱心之袒護者由利昂
生平緊要之志即係廢除奉教重立外教也
伊遂宣已為囉瑪與希臘國神之屬下命各處開創外
教之廟有被奉教拆毀者而命伊等捐原資復建且伊
於外教之各禮心甚闕切嘗言上司祭之位較之君位
尤為尊崇緣已得美教化且為學問之人故伊相近者
悉外教格物學之黨及讀書者然不離外教之妄信信
占卜祝咒等事觀祀牲之五臟欲知下事以闕於各外
教之禮為至尊崇夜間起為祈禱偶像清晨起祀拜日

乃為伊專敬重者

然伊知外教若不改其規模與不重修則不能有力奉
教理顯示于普世至潔淨道之規模豈為外教人亦恭
敬詫異及篤實之外教人亦不悅外教之無道由利昂
以奉教潔淨與德行之風置之外教如不准僧人赴公
喜處欲伊等潔淨節制度生教民令於廟中立施醫病
院並蓋寓處皆輸已資伊云我儕須忤辱因噶利列亞
人伊如此語不但養已窮苦且我儕之人如此欲潔淨及高
陞外教由利昂待奉教以極詭詐之法伊未施公然驅
逐奉教之令伊諭百姓各從其信伊登位時將奉教之
被發者命志釋回憶望伊等自以其相分爭而卑賤奉

教由利昂君命奉教之所號於各處概行撤去如官房
上武旗上等類而以外教之所號君於其書及公議論
常識諸奉教者伊亦去奉教神品獨擅之權不准人以
遺言而留予教會座在奉教學房不許誦外教之古書
彷彿因為奉教聖書及經足矣又因伊等師者愚魯
無才耳

伊所甚忌恨非民而奉教會之首與牧乃為民甚恭敬
君極不受阿發納錫乙乃被人以為正奉教會之倚恃
也

阿發納錫乙六年未在阿列克桑德利亞嗣因其回而
由利昂甚怒之阿發納錫乙至阿列克桑德利亞城民

東教條史記

卷四

以大禮儀相迎如上帝曾入耶魯薩利木所用之大禮
城內之男婦老幼悉皆問安誦詠歌唱阿發納錫乙既
至欲重立平安於被分爭所亂之衆蓋其甚威嚴及極
實激發奉教人彼此相愛亂時有奉教而背真教者阿
發納錫乙亦待伊等仁慈也

歸回未及一載又奉旨出阿列克桑德利亞非君召回
不能復歸允准召回方可阿發納錫乙遂出城往耶吉
撒突而去奉教者求君允伊等主教復回而君怒尤甚
命阿發納錫乙發出耶吉撒突君仍以此事為輕速命
將城內主教堂拆毀拿獲阿發納錫乙於耶吉撒突即
就地正法奉教哭送所愛之主教伊安慰伊等曰毋庸

哭泣此浮雲耳速過也於尼泐河乘一小舟往肥瓦伊達軍士襲其後欲斬之將要追及聖阿發納錫乙命舟反回而軍卒等未料主教反舟而問主教遠否舟子答曰速追則可及也伊等遂行主教即棄舟登岸赴野修道以覓棲身之處也

君以各種方法令奉教被賤用各詭謀引奉教為外教禮命以祭祀偶像之牲血染濡市中之物一次於大齋第一主日斐鄂鐸兒號提哩顯靈告子匡斯唐廷諾坡泐之主教曰禁奉教人買市中食物誰家無存糧可煮麥和蜜而食於教會自彼時每大齋第一主日即因聖殉命斐鄂鐸兒號提哩之億人携麥蜜之食而入堂

東教系史記

八十五

由利昂知伊屋疊亞人深恨奉教者故極力護庇伊屋疊亞人及伊等規禮及信伊擬欲重立耶嚕薩利木之堂以此為奉教者辱則自露古先知之預言論拆耶嚕薩利木堂為誣矣伊屋疊亞人甫聞此計甚悅因重立其堂之意當可憐民之至尊至貴志向思重建古聖所則能有榮有威彼時伊等又妄想能作自主人遂結群成黨赴耶嚕薩利木檢知君袒護伊等於是在各處侮辱奉教者於數邑苦拏毒毆奉教人訕笑伊等無一人護庇奉教者在耶嚕薩利木城奉教人受難自喜幸之伊屋疊亞人漸次鳩工庇材經營地方忽地大震颶風烈風狂起將工料飛拋昨工之人被重壓斃者甚眾

工暫停逾數日工復興而地復震較前尤甚此次凡在
基址之物悉皆遷移所有器具悉被風揚火自地出作
工者被焚伊屋疊亞之人大駭即棄其工作緣信上帝
不悅此工於是信上帝而受洗者甚多也

與瑪兒瑪尼亞地之人及波斯國人相戰時君顯見為
極有領帥才謀伊末次出兵與波斯國人相戰兵潰伊
自衰命沿途入著名廟宇虔心祀偶問於卜士賞多財
命重修廟宇再許俟歸時以大禮開光因初戰奏效伊
此次經耶路撒冷河赴極遠之處因有定能戰勝之
望也而將舟盡焚之不料波斯國人於險隘之處將伊
圍困計盡法窮不克冲出重圍中矢而崩臨崩以手執

血向上擲曰爾噶利列亞之人勝我矣

使以合利斯托斯
噶利列亞之人

時在第三百六十三年

軍無統帥速還國君由利昂為君未及二年伊盡心欲
竭力消滅奉教然其本志專顯出奉教之力外教之弱
世界認合利斯托斯之潔高理之後外教難重起矣受
驅逐之禍予奉教人為有益之考奉教者試知同心及
彼此相愛之力更加聯絡莫逆也

大軍歸國之時前有十字示於四方君為何教奉教大
悅各處亦無逐奉教人日漸安謐奉教人喜悅因此真
得勝矣傳教者勸人安善不惡然素歡喜而今易為憂
患雖外教之禍已息而阿喇巴異端之禍復起也由判

昂崩後阿發納錫乙平安歸還其地然未幾又赴末次之發遣因東方新君名瓦亮特者乃阿喇乙之徒是以真奉教者悉被驅逐之末次被發乃主教之第五次發也閱時未久末年度日平安至第三百七十三年逝世伊乃教之砥柱比之敵大時甚壽伊敵之所存者無幾矣

第十五章

聖大瓦錫利乙與聖格喇郭喇乙聞聖三者第二次公會聚議

論聖教會與阿喇乙之徒相戰阿發納錫乙乃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主教臨終時瓦錫利乙起堅心護庇奉

教人及為其後手阿發納錫乙大事之續協輔佐初為司祭之職後充切薩喇亞銜繫之大主教

切薩喇亞主教耶烏些微因自知一人難易辦理此銜繫之區即命成聖瓦錫利乙為司祭以輔佐已事令其暫轄因伊作工不知勞倦所以司教會之事盡歸其手實為主教之事係瓦錫利乙耶烏些微為主教只有虛名而已聖瓦錫利乙每日訓人早晚二次緣其教訓入堂人多伊亦常減去其議論以便伊等速歸可為工作也

聖瓦錫利乙有名於教會之事及在治理東方之教會也然找儕能詳明知伊為教創首姓者貧窮人成羣而

來伊以默示言而教伊等視萬物而憶上帝。述造萬物之奇跡。造萬物者之慈善。伊意常向上帝。往永遠者。然伊守本善性。能想觀萬物。能用萬物之美。引人歸向上帝。聖瓦錫利乙同格喇郭喇乙。遺予奉教會善談之書。乃能導人可得道及教化。且能移風易俗。慰憂為安耳。聖瓦錫利乙之度生。如驗宗徒之誠命。如有欣悅者。則共欣悅。有哭泣者。則同哭泣。見諸其行。而知其愛伊仁。慈於窮苦受難者。常云此等皆可憐者。觀我儕之手。如我等祈禱上帝而觀其手。望其恩也。

在第三百六十八年。切薩喇亞省年歲飢饉。人民受大災荒之難。因自他省羅糧價貴。故該處荒難。飢不得食也。百姓之難。亦伊等牧之難。於彼難時。伊予不足者為助也。

伊以言力勸人。助受難之人。伊曰。耕農之輩。坐於田間。靠手見子而泣。甫見伊等之婦。輒淚流。一撫其枯槁。禾苗即哭。如父失成丁之長子。如何罰不繫心於此事者。無殘較此難。誰能治此惡而不治之。因貪財與殺人一等。

伊索其產而賣之。以所獲之資。養育無食者。無論年齒。無論種類。予伊等食。伊以嚴言訓富人。開導伊等之心。及助飢民。伊於切薩喇亞受難人為新伊鄂錫福耶馬。此微生教遊在第三百七十一年後。開切薩喇亞者。微

瓦錫利乙為主教彼時君瓦亮特被阿喇乙異端所惑用其力護異端而驅逐奉教者在消滅正教之法內緊要者乃將真奉教主教斥革而用阿喇乙異端者因切薩喇亞教會之主教極聰明有德行有名譽故奉教者理會伊為伊等之護底阿喇乙之黨理會伊為伊等之阻止誠不虛也雖東方君有極大力亦難撼其卓見故雖臨處皆阿喇乙異端之主教而瓦錫利乙仍未失該處主教之位聖瓦錫利乙乃福音上誌真主教民之父母窮難之友在教中不可搖動不憚勞乏善善惡惡因切念於切薩喇亞立許多與人有利益之處如寓館醫院養疾院於院內特建數房以為長患瘡癩者聖瓦錫利

乙極疼愛患癩者一見此苦輩則不能不哭以為較他病者尤受大苦伊等自知人皆恨此疾聖人曰伊等為我儕之弟兄伊等之性與我儕相同伊等亦如我儕有肖上帝之像而依此像受造成若守上帝之此像伊等許較我儕尤善合喇斯托斯死亦代伊等伊等亦能接緒天上之後生雖於地不能與人同居伊等與合喇斯托斯同受難為與伊同得榮光我儕何能輕視伊等亦藐視伊等乎不以弟兄視乎我儕善牧合喇斯托斯乃覓獲失亡者乃堅固孱弱者非以如此訓其羣亦非以如此教訓我儕之性情也乃予我儕憐恤之理聖瓦錫利乙撫綏病人為弟兄伊常顧視伊等未厭惡伊等且

懷抱之予伊等人能愛伊等之表也

人皆以大字號之因伊有專勢力於伊同時之心伊相貌魁偉惟面色憔悴眼目甚有神平安有位之行止此形狀令人極恭敬伊能以微哂為獎以默能為責人伊仇敵亦不能不服其道之力其友甚喜悅順此力瓦錫利之勢力於神品極大故伊神品極好因而他處亦求伊神品伊亦愛在堂循按規矩華美形狀願事奉上帝之禮得調和聖耶福喇木希喇亞之人與瓦亮特君雖迥然不同然見聖瓦錫利乙事奉上帝禮時而得相同之默識聖耶福喇木書曰我見伊於上帝之室聖所之塔上我見此被選之器皿乃在閭衆之前站立乃裝

飾及富足被其言乃亮如寶石我見伊若有鵠色白如雪狀若附耳而言問會亮藉上帝之聖寵耳

瓦亮特

君亦見瓦錫利乙誦經時君察其所屬之地亦

至切薩喇亞因不願與主教爭鬭不願與主教辯論因教不相同擬欲引伊入阿喇乙之異端遂先命太守默

疊斯特

調處瓦錫利乙與阿喇乙之徒和睦太守較君

為先至切薩喇亞即令瓦錫利乙先來主教照常安然而至非如受審之形真如吉日然太守處有許多官更人

身帶刀械太守初待伊甚恭且媚勸伊逢迎君意認阿喇乙之異端以為真教然既見徒費舌唇即勃然變

色且不稱主教瓦錫利乙直云瓦錫利乙之阿喇乙不服

大君爾一人何恬不為耶。固執不服。瓦錫利乙對曰。萬不能順阿喇乙之非。太守以抄家殺身等語恫嚇之。而伊對曰。爾只可恐嚇他人。爾何能抄一無所有之家。縱罰我亦不懼。我現今所居亦非我之所有。普世當歸上帝。我如游歷流寓之人。故無論發遣於何處。各處亦可為我有。殘虐我亦難。因我幾若無身。爾若擊我一下。我即能死。則不為殘虐。死當予我恩。因死引我至上帝。我於地上居亦予上帝也。聖人如此而言。太守異之曰。至今我未聞有人與我如此言者。聖人坦然答曰。若然。爾未嘗與主教談耳。時君亦至。切薩喇亞太守即奏君無法可施。雖恐嚇主教待伊以和藹亦難為益。君聞之心甚敬愛聖人。蓋君知瓦錫利乙之教為正也。現若背阿喇乙之異端。則心甚愧怍。惟有待機而以言為恭敬。瓦錫利乙機會速到。將屆聖三現世之瞻禮日。君與其扈從者入聖瓦錫利乙誦經堂。於真奉教俗人中而立。顯其與主教有關係。人滿於堂。立於海之波濤層疊次序。毫不紊亂。唱經者調極諧和。於至聖所寶座之後。面向眾民。大主教立焉。見其行動眼光如不昧。君有在此身。長而整肅。衣大主教華美之衣。手持權杖。立直如屍。榮威赫然。其眼神注視寶座。圖伊者依序而立。虔誠司祭輔祭等容貌儼若天神。聖之美。專銘於神品之心。聖寵之平安光耀照新禱者。君因而胆怯。又因歎識之。况現

此情勢爵位中心搖動伊志忑不安之狀他人亦皆看出伊往前至祭臺獻伊禮物時手顫不止然他神品不知大主教之意無人敢接其禮物君身不自主勢如將仆有一司祭近前扶之主教見君獻伊禮物並非傲慢甚為恭敬不忍使君於眾人前蒙羞即親收其禮物逾數日君復入堂欲聞瓦錫利乙講道嗣求伊允其入聖所於彼談論教之理聖瓦錫利乙良久用大力述說教之真教訓君詳曲聞之傍觀者見伊認瓦錫利乙之教為真以後待正奉教人溫和不准欺侮伊等

然此君施恩不久而宮內諂臣與阿喇乙黨之主教復譖唆之故君怒瓦錫利乙而將伊發遣阿喇乙之徒極

大歡悅真奉教者極為憂慮得君旨之後天尚未明第一夜命瓦錫利乙出城因恐民亂

上帝保護聖人以其全能之力佑之是夜君之六齡太子病甚危君命良醫治之而無效君熱心祈禱上帝再拜頓首亦是枉然皇后於是夜所夢不祥恐子將死奏於君因伊等侮大主教而致罰其子有此疾病君取因侮聖瓦錫利乙立即下旨遣人求聖人祈禱其子遂愈嗣再不敢侮慢雖他省極力驅逐奉教者而喀施鐸乞亞省安謐如常也然切薩列亞之主教享平安之福未久因與異端不時相戰心力勞乏艱苦備嘗故身體衰弱於第三百七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去世其友稱其子

喇乙於伊故時未能親視其終因彼時伊患重病聖瓦
錫利乙之末言如此上帝哉將我靈付於爾之掌握矣
聖瓦錫利乙因憶事奉上帝禮之華美嚴肅而為功甚
多伊曾作聖體血禮儀又誌一書訓誥神品如何作聖
體血禮早堂禮節悉本其意作之在時課經中許多祝
文聖詠經之祝文其聖體血以前之祝文亦伊所作五
旬瞻禮之晚經跪誦祈禱聖神降臨以及安置亡人亦
伊所作在伊書聖瓦錫利乙予聖教會智慧善談聖詩
之寶聖格喇郭喇乙論其書名為六日造成萬物曰我
誦其書之時如與造成者闊切

聖瓦錫利乙生世後即為有權衡之人奉教之謙遜難

歷其認伊勝他人有人曰瓦錫利乙謙遜於上帝前而
格喇郭喇乙謙遜於人前連格喇郭喇乙亦不免其傲
然曰雖伊傲慢大竟不能過於其愛恩慈小弟兄等又
曰如見大田適滿各種花卉香氣襲人見此花卉者竟
欲採之而不能立採其至香者如此則亦不能覓至全
第一德行然依伊耶穌斯合利斯托斯及詭韋湖之訓
第一緊要之誠惟愛即眾誠命之精奧而此誠命緊要
之分乃愛窮苦者憐恤同性之人德行中上帝極愛乃
仁慈因上帝乃愛也

瓦亮特為君四十年首善之主教均歸阿喇乙之黨為
奉教有害其主殺與官員等皆保各種異端為最因與

端遍滿世上興起愛闢聖三之論闢闢常聞辯論即工
商平人等平民亦辯論合喇斯托斯之上帝性以伊與
上帝聖父及上帝聖神之上帝性為如何

各撞假教皆准惟尼切亞之信經為不准而常逐之畿
輔正奉教者一堂皆無改行事上帝之禮時伊等隱匿
聚會或於山野或於樹林於彼處伊等之仇敵亦屢次
攻之正教者受其大難敗屢受辱仍乏保護瓦亮特君
崩後奉教人望始生焉悉觀那及昂則之喇喇郭喇乙
為惟其一人即能愛已教會教訓真實及重立所散教
會伊等迅速致信予伊求伊速至匡斯唐廷諾坡必照
看正教之羣衆聖喇喇郭喇乙無可奈何循其父之所

願被成聖為司祭不得已而從其友瓦錫利乙所欲被
成聖為主教伊甚敬愛且懼得神品之機秘以自為不
堪事奉大上帝乃我等祭祀及我等司祭首然此神品
之職屢其靈魂格喇郭喇乙素性以度日為憂而彼時
其更甚憂視生活彼時伊予一友書曰我失瓦錫利乙
我失我之神兄我現能與達微德曰我父母離我我身
柔弱我友不可相信教會無牧善皆滅起亦惡我儕入
於黑暗難見表望之樓合喇斯托斯安息匡斯唐廷諾
坡必教會之末語格喇郭喇乙以為上帝之命此時伊
度日而甚為謹勤雖只三載如是勤謹度日而重修匡
斯唐廷諾坡必教會聖喇喇郭喇乙以神力與諸端之

異怪善談而作觀其相貌亦係平人而人聞其有極大之名則思伊必為有大位好相貌甚光彩然其實則不然所見者只身矮體弱伊臉有弱及乏之迹因照看屢流淚而臉有憔悴之形伊平常之衣蓋縷如丐然伊令人忘其容形因為溢出人願外者伊將其潔淨之靈捨予聖教會伊之樸實謙遜度日之聖如日之光照煦育田間枯死之苗伊以上帝田忍耐着且從前作起至匡斯唐廷諾坡池居於戚家此室漸漸成堂每日聆訓者甚衆彼施訓傳教誦經伊以此堂命名阿納斯他錫亞即復活也伊擬於此真教可復活初無多人來就此窮苦堂而聽訓然自伊議論而來聽其訓者遞加增

益此小堂幾不能容在匡斯唐廷諾坡池城一次亦未有若此勸人言之大力外教人異端人及淺泊之俗人乃愛聽新來傳教之師全被其善談之言所誘彼時於堂講道人開首先言曰安和予衆衆答曰與爾安和乘此規聖人告伊等勸人之言論安和之風曰上帝因寵愛人默示自己為愛我儕以愛為上帝因何彼此忌恨我儕傳平安因何以力而戰伊戰與異端之失以勢力堅固誠實嚴肅然伊待人極謙和故漸得人心在阿納斯他錫亞之堂說闡聖三高妙之議論時伊大仇敵亦默默無言於堂伊議論時百姓數次斷之以妙哉妙哉由此伊得號闡聖三者然伊盡心與惡及眼戰伊常闡

阿喇乙之謗及譏哂阿喇乙異端等遇伊而哂其貌不揚甚至以石擊之如是身漸弱而無力有一次於堂議論云余速離匡斯唐廷諾坡城於堂遂與痛哭內一人狂呼曰若爾自逐已爾逐教訓為聖三出此堂此言有大勢力於伊刻允許不離伊等伊極願換予百姓失之真教為聖三在彼一議論曰我有膽敢與宗徒飽韋河同說我愛爾等欲我離合喇斯托斯只爾儕與我偕立同讚美聖三然不得已乃真無乃欲稍歇息遂避之於村聖格喇郭喇乙如聖大瓦錫利乙亦甚愛萬物伊能覓實安於信於祈禱然其信與祈禱能增長若觀萬物之美在議論

伊喜悅論日之光月之華青草之綠花之香泉流之聲鳥鳴之聲上帝萬物之美萬物乃讚美上帝以莫可名言之語格喇郭喇乙速歸其事彼時伊教會得勝即彼時新揀幼君大斐鄂鐸錫乙至匡斯唐廷諾坡城伊末次重立一統於大囉瑪國賢而有武力英氣萃於身伊顯奉教道理之力天生性暴躁熱心之人用心忍壓其怒制其情慾善於改悔性至仁慈而寬宏量度伊詔擊破外教而滅受洗自莎倫之主教以尼切亞之信經為獨一真信經反此信經及為異端者命還真教人之堂乃阿喇乙所擄掠者阿喇乙異端主教出京城君親率格喇郭喇乙入皇城之堂彼時奉教者公移喇郭喇

乙乃主教者數次此大禮予謙遜喇喇乙極爲難堪伊俯首蹣跚似不願意因見阿喇乙異端之徒甚怒且讓之因無力時天亦如欲此大禮雖時天有黑暗之雲迨聖格喇郭喇乙入堂則雲開光現民見以此爲祥瑞無不問候新任主教

格喇郭喇乙續親侍異端甚寬厚雖於伊議論極力辯駁伊等而不欲君使嚴法待阿喇乙之黨因阿喇乙異端被先君力護庇於國傳之甚廣且自己生若許歧途乃皆不相符合在此歧途之中要者乃戰聖神之歧途緣阿喇乙異端背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之上帝性亦難怪伊等背聖神之上帝性也此異端乃與自阿喇乙東教宗共記

異端人名耶馬諾校此異端極有力而傳廣因匡斯唐廷諾坡之主教瑪切鐸尼乙保護伊故亦有伊之名即瑪切鐸尼乙之異端在第三百八十年至少有三十人主教順此異端

如是逾尼切亞公會聚議五十五年之後仍須在公會聚議定正教會之真訓此公會聚議在匡斯唐廷諾坡城乃第三百八十一年被斐郭鐸錫乙君召傳東方教會主教一百五十人前來公會聚議聞昂提郭吸亞之主教名咩列提乙然伊逝世後代伊聖格喇郭喇乙爲會首瑪切鐸尼乙異端之主教等不欲於公會聚議議論即歸回公會議主教等考究異端乃出自阿喇乙

之異端不乃斷之孰為異端定不改易尼切亞之信
只增加教訓為聖神又講解教理為教會為受洗及復
活來世等事如此我信聖神施生之主出於父偕父及
子同一敘崇藉先知者當諭我信惟一聖而公宗徒之
教會我認惟一聖洗之禮可獲罪赦我望諸亡者復活
並來世之生如此成尼切亞及匡斯唐廷諾坡之信
經即現在存守者是也

此公會聚議之規程乃全七而決斷辯論為異端者復
授洗之及第一次分斷主教等權衡及治理依囉瑪國
之分治如官之相轄之治理在各京城同立天總主教
如在囉瑪立大總主教于西方在匡斯唐廷諾坡城
來教宗史記

于東在阿列克桑德利亞城管轄阿福利喀在昂提鄂
吸亞管轄阿濟亞及在耶路撒利木城乃雖非京城然
因有聖所之意故與他京相同囉瑪因古為第一處匡
斯唐廷諾坡城為第二處大總主教所轄乃大小邑
之主教等同伊等之府分治此法至今守存之然彼時
有數緊要城乃各司己會不順大總主教謂之為耶克
律兒合

聖格喇耶利不能俟公會聚議畢事因主教等相辯
論意見不合彼乃倦乏身弱無力求牧之野度日是以
議畢非伊首而大總主教者名涅克他利聖格喇耶
利即向其求判袂贈言甚能感動人心伊盡遺其羣

伊言向民可為善談之跡伊甚惦念誰為伊後任以續其事伊曰爾等予我後任乃有潔手有好調教乃能於此職堪以事奉伊所欲驗在第三百九十七年如願涅槃他利已死後為匡斯唐廷諾坡沙之大總主教乃金口伊鄂昂也

末六年格刺鄂利已居於安靜地方乃其父所遺之別墅迨那及昂則城屢求伊親來會議照各利鄂利已身弱多病不能前往惟以筆墨代之伊度日極嚴如幼時伊老時以祈禱作工為樂其孤獨勞碌度生伊愛以詩述其記如先為度日如童福於其親室時又如相關切之交誼與瓦錫利已如伊在僻靜勞苦憂愁及在度生

烈風中靈魂之柔弱伊書曰被病勞傷我作詩而能得喜樂如老天鵝乃送予自己其翅羽之聲

大主教卒向上帝而去乃在第三百八十七年伊自幼時得上帝之聖寵安撫之伊自幼潔淨度生極愛奉教會及全聖尊高似此之人不數覩哉

第十六章

聖金口伊鄂昂

伊鄂昂乃照乾坤之燭為普天下師教會中之棟樑在奉教之初係最聞名傳教之人其嚴言能責古時奉教之天下乃彼時淫風澆俗甚盛其訓言能使人棄邪歸正得自新之路眾惡逼雖伊言照普天下而此榮耀美

盛生活，末竟有謫遣難良苦。

生於昂提鄂吸亞，在三百四十七年。家素殷實，而為名望之族。伊於懷抱之時，而失怙。母昂福薩，年未二十而寡。視此子貌肖其父，甚愛之。嘗觀其子如見夫，而青年守節，再撫之意，愈盡絕。惟一心在此子矣。教子靈魂，愛之所於子，當永慰及力之泉源。幼從外教，學中讀書。緣彼時由利昂為君，不准奉教，設立學校。伊頓悟過人，好學甚篤，不惟窗友奇之，師亦異之。伊以天子之聰，及善知之才，於外教格物一學，不能不近。然不致為其所惑，即自學出。以此世之求歡娛勾誘之，伊心志堅固，分明清濁。眾誘無由得入，而外惑交攻，不時蠢動。心遂如懸。

旌焉。因伊錦心繡口，達理能言，人皆慕愛。然伊終不以此世榮華富貴介懷。意終抱歎，是以情願領洗歸入奉教。

伊領洗於昂提鄂吸亞之主教，呼列提乙。領洗後，伊甚得主教歡，遂責成一職，使其於堂中誦經。其職甚微，居神品之末。惟於寶座後誦聖書而已。伊自領洗後，得重生。先之所好，今皆屏棄矣。然現供之職，總未滿意。先求榮之心，今悉易為修道之念。伊見修士之行，無我即無身。始終不渝，心甚羨慕。然其母乃許以伊予上帝，不准漸入此道。因愛子難捨之故也。伊不能將其生活之需移入此道。伊嘗誌書我母若聞知我之此志，持我之手。

入室於生我牀前靜坐流淚傷心所說之言定使我較
見其流淚倍加酸楚母曰吾兒母守節數十年間惟汝
能安慰我之心見汝之貌如見汝父汝自懷抱時常能
為我歡我即望汝為我終身之依汝今情孤寡之日勿
使我再無依無伴况汝父臨終我淚已乾至今時勿使
我再灑淚矣汝俟上帝許賜我早死彼時任汝所為願
汝再隨我暫忍分我憂我從未負汝汝亦不可負母致
招上帝之怒云云伊順母所求待母曲盡孝心直至壽
終

母故後伊克償故志赴郊野遊於昂提鄂亞附近山
林之中見有修道之院如林立如在天上帝擇一善者

而居焉凡曰我以修道為表率因篤信此表率而度日
有福然有福之日未久後伊因曠野荒郊之寂靜壓其
心然伊不使心煩躁唯訪尋一年老逸士而依之聽其
所命無不順從其後復於一山洞而居二年未見一人
凡此勵志修行備嘗勞悴身體精神日見衰弱遂後回
昂提鄂亞而去伊在外修道六年得獲聖書之至奧
並深信人所不可見聞之真實且將此世之大聖人大
隱士之能力伊盡得焉

伊自歸返後聖啤列提乙將伊成聖為輔祭後於三百
八十六年聖啤列提乙之後任主教名福刺韋昂者權
伊為司祭於堂中講聖經教誨本處人民伊初次上堂

講經對人所說言語聞名因極謙伊曰如今非夜耶抑非夢耶以童子而授若大之權其又誰信耶惟求爾等祈禱上帝施力助我因我現今祈禱甚乏故求衆祈禱助余為換上帝所與我典業伊有一書名為司祭內論司祭宜如何所行書曰若尋管理教會者照顧普衆靈魂之人必須擇其十全靈魂高超較衆靈魂百倍如古時之薩烏必身高於耶烏言人者方可與為司祭之職伊言自己不堪充此司祭之職然望上帝之補助如伊曾助宗徒撒特兒者宗徒雖背主三次終歸愛主上帝仍輔成之因伊有望也

合利斯托斯命撒特兒牧羣之先曾問伊愛主否伊答
東教宗史記

云愛金口伊鄂昂嘗曰由彼時以來若有人欲牧羣必須先以愛合利斯托斯為要伊亦以愛主之心而成聖己之靈魂故而得道行精神聰明堅忍而照顧其羣於是十二年之間本處之人盡能聽其教稽自宗徒等傳教以來未有如伊之能令人誠意歸信上帝也於昂提鄂吸亞域中有十萬奉教之人耶烏言人以及外教人常聽其訓雖不能知覺底蘊而聞其言者無不悚然起敬如昔時大先知用言勸化人心伊言亦能令人泣下因宗徒等之名堂於該域中為要伊於此傳道因百姓誠服其言均稱伊為甘言者蜜言者上帝之口者一次一婦人聽其所講心傾服遂立而曰我等靈魂之師金

口伊鄂昂爾之訓誨深奧無窮我等平人焉能全通達言竟金口之號愈真愈傳教會亦以金口而呼之矣

伊之行實於昂提鄂吸亞人反亂時大有可觀

昂提鄂吸亞之人亂因加賦而人民不堪擾遂曳君之偶於園園中辱詈毆毀而亂後皆悔悟畏罪至晚百姓皆安有司飛馳入奏伊鄂昂於此亂之際非教誨百姓亦因此亂及憂不能聽聆其言迨後民安撫伊鄂昂始於堂中勸慰衆人曰我有何可說况現今非言語之時乃可嘆之時非傳教之時乃祈禱之時爾等之罪大瘟疫之災極甚非醫藥所能為非上帝不能為力可愛之弟兄等將汝等之靈魂給我仍從從前之法先曾在此

快樂現在只有專望上帝勿煩愁與我等靈魂者較我等照顧我等得救還多惟有盼望上帝必補助民亂之風聲一起國君聞知即欲將昂提鄂吸亞城拆毀將所有城內之人欲盡消滅老主教福刺韋昂親赴匡斯唐廷諾坡泐求見國君寬赦斯民以彼盡改悔也此處由京城相隔甚遠老主教不能遠回城內之民皆無不驚恐被君殺戮此時伊鄂昂欲將百姓帶至獨一平安之處即聖教會也屆大齋之期伊鄂昂每日講道此年較之他年尤有大聖景於昂提鄂吸亞所有演戲跑馬之場以及彈唱鋪戶皆停止關閉無不願意祈禱城中成一大教會矣聖人書曰爾等及爾良心為憑我等從此

苦難中皆得益甚多。誰在先沒見堂現已來到今此街市無人。堂中滿座。人皆知街市招煩惱。堂中得平安歡悅也。

福利韋昂見君後。並不代民掩罪。竟曰。民雖當死。然求君如合喇斯托斯之仁慈。赦小民及榮光奉教。乃與人力寬恕仇敵。肥鄂鐸錫乙允而赦之。曰。汝去安慰伊等。一見引水人。即可忘却從前烈風之難。將屈復活之吉期。主教回帶君之恩詔宣之。城中人皆上堂。聞詔甚喜。改悔前非。感謝之至。伊鄂昂在堂向眾曰。我等當感謝上帝。不惟因其免去我等之難。即因給我等此事奉教會中仍有榮光。誰無一人能安慰此民。只有金口一人。

而已。非奉教會未有能求國君而能免斯民之大罪。彼時羅馬國君能赦眾民之罪。惟因伊係奉教之人也。此事於外教人有大權勢。於是願入教者不知其數。雖伊等初入教堂。因皆有窺探之心。而後於此處得聞重生之語。聖金口在此誨人。年既久。故人民愈加親愛恭敬。伊格言之論遺留甚多。其所道大半盡係在昂提鄂亞城內所言。聖伊錫鐸兄曰。人若不看此書。如午時不覩日光。聖金口格言之論。可以永垂。永為傳教者之表率。因其言論發由心中。其心無他。只是誠心信主。愛合喇斯托斯仁心而已。故能有如此權勢。於昂提鄂亞地方奉教人雖初次得合喇斯托斯門徒之名。而至後

奉教之風漸次不佳京城之人尚繁華虛飾金口之言能使人聽之復興奉教之初風其訓人不僅使人以言及禮為奉教人而使人依順舊規行善及愛人伊甚用心推廣仁愛伊仿照宗徒範韋迦之故轍度日伊欲普世人有好處使人盡屬合喇斯托斯伊雖仁愛昂提鄂吸亞之人然上帝忽令伊離此予其新難交戰伊之榮華於國中大矣匡斯唐廷諾坡迦之大主教名涅克他喇已死後大肥鄂鐸錫已之子阿兒喀底已君親選伊鄂昂為大主教故伊隨百姓之願及君之旨為大總主教因恐昂提鄂吸亞人不使伊鄂昂出去離開伊等官等詐誘伊至京城城中百姓無不欣悅相迎惟其仇

敵甚覺不悅不愛伊鄂昂人之頭目乃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名肥鄂肥迦心雖惡之而亦不敢不順君旨而認伊鄂昂為大總主教以故其惡心不但不消反倍加厲伊鄂昂至後有多少禍端在焉三百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伊鄂昂接大總主教之任第一日即知其功甚艱聖神之新付予堅固伊以其權為其新任之職彼時聖教會之景况將微規模漸弛風俗浸敗也起初金口不為人所喜因其相貌枯槁身體侏儒不能令人見而敬重惟二目通明有神貧苦人有難皆見伊求其輔助其殷實有勢及游惰之徒伊侍之甚屬因其度日甚嚴自早至夜惟知作功勞苦故城中游惰之人

皆忘之。由是羣興告竭。而伊並無過尤。亦不理。小人然
伊於有礙上帝之事。亦不能容。必然興起利齒。誰亦不
能阻其質証之辭。諸事亦難蒙昧。京都中從未聞其所
說之語。大為有財勢以及淫亂之輩所忌。有權力之人
忘其分。不公之問刑官員。及各種大臣賊盜所惡。然伊
邪昂之用功。日甚一日。在各村中另建新堂。伊邪昂勸
人祈禱。欲事奉上帝。禮中大儀文。伊以唱經為要務。書
曰。除唱經之外。難使靈魂激發。而出此世。思超升天界。
以好唱詩能發我等之愛。我等之性以聽唱為平安。猶
如懷抱赤子於啼哭時。悠悠平安睡去。乳母手抱小孩
唱歌。小孩不哭。即平安。人不拘作何功課。少有情意。若
東教宗史記

唱歌曲。即能立刻增長精神。蓋靈魂一聽聖經之頌。一
切煩難憂愁皆消。其經上之詠。乃成聖之泉源。經上所
載像清淨靈魂之言。聖神下降於唱經者之靈魂。唱聖
詠者若明白唱上帝之聖寵。真能降伊等。伊邪昂愛聖
堂。藉其格言之論中而見之。伊以自己作模樣予人。而
使人亦藉己善規而推廣德行也。書曰。實教訓出自效
人。下堂人非教訓。非傳教也。然未入堂者。看下堂者之
目光聲及容平安。即知上堂者必得最大之益於靈魂。
以其喜形於外也。此乃至好之法。勸教訓人。我等下堂
須如被成聖者出聖所。以使人見我等如得最大之寶
帶出。

伊作事奉上帝禮儀著聖體血禮儀之書將以大瓦錫利乙先所著聖體血禮儀之書稍加刪減並立徹夜堂課立帶十字架行走隨唱和詞之課伊以表率及言教訓神品皆各盡各事各安本分於是教會如建立百姓咸摩赴堂不絕伊甚用心引導阿喇乙異端之徒入於真教乃於郭提人居多自伊等中擇神品予伊等並給一堂有期講事奉上帝之禮屢次傳教其言藉繙譯者代達於民伊甚惦念照顧為於遠方傳福音伊派傳教者赴斯乞斐亞郭提人斯刺挽涅人之處於京城伊漸得人所悅如在昂提郭吸亞時然伊亦甚愛被伊所提出立在寬道者伊向教會曰爾等乃我之父兄子女輩

為我骨肉身體度生我之安慰花冠榮耀其末數年遭遇之難難知其如何為小人所害如何德行受難皇后耶馬鐸克錫亞與耶馬特囉皮乙太監及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肥郭肥油此三人害義德而廢之

阿兄喀底乙君寵倖之太監此內監初求君選伊郭昂任大總主教伊以為己之一助又可得一友人不料受職後不與伊為助反力証其惡行伊大悔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肥郭肥油初本不悅及伊郭昂陞為首主教愈覺不爽陰蓄不良之心將欲害之皇后耶馬鐸克錫亞因耶馬特囉皮乙內監為君之寵溺形勢制

甚惡之。遂結好於大總主教。以為已助給資建堂之外。常與資財求其代為博施。藉此虔誠。以望得大總主教之歡。於三百九十八年一次大總主教將聖人之尸自城外移於城中。皇后同帶十字架者及神品而行。並未穿戴冠履。大總主教見而心動。曰：皇后必當為上帝謙敬之奴。如美天神。後伊並未藉大總主教之助。竟將內監耶烏特囉皮已廢斥。迨伊稍掌國權。即待伊鄂昂。不似從前。又值大總主教之仇敵譏謔言。伊於堂中宣講。有譏謔皇后之語。皇后聞譏言忿恨。因素性驕傲。好弄威權。遂生欲害之心。然心中明知大總主教所證伊之罪。並極憐伊。上帝審判時必罰不誣。均俾彰著者。隱奏

於君。君即下旨問伊鄂昂。為何如此。大膽在堂中宣講。譏謔皇后。伊鄂昂回奏。我為主教。億萬靈魂責付於我。皇后若知自己毫無過。雖聞之何怒之有。况我所說。亦未題名道姓。專指其人。我只教誨人民。不作惡事。后見大總主教之權勢不可欺。心遂懷恨。雖倍加忿怒。而亦不能自主。陰與伊鄂昂之仇敵。如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肥鄂肥。親近。隨謀商公議。論控告伊鄂昂之言。及揭參之會議時。共得主教四十五人。均係伊鄂昂之仇人。俱在督布諾村。會齊商議。共擬出二十九款。然均係誣控無恥之辭。如內中指伊敢將皇后較如耶律韋喇等事。此無理之會。竟將大總主教廢斥發遣。君即以

此議斷定之

此事一發城中人民為之大亂滿城之人均赴大總主教居室而來至則晝夜不散環繞其室若城然訖言傳之尤甚不但欲發遣尚欲將大總主教殺害百姓聞此風聲所有至堂均係代伊祈禱其本堂之前所人民如於市皆欲觀望伊鄂昂並欲聽其言語於此危亂之中惟一伊鄂昂反覺安然向其羣曰無論何人亦難將我分離爾等縱然我等地方不同也而此愛仍相聯絡我等及至死後身雖亡靈魂尚在亦不能忘爾等目前之事爾等勿須為憂此非緊要爾等將愛我表明於信我有上帝之典質我並無力我依上帝之力我有伊之聖

畫乃為上帝之典質為我安然之依據伊所言為我護衛其所云何乃我與爾等共於此世滅之合喇斯托斯同我我尚懼誰上帝欲如何我便如何則余之願也伊若留我於此我便感謝若將我拔上伊處尤感謝而已次日午有一人傳宣君旨命伊鄂昂出城伊鄂昂曰我不敢違君旨因我不願藉我而流血言訖急登舟此舟乃預先所備登時於眾人眼前而過倏忽不見次早城中百姓紛然復亂滿堂如市祈禱愛念大總主教罵詈伊仇敵之聲盈於路至夜間地震皇宮禁中及附近之處響聲若雷之厲皇后等無不愿嚇皆入君之寢宮哭喊而言曰此因我等驅逐義德之故是以上帝如此降

災求陛下急下旨。仍將義德召回。否則我等性命難保。君即親筆書詔。飛寄伊鄂昂。力白此事。非伊所為。請因上帝之名。即轉回城。派人去後。又連次令人去之。其急迫恐嚇之形。不堪言狀。民間一聞此信。羣聚於匡斯唐廷諾坡。泐之海岸邊。泊舟而待。其中有開舟往迎之。亦有停於馬頭。待伊至。問安者。至夜間。各處所泊之舟。皆懸明燈。兩岸火光。照如白晝。及大總主教船到。歡樂之聲滿地。無不喜舞。然伊鄂昂並不入城。欲使前會議之斷語。盡焚燒方入。眾民甚為不樂。皇后急欲伊鄂昂進城。以安眾亂。應之。於是眾民前擁後護。齊唱聖詠。聖歌。將伊鄂昂銜隨入城。送至堂中。於堂中伊降福眾人大

聲曰。上帝命我離此地。而須讚頌。上帝命我回此地。而亦須讚頌。上帝命我遇烈風。而須讚頌。上帝止烈風。而又須讚頌。

此番新會議。主教共六十五人。宣前督布諾之會議係誣假。由是金口者復整頓其羣居未久。不安時。後逾兩月。皇后前所恐懼者盡忘。因其權勢而感聰明。思欲於園闌之中。塑一自己形相。大偶。遂於大總主教堂對面之場院。竟塑一大偶人。迨開光之期。一切禮甚周。然均按外教之禮。喧嘩亂雜。唱曲鼓樂。絕無規矩。堂中正在宣講之時。而對面鼓樂大作。曲調嘈雜。堂中竟致不能歌詠。伊鄂昂於堂中所宣之論。甚嚴。後有人告於皇后。

在伊鄂昂之論有話如此伊羅底亞達又跳躍又攪亂
又求伊鄂昂之頭后聞之愈怒大主教屈復活之吉期
是期一切禮於京都之地過於各處於大總主教因聖
莎肥亞之名之堂中皇上因欲顯出聖金口為主教不
按理故不願得聖體血於伊手中使人命聖金口不必
上堂而於大瞻禮七有三千多新信者欲於該堂中領
洗是日早伊鄂昂上堂誦經正作領洗機密時忽有帶
兵之卒譁然入堂將大總主教擄出門外民因保護主
教故互相毆擊均有死傷新受洗信合喇斯托斯者皆
被毆散於是兵刃相擊之聲婦女號哭之聲受傷痛楚
之聲死者掙命之聲滿堂大震有人將伊鄂昂擄回其
家新信主之人皆無奈入於城外領洗之室亦有進浴
堂者均於該處被神品以聖水授洗而作機密此皆被
兵丁所阻而未能畢事者未幾而兵卒亦已追到此處
矣

是夜匡斯唐廷諾坡城中人煙稀少百姓皆迴避伊
鄂昂仇敵所轄之堂而行至城外皆聚集田地中以便
聆復活吉期之經大主教在家中如被囚禁不使出入
屈五旬瞻禮之期伊始聞確音判定將伊發遣不令人
知潛行發出伊欲一往聖莎肥亞堂以期與眾神品遺
留後語百姓知伊在堂羣聚於市望主教出堂大門而
大主教與眾神品及眾同堂供職之人等降福教誨話

別判袂自後門而出。隨同押解之兵卒至馬頭登舟赴配。百姓候久未見動靜。皆知不妥。無奈至海岸望之。至則主教之舟已揚帆而去矣。其百姓有欲入堂者。司閘阻之。不准進內。百姓紛然毀其門闥入之。兵卒見勢難阻止。皆以兵刃擊刺。於是喧嘩之聲復興於堂中。維時烈風大作。是夜天降以火。此堂皆成灰燼。且延燒至內閣。以及王公大臣之居。幾乎延及宮禁。伊鄂昂之無恥仇敵云。此災必伊鄂昂所作。然聖人病且無伴。而仍孤身以赴配所。其仇敵欲使伊在途中多遇險難。多受折磨。然伊沿途所過地方。到處人皆迎之。待款愛敬甚篤。聖人患瘧勞苦。路道崎嶇難行。行七旬至阿兒呼尼亞。

之山內枯苦錫村。該村之人見伊皆憐愛之至。優待異。常伊病若失。身如復生。該處之主教名阿疊西斐及該處土民皆樂於為善。為被發遣者得減禍難也。

聖金口患病三載。仍以著書為務。欲教會有益。伊不辭勞苦。因知上帝與伊相近。所有教會眾人格外關心。故伊仍勉力於枯苦錫村。仍如於大匡斯。唐廷諾坡。為普世之明燭。伊於彼處復與東西之主教教會信札往來。及各方修道院之隱士等互相書啓。其有謁伊談道者。伊仍善待。不厭煩勞。於是歸之者不獨近處。及匡斯唐廷諾坡。與昂提哥。吸亞等處之人亦來相問。伊之名復振。其仇之者皆有恐懼之意。故欲詭害金口之徒。

於四百有七年六月間又下詔發遣有二卒將金口聖
至皮提汶特地方在黑海極遠之岸邊兵卒得令押解
金口侍極殘虐意欲使金口受痛而死遂遵令而行毒
虐過於惡獸三月路遙行至闊瑪尼城伊鄂昂不堪其
苦一步難行遂止於聖致命瓦錫利斯克之墓側於此
得其觀聖致命顯應伊前許伊將於此難速得救超升
翌日力弱難起而兵卒強曳之及見伊垂危之形不得
已仍將伊帶回原處伊即求二卒將其領洗時所衣白
衣穿上領聖體血而死曰為萬事榮光於上帝阿民
聖人死後三十年大總主教晉囉克亦求君肥鄂鐸錫
乙號年幼者將聖人之尸移回京城君允此事大設禮

儀御駕親臨哈刺乞東城迎聖尸俯伏極前求聖人寬
恕伊皇父皇母阿兒喀底乙耶烏鐸克錫亞昏亂之罪
於大匡斯唐廷諾坡酒城之海口岸邊舟泊排列燈火
輝煌百姓敬迎聖柩其歌舞歡樂之聲連天滿地焉

第十七章

公會聚議之第三、四、五、六次

奉教之教化廣傳於東西二方甚堅固於東方因聖人
等傳教修道不辭勞苦故上帝之言流傳至極遠之處
聖金口伊鄂昂心極關切繕譯聖書各種夷戎等之語
及教化夷戎東教會使傳教之人赴極遠之處聖修道
者安然居於夷戎界中毫無畏懼以福音並己之虔誠

度日之規模度化伊等信合喇斯托斯聖隱士於彼靜
室勤勞學習並講論上帝之言因於東方度日之法聖
及神西方之虔誠者多有赴東方而來故此於數百年
東方大有勢力於西方教會之度日
彼時學問聚於教會外教漸滅雖有著書者及格物學
人亦不能與教會相敵蓋因教會於第四百年間為事
教會引聰明之大力入教之人乃高心有深知並非平
常善談之人如東方大瓦錫利乙其兄格喇郭喇乙又
格喇郭喇乙蘭聖三者伊鄂昂金口者阿列克桑德喇
亞之大主教名乞喇迦乞普兒之主教耶批發內等是
也

因人皆甚留心於教會中及教中各事興起極大辯論
擾亂以先異端漸敗而新起者仍廣傳極有力阿喇乙
之異端被審判而廢不能再興前勢力而伊苗尚存以
另樣而興起誰敢云伊伊穌斯合喇斯非真上帝
之子乎照辯論考查上帝之性有人以伊伊穌斯合喇
斯托斯為上帝非人惟有人之幻影或有以伊為人乃
有人性而非上帝不過受上帝之宰臨耳別有一種人
將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分作半係人之性半係上帝
之性分為二且言至聖女生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
人性即生伊為人故不欲識伊不欲稱伊為上帝母
此異端之為首者名涅斯托喇乙乃曾克昂提哥吸亞

之司祭。後克匡斯。唐廷諾坡池之大總主教。因伊惑君
肥鄂鐸錫乙號年幼者。伊故升此職。伊著其名以其嚴
於度日學問善談而得名。初亦甚露其急意誠心消滅
各異端。一次伊以格言之論向君曰。爾與我無異端地。
我則與爾天國。阿喇乙異端及他異端之人。大被伊窘
逐。誰若稍有與教會規矩不同。伊即申飭而責之。不料
竟成不堪異端之首也。

初伊隱己之惡。而令同堂供職名阿納斯他錫乙。在堂
中將其意道破。一次於堂中司祭論合喇斯托斯受人
體一事。其時主教亦在座。彼勸人將至聖女不為上帝
之母。因伊係被造成者。故不能生養造成者。聞斯言為

可惡。即問大總主教。大總主教以此意見為真。

此異端之意見。乃被聖教會所駁。駁於初百年時。至今
唆令眾人生怒。司祭名普囉克池用大力質証涅斯托
利乙之過失。而伊仍強辯。並因民皆不順其教訓。伊愈
怒。以權迫貶伊之人。惜其恃君及皇后之寵。彼時君弱
無能。大肥鄂鐸錫乙君崩後。即位伊二子。一名阿兒喀
底乙。一名郭諾喇乙。阿兒喀底乙之後。其子名肥鄂鐸
錫乙號年幼者。乃昏弱之君。涅斯托喇乙因君寵伊之
便。不但續傳其教訓於匡斯唐廷諾坡池。且書其議論
分發予各教會及各修道院。隨傳至遠方。
伊著之書。傳至耶吉撒矣。該處修士因此書之訓而亂。

阿列克桑德利亞之大總主教名乞喇迦興為其羣及
所有奉教者之保護自異端偽教伊著公書分示於人
又書信予涅斯托利乙証駁此異端囑瑪之大總主教
名切列斯廷亦助乞喇迦而証之涅斯托利乙見衆已
亂求公會聚議而君虔誠姊名鋪迦些喇亞亦求君命
公會聚議君應許於是在耶耶斯城聖母堂中第三次
公會聚議時在四百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也
涅斯托利乙之異端為此會議所貶會中二百餘主教
皆書此斷語將涅斯托利乙革職而廢之聖教會之教
理論上帝子受人體所述如此我等誠識我等上帝伊
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乃上帝之子十全上帝十全之人
獨一上帝

聖乞喇迦回阿列克桑德利亞續治理教會直至亡故
即四百四十四年因極熱心於真教愓念消滅於耶吉
撒矣所餘之外教伊所著論闡聖三之書大興聖教會
有益此書之要旨於上帝受體之教理及駁偽教乃
論此教理伊著求聖書之講解又作至聖上帝母祝文
曰慶哉上帝聖母童貞女滿被聖龍者主與爾偕焉云
云又作大瞻禮六之時課儀涅斯托利乙於近昂提郭

吸亞之修道院住持數年忽被發遣於耶吉撒亞之荒野然伊異端之根於阿錫亞特於波斯國及阿兒咩尼亞甚深

於匡斯唐廷諾坡迦連興新亂虔誠主教等乃真顯聖教會平安獲益惟惡孽闡聖三之辯論乃有大難於教伊等深知有辯論即有仇敵有辯論而有人乘此及貪財相嫉求務虛名然阿列克桑德利亞之主教名乞喇迦者之後輩名底鄂斯閏兒乃好名驕傲而有隱惡之人有已謀而保護耶烏提吸乙之新異端耳

耶烏提吸乙乃匡斯唐廷諾坡迦修道院之司祭首及涅斯托喇乙熱心之仇敵貶論涅斯托喇乙之異端而東教宗史記

亦墮於新異端之內乃係涅斯托喇乙異端之所更者伊定言我等上帝伊耶穌斯合利斯托斯之人性被上帝之性吞故此須識伊耶穌斯合利斯托斯只有獨一上帝之性此異端稱為獨一性之異端有數主教告耶烏提吸乙之異端於匡斯唐廷諾坡迦之大總主教名福刺韋昂之前有一主教欲考論耶烏提吸乙之意見於私會聚議乃是彼時會議在匡斯唐廷諾坡迦愛平安福刺韋昂不願興起辯論因知於此虛空活變業甚易未細致其言即為異端因教會平安未久不願復興變亂用心私勸耶烏提吸乙自認其過然而徒勸故私會聚議必審問及命耶烏提吸乙往受審判耶烏提吸

屢次不欲前來。後既至。隨有兵丁身皆携及主教等。託伊伊所答皆雙關之語。而藐視大總主教。而教會質証其異端。將伊革職。

耶烏提吸乙並不遵斷。欲主教會又考伊教。伊保護之。多人於昏弱君肥鄂鐸錫乙禁中庇護伊者。皆告福刺韋昂為異端之人。僊君命於耶肥鄂新城公會聚議。君從之。遂成此會議於四百四十九年。此會議之首名底鄂斯闊兒。識耶烏提吸乙之教為正。將福刺韋昂廢斥。修士之黨乃甚忠心於耶烏提吸乙。同眾帶及之兵卒均係為底鄂斯闊兒所招集者。羣皆向前扑倒福刺韋昂而毆傷之。數日後傷重尋卒。於此會議間甚無次序。無

規模亂雜喧嘩。毫不嚴肅。有名耶肥鄂斯之劫盜。不虛也。彼時羅瑪之大總主教名列為及東方眾主教等。亦皆即求君更命新公會聚議。不料肥鄂鐸錫乙駕崩。皇姊普迦叶喇亞及其夫瑪兒乞昂君令於第四百五十年第四次公會聚議於哈迦乞東城。

此公會聚議於聖致命女名耶肥密亞之聖堂。共有六百三十餘主教。君與后亦至彼處。會議之首乃大總主教名阿納托利乙。係福刺韋昂之後輩。耶烏提吸乙之異端大被褒貶。耶烏提吸乙及底鄂斯闊兒被廢革職。又一次褒貶。涅斯托利乙之異端將羅瑪之大總主教列為之。函誦畢。即述教理曰。伊伊蘇斯合利斯。托斯乃

真上帝及真人。為上帝伊永生自上帝聖父及十全像
伊為人生自至潔貞女上帝之母。除罪外十全像我等
人。伊受人體之後。有二性而成一位者。此性在伊雖相
連而不相合。亦不改。不分不離。哈勿乞東城之公會聚
議。既定以先三公七私會聚議之斷語。及匡斯唐廷諾
坡之六總主教較囉瑪之大總主教權同。而不如其
貴。哈勿乞東公會聚議百年之後。辯論之亂。仍未免除。
一黨歸耶烏提吸乙之異端。一黨歸涅斯托喇乙之異
端。此二黨彼此各保自己之意見。以聖教會師傅之書
及講論伊等按己之異端。因此辯論傳於人。後亂至極
處。必須再命第五公會聚議。君由斯提尼昂第一。便於
東教宗史記

第五百五十三年。令在匡斯唐廷諾坡之第五次會議
此會議並未有新定之教理。只又一次居然廢絕。涅斯
托喇乙及耶烏提吸乙之異端。

由斯提尼昂君將其誠識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上
帝性與人性。述於祝文。乃仍彼時係五百三十六年。入
聖體血禮之儀。此祝文如此。上帝之獨一子。上帝言永
不死者。為救我等。甘藉人體。享於聖母永貞瑪利亞。不
易本性而為人。被釘十字架。以死滅死。乃聖三之一。偕
父及聖神。同一欽崇之上帝。合喇斯托斯救我等。照開
聖三之辯論。仍未止息。反又興新辯論。乃論獨一願意
連於合喇斯托斯救世者之位。中連同其性。因在六百

四十八年大總主教求君下旨，乃謂為信之式樣。此旨未準，論此爭競之案，如有論者，殺之。命人皆從公會議斷語，故與追究不順君旨之人。彼時有真保護正教之人，因伊等之仇敵，亦受難，如瑪克之大總主教，瑪克及瑪克之錫木，識識主者，乃被聖教會尊貴如聖人者。暴虐匡斯、唐齊乙君崩後，匡斯、唐廷第四為君之時，在第六百八十年，命第六次於匡斯、唐廷諾坡、泐城會議，內共一百七十主教互相紛論，後始定斷語，識在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按二性二願意也，不相混淆，亦不散。十一年之後，此會議又起於皇宮，名特、喇、利為議，論教會之禮儀規矩。此會議以宗徒等之八十五條規程

及公與私會議之條規，為教會之例。此會有名特、喇、利之公會，議又有名五六會議，因補前之第五及第六公會，議也。

於第六會議有一甚熱心保護真，乃克、喇、特之主教，名聖昂德、噶，彼時伊為耶、噶、薩、利、木、大、總、主、教之幕友，後為克、喇、特、海、島之大、主、教，因伊虔誠甚盡心於教中，故著名焉。伊著改悔規程，經乃於教會大、齊之第一禮拜內所誦者。末後達、瑪、斯、克之伊、鄂、昂，補其作規程之歌頌也。

第十八章

聖阿木烏囉錫乙有福者阿高因斯廷與有福者耶囉尼木

聖阿木烏囉錫乙於西如瓦錫利乙於東如瓦錫利乙自認其品行與阿木烏囉錫乙之品行不虛也伊二人皆能以機密之力收服人之願意伊等二人皆遺芳跡於四百年之教會

阿木烏囉錫乙生於第三百四十年間出自名家父係囉瑪人為噶利亞之太守統轄該處其性如君以阿木烏囉錫乙所著之書與其生平行實而觀之以其有召之靈與祖父皆為顯宦並不驕傲而相近者皆必有勞於伊伊嫻習焉司伊覺會與顯貴無異不但不懼高爵

宗教家史記

百二十一

大位直待之若與己同位分焉如己有大權蓋伊自知其道高於伊等也伊曾於囉瑪城讀書因其端謹好道以為其品行之本而非關係與京都之淫俗學業既竟以其學問才幹並相交大臣出仕堪以速著清聲伊他利亞之總領破囉布甚為親近伊且甚訝其有治獄之才舉之於瓦亮停君授伊為利固喇亞總理阿木烏囉錫乙赴任與總領別袂時總領曰往此間利不如官而如主教斯言乃予其為預示言況其行實之內載伊運氣有奇怪之先兆如伊幼時嘗於花園內休息搖車之上忽有一帶蜜蜂向伊飛集伊乳母大懼欲揮之去如先覺此事甚為奇異情而止之此蜂飛集搖車處

五官之上且出入其口耳之中然竟無恙後遂飛騰漸高至不見而去其父揣度此蜂之憶曰聖書曾未言乎善言如蜜蓋以甘而醫靈魂必驗於此子也其蜂之飛騰漸至不見即如其明悟有翼乃令人心內覺甘而於地汲引登之於天矣

伊為利固喇亞總理第四年時仍有一奇事利固喇亞之省城乃咩底鄂郎城此城主教不為囉瑪城所屬其主教阿烏克先提乙為阿喇乙異端之人故後其咩底鄂郎城之人求君揀派主教而君準其自擇自然正教人與阿喇乙黨之人皆用心各選各之人充當主教揀選主教之禮於主教堂中肇極大之分爭如人喧嚷不

一而作忽總理入堂勸亂會平安言甫畢正在岑寂之間聞有童子細聲告云阿木烏囉錫乙主教蓋眾皆以童子之言為上帝之默示故正教及阿喇乙之徒等忽同聲呼曰阿木烏囉錫乙主教阿木烏囉錫乙主教阿木烏囉錫乙心甚驚訝而竟不能置喙然百姓呼之愈急伊等此時竟將分爭不睦之事忘却皆同心願意以上帝所選之阿木烏囉錫乙為主教無不敬愛伊然伊一時亦無為主教之念且又未曾讀聖書彼時亦非奉教惟為啟蒙者而已然百姓之願勝不得已始從其運自正教之主教受洗後八日之內繼諸職至主教之職阿喇乙之黨與正奉教者請聖阿木烏囉錫乙接任因

信伊而覺伊道之力也。

阿木烏囉錫乙得主教之職。後為至此時不知所為。惟每日極屢盡主教之職。早祈禱畢。每日上堂行聖體血之禮。下堂則誦聖書。觀希臘註講之書。及厄喇更之註解書。因若教他人。必先己學。人而共見。與之商議。若有人求助於伊。則立時置書而盡力為之。迨畢。仍執卷而閱。伊曾為貧者之友。然並未却著名及富足者。以作奉教之益。與國之大臣。依然交好。晝夜讀書著講道理書。係於主日及大瞻禮期。向人議論於堂。百姓皆甚愛伊。伊亦甚愛百姓。然伊得名於政事。伊為主教之先。乃輔政之人。為國之大臣。迨受主教之職。伊之事仍有先體。

因定自己神靈居高而視地下之威。安靜戰亦平安。而為有權衡。為主教之初。仍見其膽壯不羈之態。因一次君瓦亮提尼昂第一上堂。主教向伊致問。並糾其宰相之無理。乃竟敢擅操國權。在瓦亮提尼昂第二君時。阿木烏囉錫乙極力褒貶滅外教。於西方外教較之東方。有大力。在囉瑪城至著名者。仍於伊等舊外教亦非固知其為正教。而緣驕傲不能背其祖之教。外教人亦能為大臣。內閣中亦有奉教及外教臣。伊等之區別自此。昔時內閣聖有得勝之金像。其前建有祭台。專為祭祀之用。而大臣斯唐廷君已毀無存。迨至瓦亮提尼昂君第二內閣。外教黨思欲重立而奉教之為內閣者阻之。

以故聖阿木烏囉錫乙告其一議論其議論內顯其認
伊獲教之真伊致君書曰與聖教會不相符合斷語主
教不能允若伊等求爾爾允之必定將爾逐出教會爾
入堂不必覓司祭若覓司祭則定不順爾

君未允外教人所請雖外教尚未消滅而如爐中之火
漸至微燼聖人與外教之黨亦未甚戰然與內閣阿喇
異端之黨伊相戰甚久為力甚難也

皇后名伊屋斯提納十分熱心為阿喇乙之徒伊相近
之人皆係阿喇乙黨之人如司祭等因見密朗主教阿
木烏囉錫乙之勢大於伊他利亞而阿喇乙之徒漸就
勢消伊心中大怒在三百八十五年復活禮期向主教

要城外之堂予阿喇乙徒後向其討城內至大至美之
堂而主教安然拒其所求者皇后兩次遣人告於主教
須讓君權阿木烏囉錫乙答曰我之所有以及性命皆
能讓捨而萬不能予讓聖所曰神父不能擲上帝之堂
君於歸上帝者亦無權銜城內民大亂執一阿喇乙之
司祭欲擊而聖主教庇之君遂遣兵收取聖堂而兵皆
歸向正教伊等皆曰我等至欲上堂以便與主教偕為
祈禱可也

皇后無法可施乃末允不收取然阿木烏囉錫乙知此
事未完於次年君下詔云阿喇乙於各堂中能誦伊等
堂課經如有敢阻者定斬不赦又命賜阿喇乙之徒

朗城外之堂正教者皆驚而主教毫無恐懼君雖有大
力而未將主教搖動言其不能離去祖宗之遺業也君
令之出城伊不忍棄其羣奉教者畏恐為其命求伊入
堂伊於堂中七晝夜不出民擁滿而哭於堂為伊祈禱
彼向衆者曰爾衆祈禱可為吾之保護矣

然軍士圍堂進則可出則不可末則皇后明知無力如
是主教勝矣

於三百九十年間有一極大之事僅此即於聖教會
史記之內永遠誌傳阿木烏囉錫乙與君肥鄂鐸錫乙
之名於茨倫城民亂肥鄂鐸錫乙君雖有極好之心為
行善事仁慈然招伊怒時亦致為不善彼時極怒之際

命將茨倫城中之人不論為亂與否一概斬之主教勸
君須施憐恤然宮內參讚諂媚慝惡君行勸其不必仁
慈止須嚴厲君乃下詔逾數日悔而無法為勾引民聚
一處使於戲園作大戲聚有數千餘人時將門封鎖命
兵無論何人盡皆擊殺一時園內殺死男女老幼四千
餘人此事聞於國中民悉大怒因奉教君效涅噠皆觀
仰聖教會盼望阿木烏囉錫乙而待聖教會指証及報
仇阿木烏囉錫乙興起為保護人君欲至密朗城因甫
犯罪故阿木烏囉錫乙極難視伊伊等二人皆有堅願
及熱心之信彼此友誼相愛互相明白阿木烏囉錫乙
遂出城而往外去遺予君一信內曰我不敢安眠默我

不敢容讓罪過。我今爾改悔。爾乃人。既為人。須當改悔。流淚自卑。於上帝之前。我求爾勸爾。爾國之罪。爾為洗之。因天神及天差役首。亦不能赦免爾罪。惟獨一上帝。乃改悔之主。彼能曲賜矜恕。我愛爾。而為爾禱。爾當知。爾若上堂。我不敢祭。無血祀。若爾信我。當納我言否。則恕我。我仍較爾多愛上帝。

嗣阿

木烏

囉錫乙

與君初會於宴朗堂之門。君置主教

之信函於周閱。仍依規上堂。然主教於門前阻之。曰。爾犯罪於上帝之前。爾以何足入其院。以何目觀其美。爾手被血染者。而欲舉為祈禱。速出。勿重爾罪矣。君答曰。達微德王曾犯罪。而竟邀赦免。曰。爾若存憶達微德。則

亦當存其改悔。

君謙遜。伊犯罪於普世人前。然伊悔改其罪。亦公然在

八月內。遵阿

木烏

囉錫乙

之命。君不敢入堂。由此堂被

逐。伊覺如自天堂被逐。末後。主教命伊與改悔者入堂。君與改悔者偕立。共負己罪。求上帝恕之。君哭曰。上帝

藉爾言。令我活也。

傲而難勝大國之主。認上帝之僕。即有權舉手降福。及

証置。因道不可避之理。

大君與大主教交誼之事。末顯於阿木烏囉錫乙遺傳

之言。乃告在肥鄂鐸錫乙。極之側。其崩在第二百九十九

五年。言內曰。我甚愛此人之仁慈。謙遜。及壯健。老

成我愛此人。乃肯聽指証而恨詔媚言。乃不論君位。於衆人之中。堂內流淚為悔其罪。俗人尚愧。而君不愧。即公然告解。我甚愛之。故有大憂哭為其死。然我有厚望。我等之上帝。聽我祈禱。為此無惡之靈魂。在三百九十七年。大瞻禮七。安靜喜悅奉教之大神父。悠然而逝矣。

聖阿木

鳥曜錫乙

在西方教會立使二所之唱和詞乃

在東方之教會久已用之者伊屋斯提納皇后遂正奉
教者奉教者有大憂滿於堂中為鼓勵伊等阿不烏囉
錫乙立二所遞相接連唱聖詠及他歌頌得勝阿喇乙
異端之後聖人作一感謝讚美乃云如此我等頌揚爾

上帝云云、即此頌自創入東西教會、於密郎城各堂之內、已立東方之規矩、又作一聖體血禮之儀、有福者阿馬固斯、停生於三百五十四年、在阿福利客

之城名他噶斯他母麼尼喀幼時嫁於外教人其夫甚
無品行極放恣且行為不端因其安順承並愛其夫其
夫亦愛其奉教規矩及禮以己好度日故亦將伊導入
合喇斯托斯之教在大小各教之事亦仍欲為和陸尹

合
喇
斯

托斯之教

在大小各敬之事亦乃欲為知產尹

為安和之神不但於自家並於他家伊教道其子女等
予上帝然其長子招伊流淚甚多伊自言其長子阿烏
固斯停游於不信之黑處伊以祈禱眼淚而重生之
阿烏固斯停書吾自幼聞有永生乃係爾上帝子之謀

阿高固

斯停書齋

自幼聞有永生乃係爾上帝子之謀

卑賈予吾等伊受我等罪人之身我生之後未久我母乃有獨一望於爾畫十字於我額上予我食爾之機密

如是預備自領洗而仍未果因彼時受洗必須及歲然伊幼時有病故急求領洗而伊病愈仍未領洗

其親令讀書於瑪達馬兒城伊於彼大有成效然故其

同學者自十六歲度日極亂伊善談有成效其父甚喜

伊如此無道其母乃繫念伊之弊端歇息之日伊自更

回家其母見伊無真信真理心未潔淨伊往喀兒發學

時其母甚恐然允其去因夫故後已亦遷移於彼處可

以不離其所愛之子然其愛子亦常令伊流淚蓋其度

日難堪性甚淫惡亦多後竟入歧道偽教伊謗上帝之意母甚懼將伊自室內逐出末則極痛泣其子乃伊以爲死日夜求上帝救其子之靈潔及生活乃予伊為至寶阿馬固斯停書上帝彼時自天爾手臨我因爾忠奴僕之求及淚而感動爾我母之哭為我較子死亡為尤痛因伊見我死者予爾爾聆伊矣上帝爾未拒之乃伊向爾祈禱之時淚如泉源上帝哉非爾予之平安夢於是夜乎乃彼見後復允我入其室與之共食耳其母嘗得夢如此有極大之憂時伊夢如立於羊腸之徑忽見有天神至其處有大光甚悅伊即和緩而問曰何以每日流淚乎答曰因我子之靈將消滅故也天神

笑謂曰勿懼爾回首爾立之所伊亦在焉伊回顧見阿
馬固斯停果在復書我母告我此夢我意伊必順我意
見彼對曰不然因天神未告我我欲立於爾之處然告
我爾欲立我立之處

然此夢仍未速驗緣阿馬固斯停九年仍游於劣行誕
妄之處摩尼喀求一聖主教度化其子彼對曰時尚未
至爾母勸伊爾為之禱仍泣求主教寬心祈禱不能消
滅此涕淚之子

違背母之願阿馬固斯停往囉瑪於彼為善談之師傳
然病甚重今不求領洗反訕笑此聖機密因失其信德
然上帝之奧旨不可測其踪不易追時在密朗城無善

談之師傳求囉瑪之太守名希瑪合伊將此職任付于
阿馬固斯停至密朗城將聆聖阿馬固囉錫乙講道彼
書上帝密引我就伊為伊公然引我去往上帝矣

主教待之甚善彼即忽覺主教之收服力在滿人之堂
中一二時之久盡心喜悅聆其講道初伊甚愛聞之因

阿馬固囉錫乙之善談能循循誘人其貌令人可愛阿
馬固囉錫乙在阿馬固斯停有大勢及雖志昏迷亦能

誠信其言耳

至後願歸啓蒙者摩尼喀聽其願歸向上帝極平安喜
悅將不出堂祈禱為其子能悟化向上帝

在阿馬固斯停之心內極靈乎伊必奉教為獨一之道

向明亮而敬，而此識交鋒，熱衷情，伊將於罪中度日之習慣，不易棄之如遺也。固極願從真，亦常思己之過失，有時言出於至誠，上帝救我而非今。聖宗徒訥韋泐書，乃被伊學習，有極大勢力於伊收服其驕傲，寬其心懷。伊書云：上帝爾言入於我心甚深，爾如攻我於四方，我不疑永生。雖我見伊如對塵障之鏡，致起猜疑，然我知爾乃獨一萬物之本源，決意於爾，終無他欲。然論奉教之度日，我仍有疑，我心仍未淨潔，因有舊本覓救世者，知真理，甚喜悅於此小道也。一次往阿馬固斯停及其友名阿利托乙至一同城之人，名彭提尼昂，為奉教者來訪伊，與伊晤談時，客見桌上有宗徒訥韋泐之書，故

大悅，伊不料阿馬固斯停竟有如此之書，即伊謂上帝及信之力，告如何於耶吉撒特，有名昂托尼乙，乃甫聞福音經上之言，為甘心貧窮，立棄己之名利於上帝前。又言如何各等人均被合喇斯托斯之愛勝而出其家，及往僻靜處，及修道院，以祈禱勞碌一切之事，為奉上帝，聞此阿馬固斯停之心甚為震動，致聲色勃然而易，故知其心甚亂，伊出院而心戰慄，遂恨己之疑惑，捨去己而予上帝，伊書：上帝為往爾處，不用舟車，惟用斯心願欲，然須有堅全之心，不像疑惑而意，乃在心亂之時，將靈升天，或墜於地也。

因心中交戰，遂倦之至，其衣內如刺，風聲地哭之而動。

書曰我淚如泉湧爾上帝得伊等如爾所愛之祭祀我曾求爾問至何時上帝至何時而怒我求爾要我肯度日之非我覺此欺凌壓我常撫心自問上帝何時能弭人謗我我言此痛哭時忽聽有童男或童女之聲數次曰執書視執書視我心戰色變思此言於幼嬉戲之時竟未思有此言後想此必上帝使我讀誦聖書因我聽人言昂托尼乙曾一次入堂聽言云爾去將爾恒產沽之賙濟貧乏可獲資於天昂托尼乙以此言為上帝之命即我性留聖書之處遂執閱之言如此毋宴樂蕩檢毋犯色邪侈毋乖離媚嫉乃以吾主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是佩是服扶養乃身不可縱至拘憇耳伊不欲再

視此書亦不必念因光照其靈之黑伊即就其母其母一見皆明矣上帝不但賞予於所求者而多其所求且見其子安悅之貌乃明受上帝之情入於伊心以至永遠也

阿烏固斯停致主教一函述其全度日求准其受洗在伊他利亞之山僻靜之處數月預備其靈重修之度日書曰上帝哉我靈之室甚狹為爾上帝入之然爾能寬此室伊傾圮求爾重葺我知伊甚欺侮爾目然我知除爾外無潔淨伊者除爾我向誰呼上帝潔淨我隱密之罪後待至三百八十七年上帝復活之前一日主教阿

衣白衣

此乃靈潔及無罪之衣

伊唱被阿木烏靈錫乙近來所作之讚

頌如此

我等讚美爾上

帝云云彼時唱此歌授洗及受

洗者讚頌招其聖寵之淚興起慰悅其心平安於上帝

書曰上帝爾造成我儕予爾自己故我等心搖如旌及

尋爾主識爾

領洗後阿烏固斯停與其母欲回本籍將登舟赴阿福

喇喀之前伊等往鄂斯提亞於地中海之岸上暫居數

日

阿烏固斯停似大瓦錫利乙甚愛萬物亦甚愛用伊之

華美觀海而常甚喜樂阿烏固斯停如此述伊與其母

在鄂斯提亞晚間相談二人依窗而坐上望星光輝耀

東教宗史記

百三十二

之天、下望昏黑無際、前望大海無涯、深不可測、夜靜無

聲、萬籟俱寂於此、大光景、銘於伊等心中、故二人不可

阻之、志向天安、然相談、將普世一切悉忘、竟皆視之不

可見者、即伊等非常之歡、若先覺有福之時、即係聽入

爾主之喜境言時、摩尼喀將與其子別時曰、吾子、我昔

欲生、為求上帝賞爾真樂、然我上帝賜我求者如多、我

見爾事奉伊、即知爾之資實於何處、現我喜悅可死也、

異日欲起身而未能、因病危、逾數日而死、伊成就其功、

閣奉教之母能見母祈禱流淚之極、大力能見如何平

常之婦、而能因信及愛、即所得如願耳、

阿烏固斯停知禁止哭泣、因此潔淨、有權之靈、遇往生

浩然念此華美之靈乃常保護伊現今竟無則不能不為之淚下同籍後將恒產盡行變易得資全施捨貧乏者已成爲修士三年嚴修道於僻靜地方也

於三百九十五年選伊爲伊彭之主教曾自阿木烏囉錫乙得訓爲主教之職分及權衡之高意然因心極仁愛多情故不能成就其師阿木烏囉錫乙之權伊願爲貧人之師在主教之職分伊仍未改尋常之度日待人樸實居主教之職三十五年惟事教訓伊彭之貧窮質樸之民伊言予伊等爲娛樂於其教訓無高妙之文辭無深奧闡聖三之論然竟能感動人心者因其受德兼有以誠心願教訓其羣依道度日其心甚熱其信甚深

能入伊各事故伊言啟發衆人堅於奉教之德其書極爲尊貴予虔誠奉教之人雖聖教會以非全伊聞聖三之意爲正捨身以事奉聖教會而教訓其羣仍不知倦貶駁異端各教乃彼時於西方所廣者伊作聞聖三反格物學之書甚多然於全書之內極著名者一名告罪論其心內之生活先時之貽誤後來之悟化又一名論上帝之城彼時囉瑪甚敗故此書內論在大國與普世上帝之理伊末數年爲難試因其見囉瑪城消滅被阿刺刺合所奪後見汪達利人滅阿福喇喀之盛教會及其伊彭之轄境在彼時之難即四百三十年而聖人卒也

耶囉尼木在西方教會主教中為著名之人。生於第三
百四十年。在斯刺東城著名。因甚嚴修道。及與異端
偽教戰。因作若許書也。皆為聖教會之寶。其性如烈火。
因有思悟之大才。年幼時。送入囉瑪榮華之度日。然將
得勝自己時。捨己身讀書。及僻靜處祈禱。數年。嚴為隱
士處。甚難與六情相戰。後方得其所願之平安。於囉瑪
城。指證彼處神品之淫風。伊聚會將欲改囉瑪大眾之
俗。及有修道志向之尊貴婦女。耶囉尼木同此女戰。囉
瑪城札根之惡例。規被伊所指證。於其書及言。皆極怒
伊。及惡伊。無計而避。囉瑪城全範列斯提納之聖所行
遠。後為隱士。居於微福列耶木之洞側。於此處伊將死。

矣。即在三百八十七年也。於囉瑪城及範列斯提納著
其書。總輯之。足能成一書室。伊寫若許書札也。至今觀
此書。誠能知彼時奉教者。及彼時之風俗如何。然於我
儕至要者。乃伊繙譯與講解聖書之書。因極深知希臘
國與耶木囉人之文字。伊能參校新舊二約及聖經之
原文。伊繙譯新舊二約。均以古囉瑪之文字。古囉瑪之人即
如囉尼木也伊繙譯之書。即今之西教舊約新約之本也。

第十九章

回回教

阿喇韋亞之人。係薩喇齊尼。乃錫木與伊囉瑪伊木之
苗裔。自古流教於阿濟亞之名。阿喇韋亞地。毗伊等教。

百年間享無窮之福。惟順伊等之酋長耶密及舍乙
等亦依古安生。不改舊俗遺禮。伊等之教乃原拜日
月星。後則此教日變。月移。各成叩拜偶像之教。各種敬
不同神及偶像。然伊等中自古有記相傳之言。為獨一
主像名阿刺。相與耶馬。噶之主相同。此曠野之武夫。乃
被外教之各妄信不和。阿刺韋亞之人。名瑪廓咩。特另
立新教。以便伊等歸一。

瑪廓咩特生於咩喀城。時在第五百七十年。該處阿喇
韋亞之人。以為偶像之至要處。伊父乃為外教人。人為
伊烏疊亞教者。其一親戚又為奉教人。伊賦性沉潛。好
生妄念。幼年間常為商賈游歷。故便中得以多見多聞。

於東教會亂時生出種種異端歧途。游歷者散各等教
理。聖書於民頗少。不數觀。惟有各古詞為合喇斯托斯
救世者。蓋因觀此種書。瑪廓咩特而知識奉教。嗣娶一
富孀。即可廢業不作。暇時則生妄念。年四十而棄賈。居
一僻靜之洞。自此遂往咩喀而去。自謂己為先知。乃得
上帝之默示。於天差役首名噶烏喇伊。係令伊銷滅
外教。重立真教。即諾乙阿烏喇阿木與他先知等之教
也。皆被伊烏疊亞以及奉教人所壞者。伊以伊伊蘇斯
合喇斯托斯為大先知。除上帝外並無他主。及瑪廓咩
特為伊先知。此回教尋常之語。而顯出回教之切要者。
瑪廓咩特訓人以句言。此言集成一書。名潤啣。伊遣伊

烏疊亞人之若許規禮及飭令其徒守數奉教道理即係施濟守齋屢次祈禱等事伊亦允其徒娶多妻其徒享天國永遠之福令伊等傳伊教銷滅上帝之仇敵及係奉教人與外教人此事為聖依其言上帝命阿喇韋亞人得勝於天下而傳新教也

因生即擅善談言時用詩乃滿被之潤卽書可觀之古詞其言如非空虛彼時之光景即係奉教為異端而亂阿喇韋亞人因教事相關此等事係彼偽教將傳而速廣亦因其徒劫伊傳教所以伊教之人日見甚多瑪那咩特會令人極信反愛伊阿喇韋亞人之好武戰伊僅傳其教訓為聖事教訓其徒不懼危險不畏死亡因天

命於人時未久取咩喀城後即阿喇韋亞聞境亦順其教及其權力於是伊為神政之首

伊後手等之名喀利瑪瑪那咩特定其力之後遣其欽

差往鄰界民處而去如阿敵錫尼亞耶吉撒突波斯國

希臘國勸伊等入回教希臘君伊喇克利乙逐其欽差

瑪那咩特聚集多民欲與之戰然速死即在第六百三

十二年續伊行為伊後手名阿布別克兒乃先知之第

一留守伊與其後手名厄瑪兒有大成效逾數年於希

喇亞耶吉撒突及波斯提納回教則已傳廣此數處

皆順瑪那咩特後手之權在第六百三十七年厄瑪兒

圍困耶魯薩刺城時人頗有畏懼然兩月之內難以

自保無計求成大總主教名莎福囉厄乙與厄瑪兒商
議將城給之而求允許不壞上帝之墓及衆奉教之堂
其所允者亦已應驗曾莎羅孟堂之所厄瑪兒用以改
為回教之禮拜寺在第七百年間瑪廓咩特之留守得
勝波斯國阿兒咩尼亞喀葩鏗乞亞及阿福喇喀之一
方然將區斯唐廷諾坡城圍困時則徒攻不克微贊
提亞國納貢因為瑪廓咩特之留守以傳回教為本分
為聖事故得勝之後要與所勝之民入其回教自伊等
索貢而入回教則免此貢屢逐奉教人並毆伊等笑訕
伊等之教奚落奉教人因伊等恭敬聖三及敬拜聖像
彷彿恭敬多主且拜偶在諸處奉教人甚少故教化亦
東教宗史記

極不盛學房書房盡行拆毀厄瑪兒得勝阿列克桑德
喇亞在第六百三十八年之後命焚此處之書房綜核
無有大於此者乃滿各種主要書被焚托羅枚集厄瑪
兒言曰若此書所著與潤啣之書同伊有何庸若不同
伊等有害如是消滅阿列克桑德喇亞之書房緣此書
房設立在今喇斯托斯降生後第三百年之前此書房
內之寶書及抄本均經消滅矣

回教人逐奉教而保護各種偽教以及異端如在耶吉
撒突希喇亞咩莎坡他密亞伊等並非保渠之教因異
端偽教極恨奉教人故能當回教有益之約盟及為忠
屬下也

如是上帝允准揚名茂盛聖教會今躊躇或屬下不信上帝者彼時虔誠奉教人以此禍為上帝之降罰奉教因彼時伊等及分爭鮮有愛信敗壞美俗耳

第二十章

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及第七公會聚議

達瑪斯克之伊邪昂

於東方奉教會始獲平安各異端乃係先甚擾害今悉無而又起新亂因有人以古時虔誠之規矩欲滅此乃視教世者及聖母及被上帝悅者之聖像而祈禱及恭敬此聖像此規矩乃自古能安慰奉教人有時人以此擅用新近為外教人入奉教時尚未退其外教之習而

陷於妄信欲外教之意合奉教之聖像即伊等叩拜聖像至敬非聖像之本神而以像質為恭敬之物如於外教外教人入奉教之時以其所叩之像為主教會雖不喜此浮泛妄信而亦虔守古規視像而祈禱其本神於第四百年間聖格利郭利乙蘭聖三者論此規亦勸人遵守雖有人以此規為妄信而亦終守此規提向讀書者及著名人言聖像於無學問及庸人中能為代書激發伊等之教及教訓伊等也

然於第八百年間讀書人駁此規甚力定欲顯除於此意見有回教之勢力因彼時常有闖涉與回教而回教詎斷背各種聖像此新黨乃禁滅叩拜聖像者中

有彼時之君名列其號伊薩烏喇亞之人按位自七百十七年
與回人相戰有大成效想即叩拜聖像者消滅後伊三

疊亞人及回回教人亦能入奉教也

欲作此事君先告於民而民並未允許則伊求大總主
教彼時於匡斯唐廷諾坡為主教名格兒芒乃甚固
志誠信及聖度日者告於君不可從其所欲能與民共
受難仍然不應致織與取教會勸伊等不肯教禮及請
叩拜聖像之真意君見大總主教志堅如何恫嚇或婉
言諂媚伊乃不應無可如何不問教會於七百二十八
年下旨禁用聖像不但於堂中家室亦不准大總主教
革去自己職分而去君遣格兒芒之總幕名阿納斯他

錫乙乃背大總主教者派伊為大總主教之位分順承
君之旨將各處所有聖像置於閣閣中焚燬起自合喇
斯托斯救世之聖像乃曾匡斯唐廷君宮門立之命國
人登梯以錘擊聖像之面時民乃大亂其梯置仆將國
人毆斃之由是興起大亂刑罰叛逆君旨者君甚怒令
不同伊意見之師傅之學房拆壞於匡斯唐廷諾坡泐
因一司書庫之人在手讐本中尋指意見乃與禁滅叩
拜聖像之意見不同君令將伊焚斃並同侶十一人及
一甚大書庫拆修道院及修士等之空室謗燬聖像追
緝畫聖像之人東方之被追人於伊他利亞地方尋訪
寓於彼處創立丹青取正教人趨馳尋救然亦不能藏

匿追之其屬因亦追伊等於外方獄中囚滿正教人侃侃言多肯受暴虐此不恭敬上帝及大聖人於聖像有主教乃欲君歡而允從禁滅叩拜聖像民甚不重視伊等而以受難因叩拜聖像為聖致命者居然將聖像白堂中捧出而暗為恭敬達瑪斯克之伊鄂昂瑪由瑪之閣斯瑪及格兒芒作歌乃頌聖母及聖人君用心勸囑瑪教會順其意見然大總主教等格喇郭喇乙第二乃被格兒芒信預防及格喇郭喇乙第三但不服禁滅叩拜聖像而於伊等之信証君之顛狂於東奉教會有一百年亂之時故囉瑪大總主教等堅固陞於西囉瑪大總主教之權衡

於東禁滅叩拜聖像之勇力質証者乃達瑪斯克之伊鄂昂因其虔誠學問善談故於教會中著名伊生於阿喇微亞伊雖奉教者而被回回教人恭敬於達瑪斯克城伊有大差於克錫喇亞回回教之政神首宮中回回人之屬下伊不畏希臘君為正事能與君敵伊作三書名保護談論乃論恭敬叩拜聖像之禮此論乃於東方出其名有極大勢於匡斯唐廷諾坡迦之人及鼓舞正教者而君甚怒伊鄂昂欲誣賴伊及後滅伊於政袖首即著偽信其內彷彿伊鄂昂欲述予伊達瑪斯克此信遣予回教之政神首以此信為真遂甚怒伊鄂昂有傳言云政神首將聖伊鄂昂之右臂割下而至聖母

施奇蹟助伊復連其石臂後政神首知伊無罪而伊
昂不願於彼供差出達瑪斯克城至後置修道於
瓦之修道院

聖伊鄂昂改後禁滅叩拜聖像者較前更盛傳廣於全
東教會第七百四十一年列烏君崩其子名匡斯唐廷
號閭普囉尼木者更暴厲滅叩拜聖像伊為人甚殘虐
詭詐淫亂聖教會受伊毒三十四年於七百五十三年
使偽會聚議中有三百三十主教均是禁滅叩拜聖像
者褒貶聖像及恭敬聖像者與枉慘追逐不知寬免因
叩拜聖像之致命者日漸以多匡斯唐廷之子列烏君
亦係禁滅叩拜聖像者崩後其妻虔誠皇后名伊喇納
東教宗史記 百四十一

乃恭敬聖像者止住追逐立匡斯唐廷諾城之新大
主教名他喇錫乙乃正教者伊求平安教會令公會聚
議而不能會於京都京都之軍悉禁滅叩拜聖像者改
聚議於尼切亞城於七百八十八年三百六十七主教
中有囉瑪之大總主教名阿德喇昂之使他喇錫乙為
首此會乃第七次公會聚議之末者於公會聚議等中
此為聖正教會教之根本也此第七會以聖書及聖主
教之書中憑據定妥叩拜聖像曰應當恭敬尊貴聖像
及叩拜伊等不為上帝而為伊及伊聖人之像公會聚
議將禁滅叩拜之聖像憑據盡皆駁會議之斷語告
於眾教會而囉瑪之教會皆從之

然此後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仍未肅清伊喇納接位未久伊後輩等雖在教中而不固守自八百十三年即列烏號阿兒昨尼亞之人為君後密哈伊為君及肥鄂斐洲君之時重興追逐聖像及叩拜之人如闊普囉尼木君暴虐時重起相戰中有名新致命因伊等保護奉教會及其道理聖致命中有名斐鄂鐸兒號斯圖底亞之人乃被聖教會特恭敬其後於八百四十二年登位正教者皇后名肥鄂鐸伊令私會聚議乃末次覆敗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及立正教之勝乃至今存於東教會行此禮於每年大齋之第一主日如此滅此異端乃於一百年之內殘虐教會伊不但消滅聖像且學技

藝教化亦皆泯滅並甚多修道院被拆及至要至貴抄本之書亦皆被焚也

此難於奉教會即此追逐之時著頗多教會諸頌乃至今堂中所唱者及當我等事奉上帝理之美及詩於極默示譜頌者中有達瑪斯克之聖伊鄂昂乃甚保護叩拜聖像素輕視威嚴體面者入於耶嚕薩利亦相近聖薩瓦之修道院為修士有傳言云伊至修道院修士等皆不願伊為伊等之徒因皆知其榮華且有名惟一老者乃應許教訓伊引導伊此老者令伊為至難之功課惟不准伊讀書寫字作詞等事以此為察其謙卑與否緣伊性好著作歌頌書詞故也雖此命甚為苛刻而伊

既已誠服而亦無可如何矣。一次遇一修士面有戚容，因其兄病故，憂甚，示伊鄂昂作歌頌，以解其憂。伊鄂昂樂之，竟忘其師之誡命，即提筆作至美之虞殯。今之人死入葬時，乃歌此頌如此。此世之何樂不相干與？憂愁我等為何攪擾，懸心萬物，歸人全皆虛假云云。師傳一知此事，即將伊鄂昂自其空小室逐出。伊鄂昂哭泣求恕多時，其師始令伊將厠打掃潔淨，後方可復約。是夜聖母顯示於伊師，命伊開禁。伊鄂昂自此以後，常作極美讚頌上帝、聖母及眾聖人。伊著我等復活之經，乃如此之妙述，出天地之勝，喜悅將死及地獄得勝者。於經又述出盼望公復活，伊以聖詠作二所之唱和詞，並

許多大吉日所用之歌頌，又作八調讚詞，乃包涵每天之堂課經儀，乃當我等教會音樂之根本。伊乃各種異端，乃害教會之事相戰，而作讚詞。伊生之時，伊若許讚頌及祝文入於事奉上帝禮之儀者。

伊書中伊為至大教會之師於東方西方。伊先時非有奉教理之全書，伊第一作教理之書，名正教之述，又作全異端之史，即自第一百年至伊時之異端耳。

伊友闍斯瑪，乃與伊共處修道者。於薩瓦之修道院，以

後曾為瑪由瑪之主教，效法伊鄂昂，亦作若許歌頌，乃

滿若許華美也。

有義德名肥鄂鐸兒者，斯圖底亞之人，亦作若許讚詞。

及歌頌在教會中大為詞士不能遺失二名即係修女名喀錫亞及聖囉莽號廿歌者

喀錫亞乃住於第九百年肥鄂斐君之時出於有名之家甚聰明俊美而長於學問皇上選后之時伊於十一秀女之內皇上選擇時至伊甚訝其美曰自女出各惡女赧然曰自女出各善也君往另選別女喀錫亞捨命予上帝設立近於匡斯唐廷諾坡滿修道院伊讚詞滿被默示

著作許多小讚詞者乃名囉莽號廿歌者伊為執事於匡斯唐廷諾坡聖母之堂滿謙遜及熱心愛上帝伊徹夜祈禱然不善誦書故堂中使喚者恥笑一次上帝

降生日之前宵伊睡時聖母顯示於伊與伊一接及醒心中覺極大歡喜早堂於台上應唱之時伊唱出極好默示之讚頌如此今童貞女婉生超世者地獄巖穴於不克至者諸天神偕牧童等讚頌博士等隨景星超行緣為我等生聖嬰乃諸世前之上帝取聞之甚為詫異皆不知其所唱為何囉莽遂告其異觀自此唱讚頌奇跡昇予永未離伊所作歌頌甚多卒於第六百年之時也

於第九百年後又作數讚頌立數吉日而於事奉上帝禮儀及堂課經中並無甚大補遺至要者未改故俄國入奉教之時得堂課經之儀同聖機密乃已成之者而

通此至今，伊得奉教細述之理，乃被公會聚議及教會書者議解者達瑪斯克之伊鄂昂修改彼理，以示伊等體裁，亦得被主教所作堂課經之儀，乃包涵我等衆堂課經及次序之儀，此為我等至貴之恆業，安慰心及訓誨之寶，我儕堅守此至垂世不朽矣。

第二十一章

西囉瑪國運傾敗，奉教傳廣於新興之國中。

第五百年初，為君大斐鄂鐸錫乙之二子在東者名阿喀底乙，在西者名郭訥喇乙，皆係無能之君，治國於彼難時，自四方有堅固烏合之仇敵，而欲消滅囉瑪國。阿喀底乙君行為甚屬鄙陋，伊所愛之人皆係不堪

者乃拔制諧唆，使伊保護其端，驅逐教會，自己以惡欺凌伊百姓之時，郭提人與心雅苗人侵入國之北方，及極毀之。伊子年甫八歲，名斐鄂鐸錫乙，號幼者，即位其十六歲，姓名普叶喇亞，與伊勳理國政，而顯為大斐鄂鐸錫乙君之侄女，伊甚聰明敏於國內之事，在外事亦皆明晰，未失囉瑪東方之榮華，伊名為尊於聖教會與史記。斐鄂鐸錫乙號幼者為其姊所教養，故此昏弱之君所行皆聰明，若聞訓其姊，國家景象日見衰敗，斐鄂鐸錫乙君在位未及數載，匈奴脅伊令納貢禮，且時擾其國，屢侵其省，斐鄂鐸錫乙君崩後，普叶喇亞揀選名瑪兒乞昂為治國者，及為其夫，乃極有胆力護國。

者匈奴之酋長名阿提刺向其索討貢禮時瑪兒乞弟
勇敢答曰我有金施於我友我有鐵施於我敵阿提刺
遂不擾東方而之西地瑪兒乞弟之後輩等亦皆許國
以與敵戰由斯提尼昂君在位時自五百二十七年至
五百六十五年為君時予天下古囉瑪之勢力威榮之
儀耳

西國氣運日下於第五百年囉瑪衰敗矣郭訥喇乙為
君以其無能或有不時侵攻伊他利亞地與國鄰之省
國勢日微第五百年之初問西郭提王名阿刺喇合蹂
躪北伊他利亞之後復又兵圍囉瑪城
囉瑪人聞知夷戎欲攻永城無不詫異怨恨曰竟有如

此大胆然當今本國有此危險不激發伊等之尊勇城
被圍而城內民大飢內閣與阿刺喇合會商阿刺喇合
見囉瑪無法可施及與內閣欲多索貢禮內閣即遣使
詢阿刺喇合曰爾欲如此之多與我儕又當遣何夷戎
曰惟遣爾曹性命可也此議既定阿刺喇合遂得重貢
厚禮而他去矣

然事如此未久次年伊復至囉瑪城囉瑪城人皆降服
阿刺喇合所遣之君然阿刺喇合復圍囉瑪城入城即
為得勝存第四百十年之計也

阿刺喇合誠識奉教係被阿喇乙之惡所壞故伊命其
軍保護聖堂及奔赴聖堂之人然城被夷人掠得矣輔

助夷人劫奪城地者有�萬被釋之奴郭提人焚燒若
許房屋擄掠囉瑪富戶之資財囉瑪人全皆被殺其口
不擾富聖堂及堂內之產

於彼暴厲時囉瑪大受其禍極多囉瑪之富人不但失
其所有之產且有被售為奴者有流離於四方而為乞
食者有於他省如阿福喇喀伊斯葩尼亞等處執產者
即逃往之處先於鄰近地方末及於遠方如耶吉撒突
葩列斯提納小阿濟亞等處所有囉瑪之逃亡者有報
永城被敗失之信乃令天下震動無不驚恐有老者名
耶囉尼木伊自窮微福列耶木小室所書云此世中何
亦無年久者若不知永遠則時亦為虛空所生之者皆

當死而凡所生長者皆宜枯落昔時人手造之物至此
時皆被今人之手消滅誰亦不憶及囉瑪被天下之資
財盈實亦被有力者消敗曾為民之母至此時亦變為
墳墓矣孰能逆料阿福喇喀與東方之海岸滿足逃避
者乃自隕墜之京都而來及窮小微福列耶木地亦能
為著名豐富宗支安身之處真皆虛空至虛之虛也

國將隕墜逐處遮失之因失布喇他尼亞令其軍自彼
出郭提人與福喇齊亞之人掠噶利亞西郭提掠伊斯
葩尼亞往格兒瑪尼亞徐徐侵入郭提之各種類人往
阿福喇喀入汪達利極茂義阿福喇喀之教會乃在阿
烏固斯廷時甚為著名現今極被毀壞終難興盛大斐

鄂鐸錫乙崩五十餘年後而西囉瑪國係斐鄂鐸錫乙為君時極大今只在一伊他利亞乃常被各夷戎恫嚇君等速相繼即位無能保護國家若用貢禮乞夷戎之遠退伊等甚悅囉瑪之驕傲君以已之姊妹妻之予夷戎之首領人以阿提刺名為上帝之敵乃在第四百五十二年至囉瑪城內人極驚恐然只此一次禍越矣因囉瑪大總主教大列烏迎阿提刺祈避於此彼從之孰亦不料及此又傳語曰阿提刺在異觀見保護囉瑪城聖宗徒撒特兒與施拿迦嚇伊若不避則必死耳此三年後汪達利王名見皆喇合圍困囉瑪城又囉瑪大總主教求其寬免王許之以赦城民之命而竟將城

擄掠伊軍於半月內焚掠城池囉瑪人所有資寶係在先獲勝時所掠與奉教堂之寶及外教金大偶像悉置之舟上載往阿福喇喀乃見皆喇合之境有極多著名囉瑪富戶被獲勝者所掠有藉奉教之仁慈而贖出者亦甚多

東君等枉然試援救西國自夷戎之手末在第六百年由斯提尼昂至此志向五次掠囉瑪城自郭提之手末後始定其權於伊他利亞在第五百五十四年後於二百餘年中微質提亞君等治伊他利亞地藉伊等之替手囉瑪同各其省地均歸服東君之權衡作史者以微質提亞之君等自由斯提尼昂君之後稱為希臘國之

服新地之時阿喇乙異端人之權更盛正教者憤以囑瑪大總主教為尼切亞信經之獨一有力之贊手於西方

噶利亞之另一方降服福卿齊亞此叩拜偶像之民爭戰極勇而甚嚴厲乃奸詐暴虐也然神品思意能藉伊等而長己力及以伊等之力消滅異端福卿齊亞之異人入於奉教及伊等之首名合羅德微克之時誠服囑瑪大總主教之權

合羅德微克之妻係奉教者名克羅提達久勸其夫背叩拜偶像之禮而悟化恭敬真上帝而竟無成效然一次合羅德微克戰時見敵將勝伊乃許愿領洗若其

婦之上帝助之伊竟得勝而如其愿喇乙本斯之主教以大禮予之授洗伊軍之三千人順從其帥領亦皆領洗伊等之王顯其孝順囑瑪大總主教遣往囑瑪大昇

予

台羅德微克之後輩等乃虛其名為奉教者仍照夷戎之規矩作生然不公道強得資財捐予教會也如予田地財帛及各樣寶物悉為獲罪赦及靈魂之救囑瑪大總主教等之善政能令福卿齊亞王順囑瑪故噶利亞福卿齊亞之教會在西為囑瑪大總主教權衡之緊要依恃亦能護正教自他夷戎之異端於噶利亞之主教等中有著名及學問虔誠者故在第六百廿五章以亞福

喇齊亞之教會著名於普世奉教之中也
昂格利亞即今英國

布喇他尼亞乃被囉瑪所降之處奉教之初傳上帝之言者初傳教者赴布喇他尼亞自東方故布喇他尼亞之教會久守古耶耶斯教會之創規嗣後野武夫名昂格羅薩克斯民勝布喇他尼亞地易其名爲昂格亞即係英國也此昂格羅薩克斯爲以拜聖偶者因降之民恨其勝者故久不能傳教於伊等中然在布喇他尼亞之人中奉教柔弱也後伊等發野於伊等之中難覓奉教之影耳

在第六百年之末囉瑪大總主教召大格喇郭喇乙設

東教宗史記

百五十一

立奉教會於昂格利亞或曰如此格喇郭喇乙爲修士時一次遇被掠之數童人欲售伊等爲奴格喇郭喇乙聞知伊等爲昂格利亞之人携自達海島亦不知真上帝不放心欲傳教於昂格利亞親欲赴彼處未彼訪數年昂格利亞之人往伊爲囉瑪大總主教時遣伊等與修士名阿馬因斯停者赴昂格利亞地方傳教焉在第五百九十七年此囉瑪傳教者至英國於彼宿息並得王之庇護因伊等度日虔誠所以人皆敬之伊等行奇跡與祈禱治病有多人信而受洗未幾王亦領洗伊公然宣示自己蒙爲奉教而告伊屬下未必得效伊准其各歸新教舊教人多悟化一日阿馬因斯停領洗

有一萬人伊等事奉上帝禮在半折古奉教堂內王賞傳教者田產阿為因斯停致予囉瑪大總主教一信告於此處奉教有成效自彼時新傳教者常來自囉瑪故在昂格利亞奉教會鞏固修道院及學房甚多奉教之教化傳廣云

楷兒瑪尼亞即今德國

楷兒瑪尼亞數省之中奉教傳廣甚早在第三第四百年之間數省中有主教而此省常被匈奴或郭提或汪達利人蹂躪此夷成為外教人或為阿喇乙異端之人不一故奉教乃新近堅固於此處不能不受伊等侵入之害守教化之地方無多然外教亦未甚鞏固忽於第

東教宗史記

百五十二

六百年在此處復傳福音也

著名傳教者乃楷兒瑪尼亞之宗徒雖非第一傳教於此處在史書有其修士之名鄂尼發提乙生在昂格利亞自切即修道伊志在傳教之事赴囉瑪於彼以大禮明誓忠順囉瑪大總主教乃予伊主教之職並許保護伊自囉瑪城往福喇斯卿底亞省在喇乙納河於此雖有奉教人不多而外教人甚眾此省城近有極大極古之橡樹乃外教人歸雷神為民妄信恭拜之物也鄂尼發提乙伐此橡樹外教人大懼恐神復讐然竟徒然知伊等偽神無力極多人領洗被鄂尼發提乙將所伐之橡樹之材使建一小堂因聖宗徒撒特兒之名自是日

鄂尼發提乙起奉其上帝囉瑪大總主教予伊全楷兒
瑪尼亞大主教之位准伊照察全楷兒瑪尼亞之眾教
會鄂尼發提乙極念以教化人民消滅所有教會中擅
亂以傳教講道建堂修道院善於擇人派往外方念及
童子讀書設立學房自捐資助由此學房出若許輔伊
及同事者伊終日不息與外教或與神及俗權人相戰
而因其堅固及不知勞乏熱心故常勝伊將死時楷兒
瑪尼亞之教會盡順囉瑪大總主教矣

在上言各等新國之中及在西方各處乃得教化自
瑪建堂蓋修道院等然囉瑪已往偽道歧途而避伊所
欲乃外力及俗權囉瑪傳誦福音為降民而予囉瑪大
東教宗史記

總主教之權囉瑪教會各處用在事奉上帝禮及在堂
課經拉提尼民之文字繕聖書各民之方言禁止也

第二十二章

囉瑪大總主教權柄之升

聖教會分之初

公會議定於奉教會要五地主教之理議會定安及之
名為大總主教伊等之理皆同只論囉瑪京師及全地
方囉瑪大總主教之地方為第一區斯唐廷諾坡洲之
大總主教為第二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為第
三亞歷山大總主教為第四耶路撒利木之入
總主教為第五囉瑪大總主教又為範範即父也然阿

列克桑德利亞之大總主教至今亦有此名若論此次序則皆為虛蓋伊等之權衡皆係一列故耳雖大總主教權衡治理教會較平常主教尤大而主教之位分皆係一列此乃主教品級之不同大總主教能有其餘主教品級所無之理主教可成聖司祭輔祭成聖堂成聖代案成聖美資幾主教同可成聖主教等按大總主教之權衡然其權衡亦列也西廷教編者為其不能著皆以此類推可也

然而自七百年各大總主教所處之光景大變換阿列克桑德利亞昂提鄂吸亞及耶嚕薩利木受甚遭蹂躪之害自阿刺韋亞之回同入及自夷戎阿喇乙異端人自此以後不能得平安匡斯唐廷諾坡洲之大總主教

所轄地方雖未被侵奪然因有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在一百年之久因非正教之君追逐逐正奉教者伊威權漸失也反囑瑪大總主教之轄境廣於亞羅巴之西方全境其威權亦因而廣大也

羅馬城曾為太西國之京都而匡斯唐廷君遷都於匡斯唐廷諾坡洲故囑瑪城不復繁華興盛君已遷都權亦漸衰而大總主教之權漸次而興起於東方四大總主教之權皆相同以一大總主教不能統屬其餘而於西方則獨一而已故囑瑪之大總主教乃古時京都之主教及在西方獨一宗徒坐位之大總主教於西方為第一孰能爭衡其權乎於西方奉教人中囑瑪大總主

教為正之保護尼切亞信經之要旨及保護於更
我囉瑪為太西國之京都並甚有大意伊等以囉瑪大
總主教為全泰教之神首者囉瑪國所興起之囉瑪之
眾國甚恭敬囉瑪之大總主教阿巴喇加瑪利亞伊
施尼亞之神品因無保護故皆求囉瑪大總主教東方
教會之分爭擾亂時被逐主教等亦皆求囉瑪之大總
主教保護及獨一神主於西方彼時伊資財甚富而能博施
濟貧如遇荒饉水旱之災均求伊賑濟矣我侵入之時
伊以神力抵敵人暴厲之害彼時擾亂不靖之際伊他
利亞之百姓常以囉瑪大總主教之權為獨一永固之

權及從伊以期庇護輔助囉瑪之大總主教等乘此美
機會是以光景及更固其大利益囉瑪國大權已失今
又復興起神權也

於第九百年間興教例冊信之典所書者自古奉教之
初自宗徒撒特兒之徒係主教克利門特囉瑪大總主
教所願歸自己之分與裨益皆在此典有據著此典主
教伊錫鐸已於第七百年間此典名曰伊錫鐸之例
冊信之偽典何人及於何處作此典人皆不知此典雖
偽而囉瑪大總主教等以此置於教會之律例按此典
囉瑪大總主教等為主教之王上等之三教王餘主教
之權皆受其節制並從伊所願毫不敢違背且能黜陟

主教等能使公會聚議之斷語無伊而三理則皆
不以為法因合喇斯北其親立伊為教會之昔故也
東教會則不識伊為首東教會因堅守古傳之語不
解囉瑪大總主教等之苛列伊等苛求乃欲使東教會
順服伊等於第九百年間為此有好多事臣斯爾定
坡教會方完政禁派印拜星像之異端又且斯爾不
相和睦之堂已與囉瑪大總主教好機會關係伊等之
事也

臣斯唐廷諾坡之大總主教伊格納提乙甚負該國
之振政大臣克兒達度日無理因公舉一次犯罪傳誹
惑間故大總主教不與伊聖體聖血以故中伊之詭
東教宗史記

百五十六

計而被廢聖伊格納提乙被廢並無所因而立新登任
者係按理所立之大總主教名縛提乙乃曾為國之大
臣皆因伊才非平常及有左教之學問而著名臣斯唐
廷諾坡之人乃愛斯唐論教中之事現今分開二分一
則欲伊格納提乙為大總主教一則欲縛提乙欲定此
相反為成和睦於臣斯唐廷諾坡之教會會議請囉瑪
大總主教至此維時為囉瑪大總主教三問囉瑪一
囉瑪別之大總主教有大祭司全權之會以已在此
會則不托斯之費予有大祭司欲領全權者會指其
是耶哥不拘何人何處伊必不承認也其後有教宗
朱親赴和會聚議惟遣二使前往此和議既定仍以繩

提乙為大總主教伊所遣之二使亦皆允納而大總主教尼閣賴申飭二使將此斷語銷除以顯其比議會之權猶為高大也

彼時紛爭又起於匡斯唐廷諾坡大總主教及羅馬大總主教因波河喀喇亞之教會相爭縛提乙甚憤之教化斯刺瓦涅民於匡斯唐廷諾坡久已見嗜斯人為大總主教之時伊等於海面攻戰波斯縛兒因民祈禱上帝忽起烈風而旋也

有言縛提乙遣傳教者赴乞耶馬城赴阿斯閣而德王及底兒王波河喀喇亞國之王求君密哈伊河遣傳教者縛提乙遣傳教及講道理者赴波河喀喇亞此係尼

第二人名乞喇河及咩縛底乙自莎倫城伊等會斯刺瓦涅之言語如此聖乞喇河及咩縛底乙傳東方之教於波河喀喇亞及摩喇韋亞將各種聖書及堂課經及一切禮儀均用該處語言文字繙出策此處於囉瑪轄境之內彼時此處早有舛錯教訓論堂課經許用三處語即耶馬囉瑪希臘之語也貪權之大總主教遣司祭赴波河喀喇亞不但將東教之司祭逐出且告云東教司祭於波河喀喇亞教會中之機密無力而為虛偽耳

東教宗不能順囉瑪大總主教之苛刻須証其無理故縛提乙令於匡斯唐廷諾坡之公會聚議在第八百六

十七年此會議中有西方主教三人、格登、瑪大總主
教之苛刻、乃包涵於伊書信中、後既定以囉瑪大總主
教尼開賴不堪充為主教、而逐出教會、後提乙著有
名公書致與東方大總主教等、其中係質詰囉瑪大總
主教之無理苛刻、及囉瑪教會之違背正教之理、至要
之違背理、乃於信經之第八條加添不當二字、即及子
二字也、此二字乃藏非真教訓為聖神不但出自聖父
且出自子也、此任意添字於信經、起於第六百年間、西
郭提民入奉教之時、伊斯坦尼亞之教會以期保護伊
等、自阿喇乙之異端、乃以聖三之位不同、添此二字為
易明教理、而因此二字之故興起新異端之講論、公會

聚議等既定聖三之教理永傳、又定此教理永不更改、
以便後永不興起異端、誤於西教會此二字添於信
經傳廣、雖初囉瑪大總主教列烏第三背此二字、而囉
瑪大總主教等欲為教會之首時、以此新教訓為正教
理、於西東教會乃順公會聚議等之教訓、不能遵此為
教訓、除此錯謬、縛提乙質証於囉瑪教會及他錯謬、
神品定不能娶妻之理、及斷禮七字齋之理也、如此
瑪教會與正東教會相仿之初、以下之事、不惟未消滅、
將此分反尤為加厲、因囉瑪大總主教貪權之心、盛端
此分乃係於各信上帝奉教人為可憂、正教會祈禱、以
使此分消滅、為合喇斯托斯教會、一羣一牧之會、伊

甚信服上帝伊伊穌斯合利斯托斯乃為獨一牧、即教會之獨一首也、而不能以羅馬教會之首為上帝之無能錯失之贊手、

於內烈風、大波浪、四方之危難中、東正教會守聖教訓之潔淨、及整理、新民、斯刺瓦涅自東教會得獲聖教之寶、並完全而得所得、如宗徒所云、不為人之言、乃上帝之真言、新民於東、覓光亮、教會以伊等之語、予伊等聖書及堂課經、教訓伊等、順從非一人之任意、如於西方而順上帝之言、及公會聚議等、萬不可改之斷語、上帝立大傳教者與伊等見兄弟二人、效宗徒者、乞喇迦及咩憐底乙也、

如此、韋贊提亞成全其難功、七公會聚議甚詳細、言明奉教之教訓、教理既定、又定奉教之禮為教理之外貌、彼時入奉教者、中有俄國也、乃將來成極大權柄於東、斯刺瓦涅民之內、及至忠保護其真、伊與之初、置奉教於民之根本甚深、此國之至要志為奉教、乃詳細言明第一歷年事記者、書之時曰、我等有獨一例、我儕乃領洗、因合喇斯托斯之名、須效合喇斯托斯之行為、乃至要之事也、